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小德肋撒德行新譜

福生



小德肋撒德行新譜

伯多司鐸著
朱希聖譯

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版



香港教真理學會出版

干諾道中皇帝行教進社內

A SPIRITUAL RENAISSANCE

OR

A Study in the Spirituality of St. T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BY Rev. Fr. P. H. PETITOT O.P.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Mr Hilaire Tchu

First Chinese edition March 1947

C. T. S. CATALOGUE No. L-2

PUBLISHED BY THE

Catholic Truth Society of Hongkong

King's Building 1st fl.

HONGKONG

Printed by the Nazareth Press Hongkong

1947

目錄

原序.....一

吳應楓神父序.....一〇

卷一

一·古代修行功夫，即修行大道.....一三

二·聖女小德肋撒修行之道.....一七

三·童年及少女時代，聖女父兄如何本修行小道以陶冶其性情.....二六

四·聖女小德肋撒於里修聖衣院，實行修行小道.....三三

五·用修行小道，不可刻意深求，亦不可因此含棄日常規定之克苦功夫.....四一

卷二

一·聖依納爵及聖方濟各撒肋爵之默想祈禱方法.....四五

二·小德肋撒之默想祈禱生活.....五一

三·小德肋撒所閱之聖書.....五九

四·心中常存耶穌聖體……………六九

五·聖女小德肋撒之祈禱，及相傳之祈禱方法……………七四

卷三

一·聖女小德肋撒與前代聖人不同之點……………八〇

二·聖女父親晚年痛苦之預像……………九二

三·童貞聖母含笑顯示，並發聖蹟愈疾……………九九

四·祈禱默想時蒙優異之寵照……………一〇五

五·預言身後使命……………一〇九

卷四

一·聖女視祈禱生活勝於勞動生活……………一一六

二·小德肋撒傳，如何預備，及如何着手寫作……………一二四

三·祈禱之必要……………一四〇

卷五

弁言正反合德之重要性……………一四七

一·少年與老成·····	一五二
二·研究類似學說之初步規則·····	一五七
三·天真純樸及識見卓絕·····	一六二
四·聖神七恩，上智之恩·····	一六八
五·靈魂上沾受聖神恩寵，尙當自己努力進修，自己用功研究探討·····	一七六

卷六

一·小德肋撒之謙遜，願受世人遺忘·····	一八五
二·小德肋撒志願之偉大·····	一九六
三·小德肋撒操行之偉大·····	二〇三
四·超性勇毅之恩·····	二一四

卷七

痛苦中內心快樂·····	二一九
一·形致命·····	二二二

二·心致命·····二三〇

三·靈魂致命·····二四一

四·心懷愛主之情，痛苦中笑靨盈盈·····二四八

卷八

聖女去世情形·····二五四

結論·····二六五

原序大意

『予告汝當重生，汝勿異吾言』。若望第三章

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斯語也，在聖德肋撒傳中，惟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蓋可以當之而無愧焉。溯自聖女去世升天，所著自傳靈心小史，於一八九八年十月間世以來，全球傳誦，洛陽紙貴，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之前，時聖女尙未立真福品，前後十五年間，僅以法文本而論，銷數已及二十萬冊；而讀聖女自傳，高山景仰，不辭跋涉，前往里修朝聖者，或私人，或團體，輒亦歲以萬計焉。數年前，美國費拉台而費州紅衣主教陶赫蒂，作里修朝聖之行，道出中國日本，乃於上海東京，恍與聖女面容相接；蓋兩地之傳教士，與主教立談之頃，即各出靈心小史譯本相示云。猗歟盛哉！聖女小德肋撒，竟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是豈僻處窮鄉，里修聖衣院數位可憐修女宣傳鼓吹之力耶？亦聖女小德肋撒言坊行表，靈心小史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耳！嗚呼！世之崇拜贊揚聖女者，吾聞其語矣。其與聖女素昧平生者，則曰『吾輩自獲聖女自傳，迴環往復，愛不忍釋，鈎玄提要，尤於最後數章，討論謙德愛德諸篇，銘諸座右，奉爲圭臬焉。』又曰：



『吾輩之所以如此景仰聖女者，非見所謂廣告也，非見其聖像笑容可掬，藹然可親也，亦非見其累發聖蹟，屢降洪恩也，乃因靈心小史一書，句句切中時病，而說理新穎，別饒風味，自有其價值故耳。』其嘗親炙聖女，亦步亦趨，緊緊追隨者，則知聖女較深，曰：『凡讀靈心小史者，定能徹底認識聖女之心靈，蓋靈心小史，字裏行間，躍然呈現一進德成聖極其美妙之模範。意者，好天主特借此書以牖啓吾人乎？然則靈心小史之所以能傳世行遠，不脛而走，其故蓋可知矣。』凡此諸語，雖似平淡，然而聖女之所以能於短短時間，天下聞名，四海尊敬，已暢發無遺矣。

蓋聖女學生，旁搜遠紹，涉獵經典，參古配今，身自體驗，苦心孤詣，確乎創造一『極其美妙』之模範，然此模範，稱之謂極其美妙，猶未足以描摹盡致聖女巍巍之德，無已，其再加數字，稱之曰：『英雄奮鬥，進德成聖之新式模範』乎，教宗庇護第十一世於接見倍月朝聖團演說時，稱聖女之德曰：『氣象一新』*Omen novum* 誠哉！其言之也。

靈心小史，精言聲譽，發前人所未發，故其一朝披露問世也，如毫光一道，又和又烈，忽從天際照臨；如千古奇珍，秘藏深窖，忽自炳炳烺烺，湧現眼前。於是一般誠實篤厚之君

子，尋道訪德，正苦不得其門而入，驟睹此光明寶藏，乃爭先恐後，趨之若鶩，然而事之尤足奇者，則爲一般靈心蒙蔽之徒，平日專仇聖道，自奴於私慾偏情，乃偶一展讀靈心小史，便得聖寵光明，豁然開朗，回頭改過，由是亡羊歸棧，口碑載道，教中上峰乃一致推認靈心小史，實小德肋撒救靈之利器，且將永永爲小德肋撒救靈之利器焉。夫靈心小史一書，筆參造化，具有神力，固非他人率爾操觚，所可幾及。然而吾人今讀此書，儘可不必深求其神妙所在，但從書中求得一「極其美妙之模範」，「英雄奮鬥進德成聖之新式模範」足矣。夫聖女之所以能蜚聲宇內，雖未始無其他原因，可推可究，然而此等原因，自外而來，祇可列爲次要，此無他，道德之馨香，發自道德本身，無待於外，亦不假於物也。

顧聖女小德肋撒所創之聖德高範，泛然稱之曰「新穎」，譽之曰「英雄」。未足以壓人心也，必當明白指出，所謂新穎，新穎何在；所謂英雄，英雄何在，乃可使人心悅而誠服。夫聖女小德肋撒所示人聖德之模範，其爲「新式」，果何在乎？曰：首在其有幾點消極性。消極性者，爲聖人輩一種內修工夫，所謂潛德幽光，往往深藏最密；然亦惟其深藏最密，乃至足令人尋味焉。顧欲求其迹兆，必博覽史籍，旁取古今諸聖行實，彼此比較，而後能

分門別類，確定其消極性之所在，須知欲學聖人，消極性之研究，極爲重要：蓋成聖之道，不一其端，而研究消極性，一則可以指示吾人，何以某聖某聖於某種通行工夫，某項習用方法，竟謂不合時宜而捨置弗用；二則可以昭示吾人，彼爲時代先覺之聖人，如何風行草偃，影響當世，如何因時制宜，改變神修生活。

今聖女小德肋撒神修工夫中主要之消極性，計有四點：一，不作嚴厲克苦之功，亦不作律外之特別苦功。二，默想祈禱，無嚴格的，刻板的方法。三，無非常之奇迹異像，如天朝神聖顯示，神行官止（即越牆出神）等。四，無外面繁重之工作事務。

研究小德肋撒之消極性，可以知其神修工夫如何合於現代化，可以知其聖德造詣，如何新奇而特色，一言蔽之：研究小德肋撒之消極性，可以知其何以爲『聖之時者』，雖然，欲知小德肋撒一生惟日乾乾。進德修業，究竟如何英雄壯烈，究竟如何聖德高邁。則徒講消極性，猶不足以測其端倪，窺其崖略。

問嘗考之於聖多瑪斯之神學提要，質之於法國名儒巴斯加 Pascal之哲學，稽之於古今諸聖之行實，輒見聖人輩每一德行，必有正友二面：即每一德行有其陪襯之德，一陰一陽，互

相表裏，相映相照，相得益彰。此蓋聖人輩動心忍性，堅苦磨礪，涵養切深，匪伊朝夕，故能極高明而道中庸，使夫正反之德，應行不悖，渾然合一，而特著其明焉，嗚呼！功修至此，謂非英雄豪傑而能之乎？

此種正反之德，由表面觀之，一陰一陽，矛盾抵觸，勢不兩立，然而究其實際，則此唱彼和，具有連帶關係，本篇卷下，當詳論聖女小德肋撒正反之德，名之曰：「正反合德」*Antinomie* 聖女一生功修，正反合德之最著者，有三點：一，嬰孩之純樸，合以老年之智慧。二，深謙自小而抱偉大之志願。三，形體與精神上極大痛苦，而心中深覺快樂。聖女具此三種合德，一正一反，調和融洽，深得中和之道；而考其所由以至此中和之道，則全乎得力於聖神七恩，七恩之中，又多得力於上智剛毅，及諸德中最最喫重之愛德，蓋愛德者，聖神本性之德，而一切神修工夫之筭鑰也。

吾人於此提綱挈領，分門別類，略舉聖女小德肋撒進德修業幾種條目工夫，讀者驟然過目，得毋以爲細微曲折，艱深奧衍，而謂：「小德肋撒之道，力求平易簡單，何來迂儒，支離穿鑿，曲爲解說，致令平易簡單者，一變而爲錯綜複雜，小德肋撒道路豈若是哉？」讀

者此言，未爲無見，然而儘可勿庸過慮，誠肯耐心靜氣，一觀究竟，則開卷未盡數頁，必且疑慮盡釋，行見所謂消極性，所謂正反合德，雖名目生疎，看似複雜，實則淺近簡單，極易明瞭，且天下之事，複而雜之，固不可，然亦不得失之過於簡單；須知天主兒女之純樸，豈一團稚氣之謂乎？實乃超邁絕倫之上智耳！是故吾人可以反告讀者曰：『君如欲悟小德肋撒如何行其神修工夫，如何英雄奮鬥，成其聖德，則萬不可忘小德肋撒之一片童心，實當與上智併爲一談；小德肋撒之謙卑自小，實常陪襯以偉大之氣魄，更有一點，讀者不可須臾忘懷：即人不可以貌相，小德肋撒終日笑靨盈盈，怡然自得，實則聖女爲愛主愛人之故，甘願吃苦祭獻，乃有無數鮮血淋漓之犧牲，蘊藏心中焉。』

小德肋撒立聖品時，教宗庇護第十一世演說，其結語曰：『朕登極之初，即以改良社會爲己任，今使神嬰道路而能廣佈天下，則社會改良，易如反掌矣』。又教宗庇護第十一世仍本此旨向倍月朝聖團演講，謂小德肋撒德風所被，預料『天下教友生活，必且徹底改良』云。

夫今日世人，既能全部明瞭小德肋撒之神修工夫而法其懿表矣，投其門下者，亦既荷蒙

轉求，沾恩疊疊矣，則教友生活之改良，非已啓端而發軔乎？且夫吾輩亦奚必諱疾忌醫，深自掩飾爲哉！吾輩返躬自省，非當洗心革面乎？吾輩生今之世，非當因時制宜，採用某種克苦之方，某項祈禱之法，以改良吾輩之神修工夫乎？吾輩於神修路上，非當具有更深更切之信德乎？吾輩於聖神七恩，非當深明其用，而禱求更切乎？竊謂天下萬衆，無論教友司鐸，無論修士修女，一切傳教隱修之神修生活，莫不有需改良之點，吾人謹再複述教宗庇護第十一世之言曰：「改良社會，改良教友生活，誠使小德肋撒神修之道廣佈天下，則易如反掌矣。」

經曰：維時耶穌充滿聖神，中心大樂，*“Exultavit Spiritu Sancto”* 頌謝聖父天地大君，將此玄理妙義，於世之明人達士，隱秘不示，而獨告夫微小者，*“Et revelasti ea parvulis”* 試問聖經之言，應於小德肋撒之身，更有比此言貼切者乎？然則吾輩見此弱小女子，天真純樸，行懷高潔，前來傳授入德之門，升天之訣，既可勿以爲奇，更可低首下心，願安承教矣。

小德肋撒立真福品時，其長姊到庭陳述曰：「我極願彼登真福之品，蓋彼生平，願示世人依靠天主無窮仁慈，以及聖德人人可修，今彼立登真福之品，則此二端道理，衆目昭彰，

彼願遂矣，我意向不止此，而苦無辭以達之。」

蓋有許多純樸篤厚熱心之士，知聖女學究天人，傳授之道，價值連城；又覺其道淺顯平易，開示『聖德法門，使人皆可幾及，』因是胸懷無限願望，而皆苦無辭以達，著者謹不揣冒昧曰：諸君子之願望，得毋願天下明人學士，心理家，歷史家，哲學家，神學家，共飲於理修聖女所掘活水之泉，俾能昭告我等，人人心欲言而口不達之事理乎？然而欲明嬰仿耶穌德肋撒之爲人，彼明人學士，固亦非自新不可，非重生於超性之生命不可，非變一撲實純潔，煥然一新之靈魂不可。

昔者尼閣得陸，深信耶穌宣傳之道，大有功於世道人心，夜訪耶穌曰：『吾知夫子，實由天主遣來，夫子所行神異，人莫能爲。』耶穌應之曰：『我實語爾，人不重生者，無從見天國。』

然欲重生，必先死於舊日生活；世財也，世物也，必拋却淨盡而後可，而尼閣得陸溺於私見，惑於謬說，沉於舊習，因僞爲不解耶穌之言，再問曰：『將復胎母腹而重生乎？』耶穌仍執前語，並加詮釋曰：『我實語爾，凡人不因水洗，不因聖神而重生，則不能進天國。』

夫從軀生者肉，從神生者神，我謂汝曹皆當重生，爾勿異吾言，不見夫風氣之發乎？第聞其聲而已，固不知其何來而何往也，然則聖神喚人重生，亦如此耳！」

夫所謂重生者，生而當爲神嬰也，非重生而仍墮紅塵爲世俗嬰兒也，故夫重生者，必求聖神七恩，寵照先之，輔翊前進；屏絕一切專講科學之腐論，排斥一切太重本性之陋說；領聖水之洗，去舊染之污；制其肉慾，去其傲情，蓋必如是重生，乃可神清形潔，作傳教宗徒，而能見義授命，優入聖域，猗歟盛哉！重生之功，有若是乎？吾人又安可不加研究！謹請世上有志之士，共投此小聖女之門下，一聆重生之教，庶得衣鉢之傳焉！

吳應楓神父序

聖女小德肋撒，聖之時者也。

牧子樵夫，誰不識聖女之名？窮鄉僻壤，何處無聖女之像？病焉，難焉，誰不求救於聖女？蓋玫瑰花雨，不限時間空間，早已灑遍天涯海角矣。

原聖女之所以能聲名洋溢，全其爲流澤深長；原聖女之所以能流澤深長，全爲其爲天主掌上之珠；原聖女之所以能爲天主掌上之珠，全爲其有出類拔萃之德行。

聖女修德之秘訣，或隱或顯，大概可獲之於其所著之「靈心小史」。然則，此小德肋撒德行新譜，又何爲而作也？曰，使其經一度歸納演繹之後，更朗若列眉，而使敬愛聖女者，更能亦趨亦步也。

上海朱子希聖，爲我二十餘年前同學；長音樂，兼精中法文；現執教鞭於震旦大學；課餘之暇，讀此書而好之；乃漸爲譯出。

譯畢，其尊翁志堯先生，特捧來館，囑我爲之序。予受而讀之，覺譯筆清麗，說理簡明，絕非目下率爾操觚者可比。將來出而問世，定能與其前譯之「心園」，齊驅並駕，紙貴洛陽。是

爲序。

鉄沙吳應楓寫於上海聖心報館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小德助撒德行新譜 序

小德肋撒德行新譜卷上

論修行功夫及修成功夫 *Vie Ascétique et Mystique* (註一)

論四種消極性之神修功夫 *Les quatre caracteres négatifs* (註二)

註一：修行者，行克己補贖等功，以進德修業之謂，修成者，修行功深，出神入化，渾然與主結合之謂，蓋功夫至是，升堂入室，已造聖域矣，按西文 *Ascétique, Mystique* 二字華譯未有明文規定，茲姑避生就熟，採用「修行」「修成」二語，以資區別。

註二：神修功夫，即修行修成之統稱。

聖女小德肋撒德行新譜卷上

第一章

聖女小德肋撒神修功夫消極性之第一點：不作嚴厲克苦之功，亦不作律外克苦之功。

一 古代修行功夫，即修行大道。

古時隱修士，苦修士，皆緘口結舌，深居簡出，兩手作苦，麵包清水，長齋度日，蓋以爲補贖克己，一切修行功夫，舍此之外，其道無由也。垂至十三世紀，此風駸長，成爲修士之金科玉律，聖伯爾納多卒於十二世紀之中葉，當其少時，雖嘗嚴自克苦，厥後乃自承過分，遂終生不打苦鞭，不作流血補贖之工，而其弟子及凡景仰聖人者，又其後爲聖人執筆作傳者，亦無隻字，述及聖人行此苦身功夫，西都會修士以嚴守緘默，無間散心遊息，以戒肉，戒酒，戒魚，戒乳及乳製品，戒白麵包，又以少寢少睡，爲克苦之工；而聖伯爾納多，則一年之中，大半部份，持守空心齋，直至下午二時方始進食，睡則在公共臥室，不過四小時，或最多至五小時，生平起居飲食，與衆共之，廳堂飯室，三餐進出，承塵構造，穹窿式歟？平坦式歟？不知也，小堂舉祭，彌撒間底，鑿壁引光，三窗歟？一窗歟？亦不知也，聖伯爾

納多之克苦功夫，可謂別開生面，在現代化修會（指以求乞爲生之修會）未經出世之前，古代修行功夫中，允可視爲典型焉。

自十三世紀初，聖多明我之講道修士會宣告成立，修院之修行功夫，乃爲之一變，蓋聖多明我遣其入會子弟，專務宗徒事業，都市鄉村，馳驅跋涉；先之以窗下攻讀，繼之以外出宣講；工作辛苦，往日各院神修，以淡泊養身爲主義者，到此自當大加改革，誠以多明我會，或任登壇講道，或任聖學教授，或旅外傳教，決不能如曠野巖穴隱修之士，如嘉得祿會士，如西都會士之嚴守靜默，伏處深院；抑且口講指劃，僕僕風塵，爲主宣勞，日常之一飲一食，自非麵包數片，蔬菜數莖，清水一杯，所能增長氣力，提起精神，則口腹之養，豐而厚之，其誰曰不宜，然而最初多明我會年富力強之傳教士，高談闊論之宣講士，雖心懷熱情，志切救靈，究覺血氣方剛，肉情克治，非如西都會士之刻苦嚴厲不爲功，或且須視西都會士更當加功焉。祇以事務紛繁，終日勤動，欲常守沉默，日持嚴齋，深居簡出，勢旣不可，則惟有苦鞭鞭身之一法，夫聖保祿不云乎：「我責我身，降而下之，爲奴爲役。」耶穌自身，非受鞭打笞責乎？於是聖多明我及其會士，遂用每日鞭身，爲克治之方。

雖然，苦鞭加身，初非創自聖多明我；「小杖決打」乃羅馬刑法，所以加諸一種罪犯，本篤會初時會規，定有犯大過者，治以鞭責，聖伯多祿達米攬首先採用此法，作為修院苦身會規；聖多明我不過廣佈其用，定作日常事功而已，其會中修士，有名若望奈伐而者，謂聖人夜夜自鞭，又往往命屬下修士代鞭其身，鞭以鐵練三條，束其一端，聖多明我每次鞭身，非至見血不已，此外聖人復長跪俯伏，勞其筋骨，再加羊毛粗布，緊身苦衣一襲，又聖十字會修女倍賽大自謂嘗集牛尾以製苦衣云。

聖五傷方濟各則與聖多明我所見不同，會士中有用苦鞭苦衣者，聖人輒不以為然，乃集苦鞭苦衣等物，而付之一炬，蓋當時聖人，及最初與聖人同志諸士，詢謀僉同，咸以矢願神貧，堅守勿渝，而又參之以隱修生活，其為補贖，已屬不小；若夫嚴厲苦身，則不見有甚佳妙也。

然而苦鞭之風，一經開始，不可復遏，蓋成聖之道不一其端，要視其適合時代潮流而已，自十三世紀中葉起，各修會已一體採用苦鞭之法，約在一二六〇年，苦鞭補贖，盛極一時，多明我會士意人萊你哀利神父，竟能組織集苦鞭團；而列登聖品及列登可敬多明我會之許多

修女，生平又莫不追法會祖，鞭身跪地，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即以十三世紀末葉逝世之可敬比央物你苞若你修士而論，吾人日課經祝文中記其行實曰：『修女操作勤勞，時時長跪，以苦其身，又且着苦衣，束苦帶；帶爲鐵練，深陷肌肉，竟須延醫拔出；戒絕酒肉，睡眠無多，力盡筋疲，則臥地枕石；日以鐵索，三次鞭身。』又可敬高隆汗修女，亦着粗布苦衣，束鐵練數匝；或臥於地，或臥於桌；夜用鐵鞭，三次鞭身見血，十四世紀時，聖女加大利納色納亦用是法，蓋聖多明我所創之修德成聖之法，上述諸聖，莫不奉行維謹云。

今以聖女小德肋撒生平而論，則其克苦之方，乃與上述之諸位聖女，諸位可敬，大不相同。

然在研究聖女小德肋撒究用何方治其修行之前，可先一觀自十三世紀起，以至十九世紀，而迄吾儕今日，補贖嚴功，以及種種流血苦行，雖稍稍放棄，逐漸減少，然在許多熱心修院中，固仍行之，未嘗或輟，在十六世紀之下半葉，聖衣會最初之赤足修士，據聖女小德肋撒之見，實爲非常克苦；而聖衣會會規，會中人當一律苦鞭治身，自是聖衣會，無論修士修女，赤足之外，更須如下述專務苦其形軀；既遵會規，公行其功，又當私自加功焉。

未及一世紀前，辣告代而神父在法國重訂多明我會會規，於聖多明我以身作則，垂貽後世之補贖苦功，推崇備至，因重取爲法，又益之以己身所行之功夫數則，可讀孝加而納神父所作辣告代而神父傳第十四章，以觀其如何行補贖之功，蓋孝加而納神父曰：『辣告代而神父修成之道，一以貫之曰：吃苦，爲贖罪起見，理當吃苦；又爲示愛起見，須看愛情之面而吃苦，蓋神父生平進德修業，惟此一訣，所謂不尙空談，而尙實行者也，（註一）』辣告代而神父門下甚衆，效神父之苦身克己而以才德見稱者，實繁有徒，堪稱濟濟多士云。

（註一）孝加而納神父曰：辣告代而神父，生平未受主賜，得在耶穌基多足下，悠然神往，與主對越；但膺主寵，得以不怕痛苦，不辭勞瘁，以行事證其愛主之情，神父在舉祭後退謝聖體，爲時甚短，蓋當謝聖體時，往往感覺愛主之情，勃然而發，乃亟就一修士之室，以發洩其滿腔熱火，：神父袒其肩背，強令修士執鞭重笞，：其痛非輕，：既而爲之代鞭者，習以爲常，不復顧忌，神父乃如願以償，教人着力儘打，打嫌不足，又教人掌其頰，唾其面，呼而叱之，一如打罵厮役奴隸焉，：（見辣告代而神父傳第十四章）

二 聖女小德肋撒修行之道（即修行小徑）

修行之道，不一其方，要視各人體質，各人需要爲定，聖女小德肋撒每論及此，恒喜告人謂：『我父』家中，（指天國）住處多矣。』此蓋聖女於一八八八年進聖衣院時，目見當時會中，極其重視苦功治身，有感而言，按里修域聖衣院，立於一八三八年，創立人日內物聖女德肋撒母母，言坊行表，公正無私，識見卓拔，爲人醇乎其醇，要惟過於寬仁而已，當時母母，於私人加行苦功，亦頗不謂然，每言：『余於私人加功，不感興趣，惟有會規規定，院中公共作爲補贖工夫者，則行之頗覺有味云。』

日內物母母，於修行功夫，濟之以寬，誠如冬日之可愛；而繼任爲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則糾之以猛，如夏日之可畏，蓋公撒格母母生於一八三〇年初，身出名門，氣宇軒昂，而又年富力強，血氣旺盛，不知所謂疾病，故一入修院，恒覺補購嚴功，非行不可，入里修聖衣院，六年之後，任副院長，兼初學生監督，上任伊始，即訪日內物母母，請示初學生何種苦工，可予准用，日內物母母告之曰。

『母母，慎之，一人非有大智卓識，則所謂苦功者，無非虛空，徒足以引人私心自愛，汝其誦誡諸生，絕私欲，修愛德，守會規，絲毫無缺，此爲真正之補贖，良好之補贖，常中

天主聖意之補贖。」

日內物母母之言，本諸經驗，出自主啟，不愧爲金玉良言；願誨者諄諄，而聽者祇納其半，於是閱時未幾，會中爭行苦功，漸致未免操之過甚，日內物母母傳中，有下列一段記述，語頗含蓄，欲明嬰仿耶穌德肋撒聖女神修工夫者，不可不三致意焉：

『時則園中學蔴，遍地而生，以作苦鞭，供會中上下加功之用；而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即由目睹此種補贖，對於修德成聖，效果平平，而有感於心，爰思覓一更捷更妥成聖之法。』

於是聖女小德肋撒，捨其苦功之補贖，謂此苦功者，爲彼個人及衆小靈魂，均非所宜，必當採擇一神嬰小路焉，吾人須知當時聖女推陳出新，另闢門徑，初非一朝一夕之功，乃費盡心思，參酌古今，並先取此苦功，身自體驗，而後恍然有得，蓋聖女於穿會服後，閱時無幾，披覽聖人行實，見有許多聖人行非常苦功，慕其功之偉大，乃亦心焉好之，願步後塵，聖女自記曰：『斯時苦功補贖，竟起予之興味，』詎意聖女身上懸一小鐵十字，爲時過久，尖頭陷入肌肉，因而致病焉，靈心小史記曰：

「區區小故，原來何至於病，只因天主要我知道，聖人輩之苦鞭，苦帶，嚴齋等等，於我未必適用，於一等小靈魂，該走神嬰路者，亦未必適用。」

其後聖女年齒愈長，聖德愈備，心中愈覺聖人輩之毛刺苦鞭，多角鐵索，粗布苦衣，以及種種鉤心鬥角，匪夷所思之苦功，於彼神嬰道路，皆當在屏棄之列。

耶穌依搦斯母母（即聖女二姊寶里納）告人曰：「余見聖女，自幼即務苦功，克治五官，但愈近晚年，其功愈益簡單，而亦愈加節制，：聖女嘗在我前自承：「初時修道，竭力非其飲食，務取其淡而無味者，以爲效法聖人，莫善於是，今於此道放棄久矣，食物合我胃口，則願謝天主；不合，則却之不恭，聊作克苦，此種不勞而獲之克苦，余以爲最爲可靠，而亦最有效力。」

觀上所述聖女於神業一道所取之種種步驟，足見聖女勤勤懇懇，自始即如探勝尋幽之客，東西摸索，各路探試，以覓取其路徑；卒之，返取「福音」大道。所謂福音大道者，即歸真返璞，重取天主兒女撲實之路是，蓋福音經曰：「給汝何物，便食何物。」不觀聖五傷方濟各乎？聖人天資卓越，與聖女小德肋撒，可謂先聖後聖，其揆若一，而聖人者，於飲食一

道，亦不分私人公衆，概奉上述聖經之言爲法，聖女則榮耀陳前，隨便進口，樣樣皆好。同席鄰座修女，留心查看，久而久之，竟皆莫測聖女所嗜，究屬何物焉。今吾人回論本題，其處處扼定聖女小德肋撒神嬰道路消極性之第一要點，乃在屏棄非常苦功，蓋聖女自經深思熟慮之後，謂有若干作家爲聖人等作傳，堅持聖人之所以成聖人，全然得力於此種非常苦功，凡此見解，實屬錯誤也。

蓋聖女嘗曰：「作此語者，徒亂人心，彼等之意，以爲欲博上主歡心，非多行苦工不可，而不知邪魔正欺之以其方，使之迷入一種危險之幼想，：」

可敬亨利蘇查傳，記可敬生時，苦功克治，無所不用其極，其忍渴也，至於舌徹唇焦；其睡息也，臥於密佈釘頭之門板，又銘刻耶穌之號於心胸之上，若可敬者，用盡刻苦肉身補贖之道，於修成路上，允推巨擘，乃聖女小德肋撒，穎悟非常，鑒別獨精，既讀可敬之傳，告其姊耶穌依搦斯母曰：

「余讀可敬亨利蘇查傳，內有述及苦肉補贖一篇，不禁有感於心；可敬所作苦功，間有嚴厲驚人者，可敬因之傷身，爰有天神顯示，令其歇手，且謂之曰：『汝之奮鬥，直爲小卒

之接觸，令我當付汝以大將旗鼓，『於是天神爲之明白解釋神戰之勝於用血肉苦功。』聖女既述是篇，復作結論，告其姊曰：『母母乎，今好天主亦不願我徒爲小兵，我已被登壇拜將，出馬臨陣於神國之戰場，向我自己進攻，以自棄自絕，以暗奉種種小祭獻，作爲我之堅甲利兵，此種暗鬥，不假形軀，我自實行以來，心靈既獲平安，而謙德亦增進不少。』

迨乎聖女識見與年俱增，讀書多，閱歷廣，思深而慮熟，乃益覺修行之道，苦功嚴酷，流血傷身，實非良策，及聖女晚年，益信己見，絕對可靠，乃鄭重叮嚀其姊耶穌依搦斯母母曰：『苦功一道，切須戒慎，母母可信我言，勿投此路，此非吾輩小靈魂當行之路也。』

聖女抑且明白解釋苦功嚴酷之非計，耶穌依搦斯母母述聖女之言曰：『妹嘗告我，謂魔鬼往往欺騙一種志氣高強而識見淺短之靈魂，使之過分用功，傷其身體而妨其職務，妹又謂行此工夫，必且犯私心自愛之險。』大凡血氣旺盛，性質剛愎之人，每好高務寡而矯奇立異，於是此種私自加行之苦功，萌其沾沾自喜之心，甚至長其自命不凡驕傲之情，此輩失其中庸之道，舍正路而勿由，日進迷途，誤己誤人，猶以爲出奇特色，自鳴得意；然而對待他人，則吹毛求疵，極盡嚴厲，非謂此人半冷不熱，即責彼人過自寬縱，恐恐然，惟懼權之被分

，勢之被削，不亦重可悲哉！是故一人，非蒙上主特寵殊眷，非得幾位賢明博達，富有閱歷之高士，爲之神師，左右提挈，（註一）則非常之苦功，如鞭身見血，鐵索爲帶，以及凡非會規規定苦身流血之功，當絕對禁止，而於現在時代，人類體力，益趨薄弱，此種苦功，尤當深禁。

（註一）讀者當明所以須有『幾位神師』之故：蓋若一人好行此種非常苦功，而爲其惟一之神師者，適與之志同道合，則將錯就錯，其人將無醒悟之日，法國甘永夫人，與斐納龍兩人倡和，誤解教理，可爲殷鑒。

由是觀之，聖女小德肋撒修行之道，誠與加功補贖，專治苦行者，背道而馳，然而修行之道，所貴乎改良者，必其取而代之者，較之所革所廢者，更爲得用而後可，今觀聖女小德肋撒所創修行之道，實足以稱改良而無愧，蓋聖女畢生功夫，孜孜兀兀，無非爲闡明此理；即於最小之事，小而至於極微極細之事，行其克苦功夫，比之自己有意尋來之大痛大苦，其苦乃不相上下，且更可得磨練之益，當日聖女榮登聖品，教皇致詞曰：『仁慈天主，肇造萬物，小至極小，大至極大，天主顯其能力，於彼於此，正屬相等，今德肋撒修女，正亦展其

力量，用於無量數之小事，其事之小，無以形容，惟有照以顯微鏡焉。』旨哉言乎！讀者如欲再加詮釋，請復用名人巴斯加所著之『兩極論』以相發明，其辭曰：

『天下之事，皆有無窮無盡之兩極，人能明白其理，便可參透一切絕大玄妙，所謂兩極者：一由小路，一由大路，：自來哲學家，皆由其小者，日孜孜焉以求至乎其極。：誠以吾人地位，原在一切小物之上，固皆自量，力可取而有之也，然而欲求其小至於虛空淨無，則所需要之才力，正復不減於欲求其大至於萬有萬備焉，而大小兩極，又復彼此相通相接，彼此竭力遠離，而實所以相併相合，終於彼此會集於天主之身，且祇會集於天主之身。』

巴斯加之『兩極』名論，正可借以發揮本題，夫天下既有大小兩極，會合於天主之身，則人欲修純全之德，亦必有兩路可循：其一，孜孜着力於大事大功；其一，恪恭將事於小小本分，但此二路，當其起點，雖即分道而馳，旋即彼此相近，而合成一路，同登聖域，此兩極者，路程相等，吾人於大事大功，望洋興歎，而於小事小功，則輕而易舉；然而吾人於此種小事小功，嫌其小而不屑者，平日正不知多少；一旦知其大有用處，則又將謂容易做到，殊不知小道大道，欲求成功，乃同一費力也。

世人未嘗不知竭忠小事，能達賢關聖域，能出乎尋常，建大功，立大業，聖經云：「竭忠小事者，亦忠於大事，」聖人輩之率由此路者，固指不勝屈，而獨聖女小德肋撒，秉其天賦傑出之才，又承上主特別使命，遂發前人所未發，將此平日所毫不介意之小道大成千古秘訣，一朝和盤托出，其功豈小也哉！

聖女小德肋撒何以能一語道破，徑取聖經「竭忠小事」之遺訓，昭示吾人？可試一究聖女小史，則事實昭然，不得不驚歎天主聖眷之隆，蓋人傳聖女少時，其他兒童，自覺歲齒加長，傲視儕輩，聖女則自嗟自悲，不能以兒童終身為歎，此則聖女聰明絕代，早悟小之為小，內藏無數美妙，無數能力，無數寶貝也，夫能知小之可貴，正非易事，誠如巴斯加所云：「大小兩極，大者尤易動人，」蓋其為物也，易觸人目，易動人心，富於吸引之力，若夫微而小者，則人不介於意，不以為奇，近在眼前而不之見，必待他人指而示之，乃始張目咋舌，爭歎其力之偉，不觀近日科學發明，非日孜孜於小者微者乎？一旦有人發見天下之最可怕者，乃為最最微小之物，則奇哉妙哉，舉世震驚焉。

今者聖女小德肋撒，於其修行小道，神嬰小路，盡棄非常之大苦功，不能隨時可行之大

苦功，而代以一種取之不竭，用之無窮，隨時隨刻，左右逢源之刻苦功夫，此情此景，正復相同。

三 童年及少女時代，聖女父兄如何本修行小道，以陶冶其性情。

聖女將近三歲時，家人與以念珠一串，專供聖女自克功夫記數之用，其母致聖女二姊寶里納書中述曰：『最奇是見德肋撒手伸入袋，日必百餘次，爲扯小珠兒，計其克苦功夫。』當時聖女稱其所記之修德功夫曰：『實習功課。』嗚呼！聖女於克苦功夫，真所謂少成若天性矣。昔音樂家莫柴兒四歲作曲，世以神童目之，今聖女爲孩提時，即知用功自克，不亦神乎其神乎？聖女治克苦功夫之天才異稟，蓋早於篤行種種小祭獻中，露其頭角，吾人恐未細察聖女之痛下克苦功夫，究於明識自己，約束自己，有何裨益；苟一細察，則知此種工夫，修行道上，實屬萬不可少，聖女於著靈心小史時，坦直記曰：『當時我一切思言行動似乎已能作主，與現今相仿，我便堅定主意，我的東西，人拿了，我不怨；人誣我告我，我不呼冤，亦不辯護，』夫一言可白，而吞聲忍氣，如此難能之事，竟出於一生性高傲，執拗不屈，

少年老成，凜乎不可犯之女兒，其自治力量，爲何如哉！

蓋聖女本性，幼時往往不期流露，某次，母欲試其傲性，謂能以嘴親地，當給銅圓一枚，聖女甯棄銅圓，不肯親地，又其執拗之性，大有百折不撓之概，其母謂整日幽之地坑，彼甯過夜其中，而終不出一『肯』字。

厥後聖女自謂：『我當其時，性頗頑劣，』蓋當時之聖女，人若粗相其貌，但見其秀外慧中，蔚藍之睛，大而且明；笑靨盈盈，垂髻飄飄，固一容光煥發，千嬌百媚之好女兒也。然而正是此輩一若天神降凡之窈窕淑女，以貌而論，冰清玉潔，太璞似可永完，苟其一朝聞一諛詞，見一壞表，而形馳魄散，志變神動，則轉眼之間，可以面目全非，蓋已一變而爲撒嬌撒痴，多心多忌，恣情縱慾之狂蕩女郎矣。故聖女一生，常直認不諱，謂彼幼時，若非沾被良好教育，則早趨墮落矣，古人有言曰：『好人變壞，更無藥醫。』今日聖女功德巍巍，舉世聞名，然在當時，苟無賢父賢母，以及幾位賢姊以身作則；苟無主寵輔翼前進，則聖女豈獨自己靈魂，在所不保，抑且危害他人靈魂矣。是以聖女生時，恒向諸姊感喟而言曰：『姊乎！姊乎！若非姊等教導有方，豈得能見今日之我，蓋早已見我做出傷心事來矣。』

聖女幼時之特別天性，可謂一心求愛，與其二姐寶里納友愛之篤，無以復加，靈心小史記曰：『其時寶里納讀書去，不在家，就彷彿遠在天之涯，我方學語，媽媽問我想誰，百問百答，總想寶里納。』又嘗於一日早上，德肋撒心生一計，爬出小床，蜷伏其姊寶里納身旁，女傭來爲穿衣，尋之無着，許久方見，小妹妹雙手緊抱其姊曰：『好路易士，（女傭名）莫管我，汝豈不見我倆，正同一對白毛鷄，難拆難分乎。』

童年之時，如此篤於情好，固可目爲稚氣未除，一笑置之；然而一屆青春之年，當眞行事，則其危險，爲何如哉！試觀聖女如何惴惴小心，克治其情愛之偏。

聖女於其好美之心，雖早自嚴制，然當其爲幼女時，固潛伏於本性之中，未嘗不謀一逞，靈心小史記曰：

『有一天，我們該下鄉到朋友家去，媽叫大姐揀頂好服裝，給我穿戴，莫露手臂就是了，我小，不好意思，沒作聲，但外面雖裝做由他們，心裡却自忖道：兩灣小手臂，露出多好看。』

許多信友，在無意之中，貶損聖女聲價，謂聖女者，天生聖女，無所用其克治，吾人今

爲聖女執筆，責有攸歸，當盡所能，以闢其謬，時聖女年方十二，父因聖女有病，領出學校，託一夫人爲之教導，聖女自謂，當時在夫人處，領教不少，靈心小史記曰：

『夫人室中，一切鋪陳，俱係舊式，四架插滿書本，往往一天好幾次人客來，我也陪着，幸虧談話時，有夫人之母，一人包辦，然逢此等日，所學必無多，對書雖亦埋頭，耳聽一切，有以不聽爲妙的，也都聽了，人客有的說我頭髮好，有的出去時，問這是誰家女子，好俊俏，這些誇獎話，都背着我說，感觸我心，越發喜歡了，即此可見我私心自愛真不少。』

即在聖女十四歲時，進聖衣院之前日，猶自覺其富於情感，而嚴自防範，蓋聖女與老德肋撒聖女，及瑪達肋納聖女，性情相同，愛慕耶穌，皆甚熱切。然而設無教育栽培，聖寵扶持，則軟弱傾跌，亦意中事，聖女自知甚明，且亦自覺力量之弱，蓋其言曰：『幸蒙耶穌，早日挈我，避開世俗毒瘴，因我自覺心腸柔軟，易愛情愛籠絡，而他人在何地失足，我亦可在何地失足，誠以我人原屬同病，初無此強彼弱也。』

然則聖女秉性，多情多感，而又未免同受原罪之累，果由何道，以臻聖域乎？是則聖女既已一再昭示吾人矣：即聖女之所成聖，首當歸功於所受初步之嚴密教育是。

吾人前言聖女生平，善於竭忠小事，抑不知聖女之所以能竭忠小事者，亦正得力於此初步教育，夫教育之方，隨時而變，原無定規，在十二世紀時，扑作教刑，即公子王孫，亦不免受夏楚之責，而聖女之母，則秉其高尚之天資，持其非凡之精神，教其諸女，一反古法，蓋其教法，剛柔相濟，督察嚴密，無時或懈，一有小過，毫不寬貸，及母去世，二姐寶里納秉母遺性，能剛能柔，遂蕭規曹隨，教其幼妹，盡好最小之本分，故靈心小吏中，聖女向其二姐曰：

『怎樣你慣我疼我，却不慣壞我，是因無一件毛病，你肯放鬆，無故，絕不責罰；開口，絕不收回成命。』

聖女之父瑪爾定君，（聖名路易）乃一忠厚長者，其愛憐德肋撒也，迥異尋常，然克盡父道，教之育之，毫不姑息，『每逢女傭訴控德肋撒輒不問情理，判斷女傭理直，有時竟冤屈』小皇后，『硬要其向女傭認錯求恕，爲教之服從年長之人，』此外，又使德肋撒養成每作一事，必求准許之習慣，二姐寶里納記曰：『每次我父請妹出遊，妹必答曰：『我去請示寶里納，』我不允時，妹或哭泣，蓋知父意，樂與同遊，然妹終聽命無違。』此種精細嚴密，刻

不放鬆之教育方法，專於瑣屑小事，練其聽命敬長，實屬妙不可言，比之古代嚴刑峻法，偶一使用者，其優劣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也。

在瑣屑小事上，認真守規；以小祭獻，作修行工夫，德肋撒承其賢母及諸姊傳授此二心法，乃一學而能。初領聖體前數月，二姐寶里納自聖衣院寄贈日記簿一冊，自是德肋撒遂每日記其修德小功夫，三箇月中，記有祭獻八百十八次，即平均每日三十次祭獻，厥後德肋撒既入修院，迴念當年記其『實習功課』，謂此記數法，行於童年時代，似比在壯年老年，更為適用，然而聖女後雖舍其記數之法，而在一切小事上，行其自克之妙法，則終身服膺，未嘗或輟，吾人於此一點，多多忽畧，今觀聖女，當亦知所適從矣。

聖女嘗喟然而歎曰：「嗟乎！天下儘有不少修道人，竟以『差不多』而竟一事不作也！蓋彼等謂：此非關我事，彼亦非關我事……；又曰：『何必多所顧慮，此種事情，談談何妨，逢場作戲，有何大礙，』彼等所云，諸如此類……噫，事事做得圓滿之人，何其少也！」

德肋撒在學堂時，閑靜端正，不斷克苦，已足以顯其人品之偉大，女教員中，有記聖女為學生時之情形曰：「以守規而論，德肋撒可謂卓犖不群，宿舍中樓梯上下，儘有幾處，不

易監督，許多同學，常在此等地方，施其惡作劇，而德肋撒則沉默端肅，絲毫不犯規矩。夫在小事上常能絲毫不犯規矩，其精神之偉大，爲何如哉！當時同窗中，有一年事最長，人品亦最好者，一日問德肋撒，曾否不守默靜：「彼答我從未不守默靜，我又戲嗤以鼻，作不信之狀，彼乃戚然謂我曰：瑪利亞，我自來不說謊話。」由此觀之，聖女既不犯規說話，亦且不說謊話也。

當時聖女所以未能久居學校者，初非因本篤會女之教育，有所缺憾之故，此校教育兒童，實異常出力，且待學生，頗有恩愛。（註：讀者關於此點，可勿誤會，其時小德肋撒，自當以居家天倫團叙爲最樂，然在本篤會修女學校中，諸位女師待之，亦慈愛有加，聖女自記曰：「領袖先生，每夜手提查夜小燈，輕輕揭開帳子，口親我額頂，表示親愛之情，有一夜，我心感之至，謂之曰：『我極愛先生，』」）聖女十三歲時，即深悟恪守規矩，絲毫不苟之如何美妙，如何偉大。（此點我人當自愧不如）人謂「此時聖女，時時刻刻，專在小事上行其免苦之功。」及既蒙上峰准入里修聖衣院，臨時復延期三月，此時聖女，以爲好事多磨，迭經波折，在「刀頭上」（聖女自己形容之詞）得此最後勝利，宜可少息數星期，而稍自寬假，然而

聖女良心中，告以倘一放鬆，難保無事，於是聖女立自收斂，靈心小史記曰：「初想不須拘束，比往常不妨略隨意些，繼而好天主教我知道，他賞的光陰，理當愛惜，我便定志該加倍克己苦身，但我所說克己苦身，非如聖人們的苦工，他們從小就行種種苦身事，我的克己，只在打破打消我的私意，與人談話，總不存對付心；扶助他人，總不存邀功心，諸如此類，真是一日萬機（機會也）用這種不算事的小工夫，爲修做耶穌淨配，在這等候時間，靠托心，謙遜心，以及其他諸德之行，如何日進竿頭，教我也難說也。」

善哉言乎！至哉言乎！聖女金石之言，哲學聖學，兼而有之，而竟出口成章，謂非天下之奇才也乎哉！確也，聖女之所以能成其大者，乃在行此「不算事的小工夫」也，其克己苦工夫，誠有異乎聖人輩之補辱工夫，然而「其小莫破」之小祭獻，已使其「大踏步」長驅前進矣。

四 聖女小德肋撒於卑修聖衣院，實行修行小道。

小德肋撒於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進里修聖衣院，時年十五歲又三個月。

今夫小德肋撒者，昨當學生時代，從未犯規說話者也，而且見人蔑視規則，明知故犯，

不勝疾首痛心者也，則其今日進院，果將如何爲人乎？請爲預告里修院中諸修女曰：『諸位母母，可留意此兒，今日進入貴院，彼將遵守會規，纖屑靡遺，勞瘁不辭，其忠且勤，有使諸位出乎意料之外者。』

果也，小德肋撒身雖甫入修院，所有會規要點，早已神而明之；而其所汲汲，首先努力用功者，則爲謹守靜默，蓋靜默也者，修成大工夫之基礎也，非經此番功夫，德性涵養，不能登峰造極；而小德肋撒對於此點妙處，參透明白，一若手訂規則之會祖焉。於是因此妙悟，小心翼翼，守其靜默，功夫之深，乃令人五體投地，相歎弗如焉。嗚呼！小德肋撒之於靜默功夫，豈徒墨守成規而已，蓋直以神聖視之矣，今請一讀聖女列登聖品時案語一段，此段文字，凡作聖女修德論文者，可用金字，冠諸篇首：

『聖女修德進業之大經大法，厥爲靜默，此大經大法者，乃傳自童貞聖母，蓋童貞聖母靜默之德表，高山仰止，聖女神往久矣；而其最令聖女心折者，則爲領報受孕之後，聖母甯見疑於若瑟，而不肯一言以自白。：聖女蓋如童貞瑪利亞，不論爲喜爲悲，一一藏之心中；而聖女遂因此幽靜沉默，內以植其德性之基，養其德性之力，外以見其態度之端莊肅穆，而

嶄然露其頭角焉。」

聖女一人入修院，院長即委其長姊爲之教誦大日課，（即助其尋接聖味對經節目等。）三星期後，聖女謝去其姊，辭婉而意決，曰：『謝姊費心，今日我已尋到矣，我得隨姊左右，固深欣幸，然而我常捨姊，因我二人在此，非復在步索納（聖女家鄉）矣。』聖女此舉，寥寥數語，意義無窮，其始雖爲聖女前輩，驟聆此語，吾知其必迴還頌，擊節歎賞也。嗚呼！小德肋撒之修道，抑何其認真乎！長姊主心母述曰：「一聞鐘聲，即當所書之字，筆畫未完，亦戛然而止，余存我妹字條一紙，其末語曰：『我不得不與姊告別，九時一鳴：』（意謂「九時鳴矣」）鳴字四點，不及寫完，原文爲 *Zeit heures son.*）又一日，妹見我在規定時間外，輯錄極有價值之訓話一篇，謂我曰：『寧失訓話，而照規矩，姊獨不知按時行事之更勝萬倍乎？』在最熱心之修道院中，若干修女，遇有特別光景，談話室中，可略延時間，或作數語酬酢，或彼此互述所懷，且院長母母，於會中嚴規，有權略予通融，接有緊要消息，得以隨時通知屬下修女，而聖女在談話室中，一過會客時間，輒首先起立，肅然逕返己室，時有同院一段記述曰：『聖女耿介拔俗，似爲別世之人，除非會規有定，事關愛德，本分上必不得已，世

界新聞，旁人談話，皆絕對不感興趣，逢人聚論紛紜，聖女漠不關心，垂首視地，逕趨而過，態度端莊，令人肅然起敬。

聖女舉動謹飭，誠心誠意，奉規守矩，初非若一種改過自新者，一鼓足氣，進銳退速，聖女蓋始終不懈，前後如一，『行事從不毫厘苟且，光陰從無一分虛擲，待己從不絲毫放鬆。』當時年高德劭之修女，見其守規勤奮，而又出之以一片天真純樸，莫不驚歎不止。某修女記曰：『當時余爲初學主任，此天主之婢女，一入院中，全院震驚：蓋見其舉止大方，初不虞十五歲兒，竟能如此老成也。』讀者或疑此言，得毋褒揚過分乎？則請一讀聖女列聖品時，其二姐耶穌依搦斯母母之一篇陳述，蓋母母者，爲聖女胞姊，聖女所稱爲乾娘，尙不自料其幼妹，竟能如此出人頭地也。

『幼妹入院，人見我竭力帮忙，玉成其事，謂我真真糊塗，乃將如此年輕小兒，引入院中！耶穌依搦斯母母，胸中究抱何見！後日必將追悔莫及！然而院中修女，大半存心，以爲此兒平平無奇者，一見之下，不覺刮目相待；誠以我妹，自頂放踵，氣概凜凜，威儀奕奕，亦端亦莊，即我自己，亦吃一驚也。』

話歸本題，凡此諸位修女，既居前輩，又極熱心，何能一見聖女，便覺其爲大器乎？豈見聖女亦如古代及十三世紀諸聖女，諸可敬，同操非常之苦功乎？否，否，直鑒聖女能守修院規則舊例，纖屑靡遺，字字做到；又能時刻留心，不肯放過一小祭獻耳。（世人於此，恐多未加注意。）請再申言之，是即聖女由其修行小道，蹴而之聖德，既高且美，異樣新奇，故人奔走駭汗，驚爲奇遇；即如院中，下至花園司務，見此小修女，障面而過，亦能隔紗，察別無誤。因此小修女者，舉步沉着，如其心地，既有板眼，亦不匆忙，徐徐吾行，直一聖女之步履也。

然而當時與小德肋撒同堂之修女，其中非甚傾心折服者，暗中窺矚，冀獲其一短一失。此輩固屬不知聖女，即中心悅而誠服者，於聖女美德，亦未窺其全豹，亦未諗知聖女之打消私意私見，究竟如何精細入微也。噫嘻！聖女之德，何其備也！祭獻工夫，乃如恆河沙數，竟不可得而計也！乃至垂死之際，方於病榻，向諸初學及諸位胞姊，透露其培養德性，無遠弗屆之『血管脈絡』。夫參天大樹，根鬚萬千，入土深處，細不可見，今小德肋撒，亦然如此，其聖德之根，深深生長於謙遜克己工夫，深至令人無從根究，蓋至是聖女方自承認身上

最感痛苦者，莫如寒冷，曰：『我凍得苦，幾至於死。』聖女言雖如此，而初學主任，嘗與聖女同處數月之久，聽其言而觀其行，抑且聖女與彼，可謂傾心吐膽，無所不談，竟於聖女列聖品時，到庭陳述曰：『我初不知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身苦寒冷。』然則此種直同致命之磨鍊，何以能隱而不著乎？此則聖女首抱定宗旨：身心痛苦，決不無謂告人。其後長姊亦作報告：曰『余從未聞其一言苦冷。』且聖女之行祭獻工夫，既勇於敢爲，而外表又極優游樂易，如無其事，當爲初學主任時，寒冬凜冽，院中走廊臥室，既不生火溫暖，聖女乃教諸生，勿寒顫瑟縮，勿僵僕而行，如身體嬌弱之輩，勿兩手相搓，於此可不言而喻，聖女即以己之『實習功課』。即以治己之『道』，（神嬰小道），轉以治人。由是觀之，聖女怕冷，旁人之所以不得而知，其故蓋可知矣。

此種祭獻工夫，雖非人之肉眼可見，而天主神目，則明察秋毫，故聖女身雖在世，實已度其天上生活，日居月諸，工夫愈積愈深，神力愈長愈大，至於不可思擬。嘗見有一修女，每逢拂意，忍至無可再忍，輒就院長母母，求其一言慰藉。聖女因謂此修女曰：『汝之此舉，有傷汝靈，汝乃奪汝靈魂之魄力矣，：不論旁人說汝如何，待汝如何，汝之自處，當「高

出「其上，我輩身處修院，當若只有二日可過。」嗚呼！聖女之見解，何其準確，而又深奧也！誠哉！吾人遇有細事小故，無足輕重，顧乃不勝悻悻，即將一腔冤氣，逢人訴說，如此「開心見誠」，乃適所以「重傷」吾人之心，使之精血，汨汨流出；精血一出，而吾人之力最去矣。夫身患毒瘡惡蟲，自當施以針灸，治以刀圭，然亦祇可於病情重大，萬分緊急時，聊一用之。若夫吾人之小祭獻，苟能善自藏密，獨惟天主見之，聖人天神知之，則吾人亦即矯矯不群，「高翔於世物之上」，而昂首天外，魂遊天上矣。

聖女九年修院，所行種種祭獻，種種克苦，罄竹難書，述不勝述，茲姑一遊聖女畢生盡瘁所耕所稼之阡陌田疇，觀其禾黍離離，信手拈取數莖，務取其所不識，或人所不經意而未發見者，集爲標本，以略窺聖女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之豐富；蓋吾人雖竊不自量，管窺蠡測，而聖女所創之修行小道，所由修行小道，以建之大功大德，則固可窺見一斑也。

在聖衣院中，不得視嫖褻畫像，一日，適有報紙案頭展開，聖女俯視，則見上有仕女時裝圖，因取一觀，此特一小小失檢，乃聖女事後，竟悔過不遑。刀柄油膩膩，聖女不肯揩拭，而聖女固性好潔，此一克苦，實大費氣力也。天熱汗出，聖女不肯用巾拭面，僅在人前，

恐其汗水淋漓，狀不自在，引人注意，乃迫不得已，取巾一拭。初時，初學諸生並不注意聖女此點，及後聖女教用此法克苦，乃始恍然聖女之以身作則。聖女坐時，不疊兩股，不交兩足，苦口之藥，涓滴入口，細辨其味。嘗接一函，稱其詩韻清絕，聖女置而不讀。好幫人之忙，不辭煩苦，每故意行經人室，以便受人使喚。聖女二姐，即彼所稱『乾娘』者，任院長時，聖女以其初學生領袖之職，讓諸他人；而聖女在院，晤其二姐之時最少，當其襄助二姐，執役飯廳，非關職務，不出他言，厥後，聖女在二姐前，直認不諱曰：『好乾媽，我其時好苦啊！要略陳衷曲也不能，想你也幾乎不認識我了。』聖女初入修院時，頗愛細巧玲瓏之器物用具，既乃專尋窳敗損陋者使用，以克制其嗜好，衣衫愈舊敝，補綴愈多，服之愈益稱心。聖衣布鞋，補不勝補，乃至不辨布料經緯織文，其後聖女長姊，意欲取而保存，作為聖物，在旁某修女，奪而付之一炬曰：『此種污物，存之何用。』於今思之，誠屬可惜，蓋此數物，若得保存，豈非聖女愛慕神貧之大好證據乎？使聖五傷方濟各見之，必且曰，吾道不孤，而引為同志矣，殘肴剩食，烹調失宜，隔夜宿物，無人欲食，管廚房者，輒聽人言，舉以餉小德肋撒。又聖女即覺精疲力盡，從不請求減守會規，病中，醫命生爐取煖，比及天氣

略轉溫和，聖女即熄爐火。嘗見一初學生，烘衣爐上，將以替換，聖女語之曰：『設我未奉長命而亦行此，則我必以爲犯一極大貪圖適意之過，試思我輩如在一切有苦可吃之處，設法減輕，到此苦修，何益之有？』聖女自用諸物，務求其最粗最劣，最不合式者：如繖針，則取其平常者，有以玻璃鑲頭，則絕對不用，所點之燈，獨取一陳舊者，燈心升降，須用針挑，聖女與到賦詩，則書之於舊信封，破紙條，嗚呼！聖女神貧之德，可以風矣！

五 用修行小道，不可刻意深求，亦不可因此舍棄日常規定之克苦功夫。

磊落雄偉非常之士，或且曰：『如此修行，（指修行小道），瑣瑣屑屑，不亦煩哉，羅瑪古諺不云，大人不務小事乎？』雖然，事未可一概論也，獨不聞巴斯加之言曰：『吾人性多高傲，故皆蔑棄『小極』一端之路，殊不知萬事萬物，『小極』之要，正不減於『大極』，而況彼此之間，又且相連相屬乎。』巴斯加一語，固足以開吾人茅塞矣。然而聖經：『能竭忠小事，乃能竭忠大事』一訓，則尤明白透徹，千古不磨，吾人今可大膽，謂聖人聖女中，

舍聖母聖若瑟外，最能竭忠小事者，莫聖女小德肋撒若；而小德肋撒所以能成爲震古鑠今，空前絕後之大聖女，乃正以其能竭忠小事焉。

雖然，吾人論小德肋撒聖女神嬰道路，有要義二端，不可不爲讀者一述：

聖女雖教人常尋小祭獻，然亦再三叮嚀，教人勿太專心致志，刻意深求。人謂『聖女不喜存心蓄意之克苦功夫，以其能阻止心神歸嚮天主。』聖女極用功夫，謹其瞻視，然不出之『強制』，聖女於克苦功夫，時時刻刻，常保天主兒女之自由，聖女蓋深知諸凡吾人所自情自願奉獻於天主者，未必果爲天主所欲，且更未必爲天主所命也；且聖女律已雖嚴，心胸曠達，不失中和之道：

『此天主之婢女，於會規之所准可享用者，初不嚴予戒絕，樸實取用，如無其事，而不絕讚頌天主化工奇妙。』好撫摩樹頭枝梢所結果實，尤喜桃子天天，賞其色澤之鮮艷，其次，復喜辨別花卉芬芳。』蓋聖女誠恐胸中既挾愛主謝主之情，苟於自然界之美好悅目，於弦歌音樂之抑揚動聽，漠然置之，不加流覽玩賞，毋乃有傷忠厚也。』

吾人當勿忘上述小道修行，其爲吃力，直不亞於大道修行；蓋行此小道，既須文質彬彬

，動作閑雅，又須自量其力，凡屬所謂小靈魂者，着手開場，不可徑取聖女小德肋撒之一副擔子，一舉上肩，以爲聖女挑之，殊不費力，彼能是，我胡爲不能是，汝甯登高自卑，按部就班，徐徐而進，行小祭獻，則不求其多，但以行之能心地快樂，胸襟自在爲度，如是不久，腳頭便可站定，而修行小道，即此入門矣。

吾人又須切切注意，聖女惟日孜孜，行其小祭獻，以抵非常克苦功夫，及種種苦身功夫，須知聖女並不棄大小齋，以及聖教會或修院中所限定之補贖神工，聖女之守嚴齋，如守其餘會規，絕不絲毫寬縱，每星期鞭身三次，每次用力痛鞭，克苦功夫，除會規所命者外，聖女不再另加，然此種會規所命之克苦功夫，聖女自己固奉行無遺，轉教他人則或未必也。總之，會規規定有關修成功夫之補贖神工，聖女既不忽視，亦且絲毫不減，聖女更謂或在另一修院中，修道士女儘可用非常特別克苦功夫，以及私自增加之克苦功夫，行其神修之路。

其初，聖女猶如聖教會中改革修行途徑之聖賢，旁搜遠紹，擇其道之精美絕倫者，而拳服膺焉。蓋聖女於古之隱修士，則取其靜默功夫，緘口結舌，伏處斗室，少見人面，而絕不與人作無謂之往來；於十三世紀及其後各世紀之諸聖人，則取其鞭身苦鞭，及其他補贖工

具；新經古經均諄諄以守齋爲言，聖女於齋期，則必信守無缺，終於聖女以爲力行祭獻，於天主前，更可著其忠心耿耿，更可見其慷慨大量，遂將上述種種修行之道，翻陳出新，且因其小祭獻，小克苦，日就月將，久鍊功深，遂致後日種種形同致命之事功，亦甘之如飴。

靈心小史最後一章，記有聖女死前數語，此數語者，大可作爲聖女傳授修行心法之遺囑，其言曰：『我要傳示於人之路徑：即神嬰道路，是一味信賴，全心委順，我要把我的「小方法」。一一經驗過有效的，指示於人，人在世上，只有一件事，是該做的，便是把「小小犧牲，小小克己工夫，」好比花兒瓣兒，隨時該撒給耶穌。』

當今之世，欲治神業，不可不講修成之道，更不可不治克苦功夫，如或長上鑒於我輩體力不勝，禁止少睡，嚴齋，長齋，苦身工夫，則我輩至少實習修行小道：首先致力靜默工夫，勿洩心底之感憤憂思，此點最爲重要，其次，則閉戶自精，恭默思道，一日數時；無故，勿出室門，切避與人作無謂之酬酢；他人有拂我意，或有小小差失，當平心靜氣，忍而耐之，最後返領自己形困神弱，不可自暴自棄，當一心仰賴天主無窮仁慈，須知吾人果能由此神嬰道路，全心委順，全心愛慕，則必有日大功告成也。

第二章

聖女小德肋撒神修功夫消極性之第二點：默想無嚴格的

刻板的方法，與耶穌聖體彼此結合而共同生活。

一 聖休納爵及聖方濟各撒肋爵之默想祈禱方法

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生平默想祈禱，若必求其取用何方法，則嚴格而論，聖女既未嘗有所採擇，亦未嘗有所創造，嘗取聖女靈心女史，函牘詩辭，以及同院補叙各節，從首至尾，一再檢閱，所謂默想祈禱方法，均無隻字述及，然而聖女於默想祈禱一事，不作專門之研究，不作詳細之規定，正是聖女神修功夫消極性中最耐尋味之一點；蓋聖女爲人質樸，其行祈禱，亦心直口爽，樸實是尙，以天主兒女身分，隨便自由與天主攀談。嗚呼！世間不乏熱心善士，於默想祈禱，拘守繩墨，今小德肋撒榮登聖品，不特於聖教神業演進史上，放一異彩，抑且爲此輩拘泥不化，因噎廢食者，開一方便之門矣。

天下之事，往往所謂改良者，非革故鼎新，根本改變之謂，乃濫故知新，闡明原理，盡

情發揮之謂，今小德肋撒傳授吾人一種默想祈禱之法，事既容易爲力，又且更合吾人心理口味，更合現代思潮，此種默想祈禱，雖屬現代化，然實際上，小德肋撒固探本窮原，脫胎於古代太初之祈禱方法；顧上稽古經新經，下攷聖賢言行，聖師著作，默想祈禱方法，均乏專篇講述，聖多瑪斯一生著述，集古訓，明教理，卷帙浩繁，堪稱爲吾教之萬寶全書，今取其書及其行實，詳加攷覈，欲求一默想祈禱方法，有條有理，指陳明白者，竟不可得，然聖多瑪斯及當時門下襄理筆政之士，皆飽學宿儒，一題到手，輒引經據典，著爲條例，以爲天下萬世法，而且此輩，又悉爲熱心出衆之士，乃於祈禱默想一道，竟若可以不必明文規定一種法度，是亦奇矣。

直至十六世紀十七世紀，聖依納爵，聖方濟各撒肋爵，紅衣主教倍呂勒，奧利安等，聖賢輩出，始著書立說，層層次次，詳敘默想祈禱，應用何方法，凡此方法，說理詳明，適合時人口味，遂風靡一時，成效卓著，蓋當十六世紀十七世紀，思想潮流，一變而爲科學化，甚至可謂一變而爲幾何化，所有聖奧斯定及中世紀良知物理等說，均失其時代性，於是小則社會，大則國家，約法憲章，組織之法，日益嚴密，蓋至是『理論』與『章法』二種學說

，旗開得勝，大著於世。時則有台斯加忒者，作『方法論』，推崇幾何化之思想，謂一切哲學問題，倫理問題，宗教問題，皆可用幾何方式解決。有黃日烈者，則審定法國語言文範。有勒諾忒而者，則鉤心鬥角，以一草一木，對面相照法，佈置法國凡而賽皇宮之名園，凡此種種文化進步，皆為崇用『方法』之明驗大效，雖然，此輩勞心焦思，研究方法組織，非其意志堅決，百折不撓，則安能克奏膚功；夫所謂意志者，由人欲司感發而出，故在十六世紀末葉，及十七世紀，欲司與明司，乃至像司與覺司，均大得其用，時勢至此，而謂默想祈禱，可以不合潮流，而不明白確切訂定一規則乎。

祈禱默想方法，流行最廣者，自當首推聖依納爵之方法，至今新創修會，尤其特別致力於傳教事業之各修會，莫不採用其方法為而獲美滿之效果。其法若在女修院中，則清晨彌撒之前，院長母母，或其他母母庖代，宣讀默想題目，及行默想，先念短經或求恩經一篇，既乃往往就題目本意，提綱挈領，作總冒數段，隨分三點，每點復分出先後層次，頭頭是道，井井有序，全篇結束，則殿以一段向主訴心之詞，或立志數則，前所云數段冒起，其中一段，為心目中想像，或假設地點一處；譬如默想小耶穌隱居納匝肋，則想像聖家所居之陋室，

聖若瑟之工場等是。

此爲默想時運用像司之法，然其他諸司，亦各有其用，故聖依納爵之默想，實可稱謂『三司演習』：記舍一司，職在牢記默想中應想諸點，及救主耶穌之口訓，及乎明司，心有所會，意有所悟，則記舍一司立止工作。明司職在思量忖度，反覆推論，詳究利害關係，以鼓動欲司，欲司則既受明司鼓動，乃發聖願，立善志，痛下決心，以措諸行事焉。

然而默想神工，如欲收其全效，不可不在默想之前，仔細預備，預備有早有近：早預備，在隔夜臨睡之前，心中先存默想題目，分作二點，或三點，早晨起身時，清心寡欲，務使一意一念，動合默想題目，其在日中，則防免分心，謹守五官，避賢即靜，多少行些肉身上之克苦補贖，遁跡養晦，緘默少言。近預備者，則如屬可能，可在心目中，近即默想時所像之地點，而思在主耶穌之前，我將如何鄭重行此一事，及至將行正式默想，則端其形體，所取態度姿勢，務與所述默想題目，愈合愈妙。如或一人獨處，則默想時可以或坐，或立，或跪，或俯伏而面着於地。

聖依納爵謂『神想』(Contemplation)如悠然神往，與主晤對，神遊天堂等類，或譯作『

越禱)與真正之『默想』*Meditation proprement dite*絕不相同；蓋神想注重像司，不煩明司推勘事理，故作神想時，像司之爲用獨多。誠以像司者，功能替代五官之用，凡視，聽，味，覺，接觸，均可以想像得之，故用聖依納爵之方法，以作『神想』，直領『五官並用』。譬如作地獄之想，可以依次運用視，聽，臭，味，接觸諸司，『可在想像中，臨觀地獄火海，魔扇火勢，烈燄飛騰，萬千惡人，葬身火窟，聽彼等悲哭慘號，惡罵醜詆，汝可試聞琉璃之臭，試感惡人口中焦渴，身靈劇痛之苦，又可試伸汝手，試投汝身，一嘗獄火焚灼之烈』。如此默想，設身處地，繪聲繪色，歷歷演出，是即所謂『神想』；若夫普通之默想，則主用明司，冥心思索，窮事達理，而無所用其像司。由此論之，聖依納爵之所謂『神想』者，運用五官，一若可感可覺，乃與聖十字若望諄諄誨人之『玄想』，*Contemplation Mystique*大不相同，而絕對不可併爲一談，蓋聖十字若望之『玄想』，初不運用想像，記念，理論，抹却五官心腦，壹惟憑其昏黑無光之信德，炎炎焚灼之愛火，與天主神契也。

聖依納爵又教吾人於默想或神想完畢之後，當詳審其效果奚若，如其於我毫無補益，則又當究其所以，反之，如行此工而居然獲得神效，則當感謝主恩。

聖方濟各撒肋爵著『有熱心南針』一書，書中爲其友人斐綠特擬有默想簡法，然而聖人當時名之爲『簡法』，今日讀者多忙，或且以爲過繁。實則吾人如果取哈蒙 M. Hamon 所著聖人行實一讀，則知聖方濟各撒肋爵固極推崇聖依納爵之默想方法。而二聖雖各樹一幟，實則大同而小異；蓋聖方濟各撒肋爵之方法，默想之前，先分三點預備，作爲默想之總冒。三點之中，聖人尤切切教人注意其第一點：『設身處地』，其言曰：『當運用像司，取即將默想之奧蹟或事實，在腦中虛構一景像，恍若歷歷在目』。第二點，即爲『正式默想』，則當運用悟司，以層次問駁，反覆推勘，默想事理。第三點，則主用欲司，油然而伸其孺慕之情，勃然發其熱愛之火。此外，復行三事，以收束默想：一爲感謝，二爲奉獻，三爲懇求。求後，復爲聖教會禱，爲神長禱，爲親友禱，末乃『採擷熱心神花一小束，而另擇花之芬芳馥郁者，取四五朵佩諸胸際，一日之間，時聞其香焉。此所謂芬芳之花，即默想時所獲之精蘊妙義，深合吾人口味，而可以對症發藥者是也。』

或云『聖方濟各撒肋爵，以爲人質樸，稱著於世，所云默想方法，似乎尙可刪繁就簡，蓋如上述主前默想，有坐立跪伏之四種方式焉；默想結束，有謝恩，奉獻，懇求之三事焉。

又加之以爲人代禱，而採佩神花，層次櫛比，不亦煩乎。』不知一題到手，題前題後，起承轉合，格局如此，不得不爾，欲求三言兩語，縮小範圍，夫豈易事也哉！（聖方濟各撒肋爵嘗致友書曰：『君默想之法，甚善，甚善，較之繁辭蕪說，多所論列者，佳妙多矣；夫默想秘訣之秘訣，即中心坦直誠樸，意有所會，隨其所之，蓋最最佳妙之祈禱默想，即爲以己身靈任憑天主驅策，初不自顧，亦不思自己所做何事也。』）

凡此默想諸法，吾人大可奉爲圭臬，其爲寶貴，自不待言；而聖依納爵發明五官之用，裨益吾人，實非淺鮮，尤其爲世俗中人，難得作數日避靜者，用之每奏神效焉。嗚呼！若依納爵者，可謂天生聰明者矣！雖然，上述諸法，若謂人人非用不可，則亦未必，試觀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如何取擇此種嚴厲方法，爲之刪繁就簡，變通辦理，以便一般心思靈敏，睿智天生之輩，知所問津焉。

二 小德肋撒之默想祈禱生活

小德肋撒自幼極其熱心，當時與其中表瑪利亞，扮作深山獨善其身之苦修士，試照修道章程，彼此輪流，一人勞苦工作，一人禱越上主，其事固屬兒戲，然而一人性之所近，每當

童年時自然流露，聖女在兒童時，尚有一點，更足耐人尋味：聖女之父瑪爾定君，每逢天朗氣清，常挈聖女臨溪垂釣，蓋瑪爾定君嗜釣成癖，釣而有獲，則以餽贈當地修院。試觀小德肋撒持竿待魚之際，情形若何？靈心小史記曰：

『有時我試拿小漁竿一人獨釣，尤其愛遠坐芳草堤邊，花茵之上，頓覺意遠思深，初不知默想爲何物，但我神我靈已沉潛於『實實在在之祈禱』中，一時萬籟無聲，一時又似有似無，風聲水聲，與城中軍樂之聲，依稀仿佛，如怨如慕，來叩心門，回顧紅塵，不啻竄流之所，那得不心心念念，夢想高天。』

於此，聖女蓋自告吾人行其『實實在在之祈禱』矣。夫聖女既在祈禱中，覺塵世之無聊，動天鄉之嚮慕，俯仰身世，自嗟自悲，則其所禱，正如詩人即景生情，感慨係之，名曰祈禱，固無異『神想』矣。雖其所想，並非推論事理，然而悠然神往，心目間固已另闢意境矣。吾人固知小德肋撒聰明絕頂，穎悟非常，然其所以能即物達理，不思而得，不解而明，則全由其心靈智慧，天分之高，小德肋撒非不知質疑問難，非不能談道說理；然而小德肋撒最高最美之道理，乃爲心坎中不期流露之道理。

小德肋撒八九歲時，貞靜端莊，已如年已及笄之女郎；而敬主熱心，亦日甚一日，口中諷誦尋常經文，尙嫌不足，復旁求精深之祈禱方法，思與上主，相契益密，乃首先請示於長姊瑪利亞。長姊者，固明白人，知德肋撒動涉遐想，正患其心思過度，乃不允其請，後姊記曰：

『此時德肋撒問我，可否每日作半小時祈禱，我不之許；復問可否只作一刻鐘，我亦不之許，此時我見其熱心逾恒，不覺爲之擔憂，誠恐天主不日收彼去也。』

然而小德肋撒從其性引導，心中預覺，必有妙訣，可以發見，乃孜孜兀兀，日以訪問探討爲事，當時學堂中聖母會領袖，在同學中，年齒最長，又極熱心，德肋撒頗重其人。一日與之談心曰：『瑪加利大，茲有一事請教，可否告我如何默想？』時德肋撒年纔九歲耳，領袖日後語人：謂當時聞言，『大駭，抑且大窘。』蓋默想之道，高矣！深矣！當場答覆，談何容易。』

聖女後在靈心小史，有一段記錄曰：

『一天在學堂裡，有一母性問我：放假日在家，做什麼？我悄悄的回答說：我往往躲在

臥房空處，用帳子遮了，『靜靜思想。』——這母母又笑問我道：『你想什麼？——我想的天主啊，永遠啊，人生短促啊，總之，『我想』罷了，現在知道，我當時實實在在是默想，默想時，吾主亦漸漸啟渥訓導我心。』

蓋小德肋撒一到九歲，日夜懷想聖召，神魂越禱；進聖衣院之願，乃益形迫切，每逢大瞻禮，行告解聖事，自謂：『從神工架上出來，心中又輕快，又暢快。』蓋經告明赦罪，『身心內部，天機教教，神樂充盈。』未幾，所云默想祈禱方法，德肋撒竟不勞他人指教，自出心裁，發明上述默想祈禱，乃與神童巴斯加發明數學定理，異曲同工，蓋巴斯加埋首窗下以創幾何，而德肋撒則藏身帳中，以作默想也。

德肋撒自在上年其姊賽利納初領聖體後，心心念念，急願與耶穌結合。試讀靈心小史，常見德肋撒是時渴望領主，神火日增，竟爾天機觸動，想出祈禱經文，辭氣胆壯，得未曾有，當時初領聖體，年限十一歲，德肋撒望眼欲穿，待年齡之屆。一日，爲耶穌聖誕瞻禮，德肋撒竟問其姊瑪利亞，可否雜人叢中，擠上聖體欄杆，謂『無人覺察』，大可一試云。此蓋德肋撒愛慕聖體，情發乎中，竟一變其羞縮畏怯之性質，而視天下無難事矣；苟非旁人阻止

，行且在途遇巴園主教于谷吟時，當路攔駕，陳請提早領主年齡。吾人試取小德肋撒學說行實，一加研究，則研究愈深，必將愈益驚奇：如何區區弱女，道德學問，居然凌駕當世，甚至可謂超前絕後焉，宜敎皇庇護第十世論及聖女早歲愛慕聖體，並如何切願勤領聖體，深致贊美曰：“*Opportunissimo, Opportunissimo!*”（意謂：得其時哉！得其時哉！處今之世，宜勤領聖體以增神力也。）

讀者欲知小德肋撒如何熱心預備初領聖體，及在初領時如何熟忱感發，則請一讀靈心小史：當其聖體到心，退而謝恩時，『天樂洋洋，喜淚潛潛。』因而妙悟，*Communion* 一字，意義廣泛，除解作『領主聖體外』，尚可解作『諸聖相通功』。爰與耶穌結合時，乃覺兼與亡者靈魂，及未能同來與禮者，共相結合焉。蓋其言曰：『會見了耶穌，豈有不見我寄母的麼？（指其姊保利納）：我非因不見寄母而哭，我兩人之相接合，無勝於今日者。』聖女此言，直可作為聖保祿宗徒一語之註解，聖保祿告高林忒人曰：『我輩共飲一爵，共食一餅，彼此成一體矣。』嗚呼！聖女當時領主，謝恩如是云云，其後畢生領主，勤勤領主，亦必如是云云，此種祈禱默想，非祈禱默想之最妙者乎？夫所謂祈禱默想者何？非與全體之耶穌，以思

想，願欲，愛情，彼此結合之謂乎？

於此可見小德肋撒悠然神往之所禱，與推論事理，有次序，起承轉合，段落分明之默想，迥不相同，蓋其天機靈動，敏於事理，不耐受格局之過分拘束，靈於悟性，而拙于推算。當時其學堂教師告人曰：『德肋撒好操筆作文研究歷史，于學規算學，則覺拮据乏味，而於字體結構，亦不甚講究。』（謂寫別字也）且遇生字，雖於字之意義，一講即明，然記性不佳，其於生書，亦然；記其大意，而不能熟讀背誦，即在念經時，雖竭力循規蹈矩，隨衆同念，然欲其手執經本，心誦口維，始終一字不漏，則極難做到。在學堂時，同學中與聖女爭長門勝者，常於聖女動作，莫明其妙，因謂聖女在堂與祭，不甚用心；觀其容色，常若分心走意，旁人爲之提醒，乃復目注經上，然而未幾，神魂又復飛越高翔矣。然小德肋撒一生，固無時不舉心向主。（Elevation）：“Ascensions in corde suo disposuit.”（意謂『妥持其心舉之向上。』）當時多敏神父 M. le Chanoine Domin 自承：初聞人論小德肋撒，德行出衆，以爲未免過甚其辭，道聽途說，不足爲憑，旁人交口讚美，不肯除聲附和，既而察得真情，乃作下列一段記述曰：

『小德肋撒主日與祭，似不聚精會神，注意逐段禮節，然此一點，正不可不深求其故：大凡兒童到堂與祭，人必令其對照神父逐段禮節，念彌撒規程。小德肋撒與祭，人亦教與他兒同念，而彼並不照辦。：旁人爲之指點，彼乃報人嫣然一笑，垂目視經，未數秒鐘，又舉其首，若不勝其分心者，然而非也，小德肋撒曷嘗分心哉！彼之祈禱，乃遠勝於同學諸人之祈禱，蓋彼正悠然神舉，行其『越禱』也。』

註：聖女極喜念日課經，曰：『我可說日課經，當時既爲我之得意快樂，又爲我之致命痛苦，因我極願念之一字不錯，而無奈雖則用心，有時仍不免要錯。』有時聖女一不經心，日課對答，不免小誤。聖女晚年時，告人曰：『譬如我自覺察，遇有對經時，我早已記出，早已看到，而一到其間，我乃因一完全不過意之分心，仍然錯過，未曾開口。』

夫小德肋撒，求其逐段注意彌撒禮節，尙且不能，而謂其能一點一劃拘守默想格局，作總冒，分三點，再加以總束耶？聖方濟各撒肋爵稱其上述默想之法曰：『用止一法，可將心神，關入所欲默想之玄妙中，正如將一飛鳥，關入籠中。』然而天下固有一等飛鳥，不可

關入籠中，必欲關入，則便一命嗚呼，何以故？則因其志在青雲也。故小德肋撒之言曰：『孰則傅我雙翼，如白鴿然，我其一輩冲天，可以得其所哉。』故小德肋撒，無論祈禱克苦，均出類拔萃，可爲天下無數小靈魂，不耐瑣瑣屑屑，受方法約束之好模範，蓋小德肋撒專講心神奔放，而非尋佳妙之公式也，靈心小史記曰：

『我雖無功，天天念日課，幸福又幸福，其餘書本上絕妙經文，實在不耐煩去搜尋，一則太多，令人頭痛；二則一篇好似一篇，既不能篇篇都念，念了那一篇好呢，我只學不識字，不會念的小兒，把我一心所要的，說給天主，天主常常懂我話。』

小德肋撒在童年時，頗喜看書，手不釋卷，大有學如不及之概。幸而聖女及早克其好奇之心，不致成爲書空咄咄，即此一端，亦頗可見聖女有發明創作之天才。聖女姊氏之一，述聖女軼事一則，其事頗趣，而又極耐尋味：

『一日，我儕諸人，共在一藏書樓中，妹如平日向我作諧語曰：『噫，我果盡讀此中書卷，必且頭腦漲裂，本以用爲愛好天主之寶貴光陰，將必至於白費浪擲，而悔恨欲死矣。』聖女造次發言，雖語近於戲，然非身經閱歷，胸有蓄積，至理名言，詎能不加思索，吐

口而出？試再披讀聖女就看書問題，致某傳教士一函，（此傳教士者，聖女在院時，約爲神昆，爲之出力求主，助其傳教工作。）可證吾言之不謬：

『吾有時披閱幾種講論，把修成之路，說得荆棘滿途，吾苦惱腦筋，不多一會，就禁當不住，像這樣高明書本，教人頭要裂開，心要乾癟，只好掩卷不看，：這高妙書本，給大人大物，大高明人看可也，我不能領悟，更不能實行，區區自喜者，低小而已弱小而已。經曰：『惟兒童及與之相類者，能坐天上席，能享天上筵。（瑪竇十九，十四）幸哉！天上國位置極多，假令升天路，像他們所描寫的，我懂也不懂，那我永遠升不成了。』（見靈心小史遺柬陸。）

世之小靈魂，在聖女行實中，讀此一篇者，恐未免有若干人，將謂一切講論修成之鴻文巨製，盡可束之高閣。嗚呼！聖女之言，豈可貿然不察，輕易解釋哉！夫聖女所稱者，固專指對於修成之路，『說得滿途荆棘者』而云；若夫教中之大著大作，曷嘗有所歧視哉！

三 小德肋撒所閱之聖書

世上許多小靈魂，苟讀聖十字若望講論修成諸書，必且目爲『不能領悟之高妙書本。』

且聖人亦自承所作謂：『書上材料，固經精選，且極重要，但外表晦澀，必不能吸引多人』。顧小德肋撒竟二年之久，取聖人著作，銘諸座右，歎曰：『噫，我於聖十字若望的書，沒有什麼光照沒有得過。而在十七八歲，竟沒有旁的書本，可營養我的靈魂。』厥後，初學主任母母，又切實證明聖女之言，謂：『有一日，我不知當時聖女，是否果爲十七歲，向我說及聖十字若望修成論中某某幾段，侃侃而談，識見高卓，乃出乎其年齡之上，余爲之驚奇不置』云。又有初學生一人謂：『聖女嘗長長大篇，爲之背誦聖十字若望之『神歌』 *Cantique Spirituel* 及『熾愛』 *Vive Flamme d'amour* 二書，且告我每當劇烈磨難時，於此二書，得力不少，獲益非淺云。』

當時諸人所述佐證如此，吾人讀之，可見聖女對於高妙書本，頭痛一言，初非一概抹殺，惟有一點，可以據爲定論：即聖女秉其非常聰明，凡遇一書，或書中一理，聖女以爲實獲我心，則拳拳服膺，刻刻描摹，工夫無多，維妙維肖；若夫中等之評註家，平凡之著作家，聖女則不加寓目，但憑其天賦敏銳之目光，源源本本，探神學之精微，求祈禱之深造。

聖女於遵主聖範一書，熟爛胸中，背誦如流，自童年時，即取是書，隨身攜帶，左右不

離。靈心小史記曰：『家中每以此爲戲，舅母往往亦信手開卷，開到那一篇，便令我當場背誦。』今世上之小靈魂，果亦能取遵主取範一書，背誦如流，則如讀『神修觀止』。儘可不讀他書。

小德肋撒亦嘗披閱其主保聖女老德肋撒（亞味拉之德肋撒聖女）之著作，然其於老德肋撒之著作所用之功，遠不及於聖十字若望之著作爲多，而其靈心小史與老德肋撒聖女之行實，匪特無半點相襲之處，抑且各具機杼，絕不相同，世人不察，竟有謂小德肋撒矯奇立異，故弄玄虛者；不知里修之小聖女，初無亞味拉德肋撒聖女之講求繩墨規矩之腦筋，方其爲自己作傳時，才思橫溢，奔湊筆端，初無心腸，稱述所謂『四等祈禱』；而所謂修成路上，進境多少，受寵多小，可分七級之論，小德肋撒更不遑歷級而登，吾人今日希聖希賢，已不如昔日之講求高下，論位次，序等級；事雖無可無不可，然而小德肋撒生今之世，正爲吾人之一，大可認爲同志，惟在聖女老德肋撒諸書中，有爲小德肋撒所認爲引人入勝者。其一，爲老德肋撒津津樂道耶穌降取人性，受苦受難，引以發明修成至理。其二，爲老德肋撒歷歷敘述生平祈禱默想所詣之幾種境界。雖然，小德肋撒所認爲恆心之作，而揣摩最力者，惟有上述

聖十字若望之著作而已。

聖女一生，在各個不同時期中，固嘗參用其他書本，以資探討。如：須倫神父 P. Serrin 之『靈命之基』。『Les fondements de la vie spirituelle』(按『靈命之基』一書，可作遵主聖範註解讀，書中教人脫離世物，棄絕自己，極合聖女心理。)山谷主教 Mgr. de Ségur 之『熱心敬主與內心生活』。『La piété et la vie intérieure』又要理問答，聖女自幼研究，明白通透，當時聖女坐聽多敏神父解講，津津有味，神父見其穎悟非凡，稱之曰『小博士』。聖女又時以難題，質問諸師，因有某師語人曰：『上聖學課時，德肋撒常質疑問難，問題深奧，令人無從作答。』領聖振聖事前，行避靜神工，聖女又刻意求解所謂聖神七恩。

教皇庇護第十一世，於聖女立聖品時一篇演詞中，論聖女如何進德修業，提綱挈領，深中肯綮，其言曰：『小德肋撒於教理，多得力於要理問答；於『修行學』Ascétisme (修行者，行克己補贖等工，以進德修業)，得力於金書遵主敬範；於『修成學』Mystique (修成者，修行功深，出神入化，渾然與主結合，蓋已優入聖域矣。)則得力於其會祖聖十字若望之著作。此外，復專從聖經尋取默想題目，以營養其心靈焉。』教皇所言誠是，聖女之視聖經

，乃較一切書籍爲重，迨及晚年，竟以聖經爲其靈魂性命惟一之營養品焉。靈心小史記曰：『久而久之，著作家之聖書，我看了都枯乾無味，心境至今還如此，寫的好縱好，很動情，一開卷，心拘緊，念亦不懂，即懂，心亦泥注，呆屯屯的，默想不成，正在無法可施，幸有聖經及遵主聖範來接濟，藏有真『瑪納』，如何果。』其爲滋養品，又茁壯，又清潔，超超元著，可資助我默想祈禱的，莫如福音經。福音經爲供給我空窮不肖之心，真取之不竭，用之無窮。每次誦念，常得新光照，新理蘊，新玄妙，：耶穌欲訓誨人靈，不須本書，不須師父。：』

聖女於福音經，手不停披，探索研究，鉤玄提要，用作默想，工夫既深，遂將福音明白通透，直與教中大學士，宣講師，不相上下。當時人謂：『福音經爲小德肋撒之賞心妙品，與人談話，輒連篇引證，滔滔不竭，足見其經典之熟。』又曰：『小德肋撒晚年，福音經盤旋腦中，取爲其心靈惟一之滋養品，其他聖書皆覺乾枯乏味，歎曰：『只從耶穌口中領教，何其樂哉！』吾人試一披讀靈心小史，乃隨處映出聖女之得力於經典焉。嗚呼吾人今於經典一道，荒疏久矣，今見聖女如此用功，其亦可以觀感奮興矣乎！

小德肋撒用聖經作默想，可勿誤會其僅作泛泛之想：蓋聖女之讀聖經，含英咀華，咬文嚼字，初非不求甚解者可比，常獨居一室，攷訂校錄古新二經數種譯本，每擱筆而歎譯文之未能一致，靈心小史遺訓中記聖女之言曰：『聖經字句，也有晦澁難明之處，繙譯家又彼此不同，讀者甚苦，倘我爲司鐸，必練習希臘黑字來文字，庶能誦閱天主之真言，親身傳授吾人者。』

聖女熟讀聖經，固矣，然亦兼悉古經掌故，而又冰雪聰明，精於審擇，於天主啟迪最多最富之篇段，尤勤勤致意，其會心最深者，厥爲古經一段最出乎尋常之先知預言，此段預言，可謂在預言默西亞諸篇中，奇峰突起，而自來深秘，無人賞識，不圖千載而下，竟爲聖女發現，是誠可謂獨具慧眼者矣；蓋當其時，如德亞人方且醉生夢死，志在功名利祿，開疆拓土，圖眼前之快意，爭暫時之光榮，而乃有先知依撒亞其人者，大聲疾呼，預言天主所許義撒厄爾百姓之默西亞，將爲民衆最作踐之一人。先知之言可謂不合時宜，乃千載而下，聖女讀之，則見其實合超性之至理焉。至理者何？即『謙卑自牧，尊榮無比』是，試取依撒亞先知原文讀之。

「厥天主之臣僕，後必功成業遂，顯赫尊榮，拔登巍巍高位，萬世謳歌稱頌，然而必先蒙恥受辱，面目失形，容貌不足以引人注目，儀觀不足以動人憐愛；被人輕視，乃同人類中之最最下賤者；作萬痛萬楚之人，以吃苦爲常事；面容被掩被辱，而莫之或恤。」

此篇預示默西亞將在世間吃苦，受人笑罵，先知又繼示默西亞將如何立其救贖之功，意謂義人當甘自苦，以贖衆庶罪過，其言曰：

「彼默西亞者，我衆既視之如受天主嚴罰之人，身染風疥，卑污下賤，躬負我衆之愆尤惡疾，爲我衆不義之行，代遭磨難，代受痛苦；爲我衆滔天之罪，身體糜爛，血肉橫飛，而我衆竟賴其汗血而得救矣！彼因出於自願，居四斯底亞（麪餅）以自獻，而默不開口，任人剝去衣服，如馴羊之聽人剪毛；任人牽赴法場，如羔羊之聽人宰割，而不稱屈呼冤。」

此爲先知依撒亞預言篇，空前絕後，第五十三章之二大要旨，即：一爲超性之光榮，當求之於謙卑自牧；一爲自甘忍受精神形體之痛苦，可以代人贖罪，聖女小德肋撒於此二者，神而明之，拳拳服膺，用植其一生靈命之基，嘗自述云：

「依撒亞先知云：誰信汝言：彼無儀觀，無容華，……此數言者，實爲我敬愛聖容之全副

根基；換言之，亦即我熱心神業之根基。」

吾人今誦聖女之言，其三致意焉可。

聖女謂除依撒亞五十三章外，又得第六十章，中有數語，啟其願爲小凹斯底亞奉獻天主之心，而一生爲之受用不盡，其言曰：『因汝既已受人遺忘，受人輕視，而無人顧訪，我將擢汝永據榮光之位，世世代代，爲汝室家之慶。』聖女自幼，即覺蒙主選拔，後日當膺不可思議之光榮，乃日悟真真實在之光榮，非從深自韜晦，引人遺忘中求之不可，於是所修種種德行工夫，在諸修女前，力自掩蓋；每逢人不與理會，受人冷淡漠視，輒中心欣懣，蓋聖女深念天主子之聖容，尙且受人藐視，受人當衆侮辱，乃以重重深幕，盡覆其所作祭獻之功焉。

聖女一生神修功夫，敬禮聖容，理當佔一絕對重要位置：蓋聖女之神修功夫，所以能垂法後世者，敬禮聖容，與有功焉。聖女行此敬禮，除根據新經所載，昭昭在人耳目之事實外，復遠取古經百世不易之先知預言，引爲改證，而聖女之神修工夫，即所稱『神嬰道路』者，遂源深流遠，廣播天下，昭傳後世；然說者謂聖女之神嬰道路，全從敬禮耶穌聖嬰，脫胎

而出，爲此說者，誠於聖女神修功夫，不究其表裡精粗，不明其全體大用，竟而忽畧，或竟忘却聖女畢生，固亦從事研討耶穌受難，而又緬想聖容之被毀，讀者疑我言乎？則有一段聖女親姊耶穌依孺斯母母之證語，足供吾人研究：

「此天主之婢女，特喜敬禮聖容，其敬禮聖嬰耶穌，雖甚熱切，然而不可與敬禮聖容，相提並論，其加功研究受難奇迹，而請求長上准加聖容二字於其徽號。（按靈心小史第八章，聖女自擬徽號曰『耶穌聖嬰兼聖容』）乃在聖衣院，我姊妹等驚悉父親病重，正值大難當前之際。：：試讀吾妹詩集，大都於聖容，致其景仰之思。吾妹又特作歌詞一首，以詠聖容；繪聖容之像，復繪聖容於祭披，爲初學生作獻耶穌聖容於聖父誦，又爲自己私念，作向聖容誦云云。：：」

著者頃蒙人告，當時小德肋撒之求加聖容二字於其徽號，乃在進聖衣院一年之後，中心有感而出諸自動，蓋其發見耶穌聖容被辱，蘊有玄理妙義，初非偶然，乃以精神上所受酷烈之磨難爲代價，磨難者何？即其時小德肋撒之父瑪爾定君，病瘋愈劇，迫不得已，送往專院醫治，聖女至是，乃完全獻己於聖容，而求院長母母加此徽號，一若自願從此以後，常戴血汗滿面之容，受人唾罵；而同時既與聖婦物勞尼加約爲姊妹，復自奉獻作耶穌淨配焉。（按

世人之談聖女者，多貿貿不察，以爲聖女徽號『聖嬰』二字之後，再加『聖容』，徒取其適口可誦而已，曾不察其所據何在，滋可笑也。）

又有人告著者曰：『小德肋撒以聖容爲寶鑑，用照其心中摯愛（指主耶穌）之心靈，又聖容者，爲其默想之書卷，從以採取愛情之學問。』

又曰：『小德肋撒誦日課時，作默想祈禱時，經本上，跪凳上，常供有聖容像，病時，懸像於帳，蓋目注此像，可以助其忍受長期致命之痛苦也。』

又曰：『小德肋撒乃在默想聖容時研修謙德。』

吾人觀於上述種種佐證，可以勿疑聖女之敬禮聖容，與敬禮聖嬰耶穌，有過之無不及，而聖女神修功夫之深造，乃大得力於敬禮聖容，自亦無可爲諱。夫世人既敬耶穌聖心矣，則以情而論，敬禮聖容，自亦可行，試觀耶穌當日在世，豈不一再堂堂面諭，此敬禮之可行乎？又觀聖女瑪達肋納取名貴香液沃耶穌之面，預示先行爲主殯葬之禮。諸徒譁然，以爲浪費，而耶穌竟爲辯護乎？又數日之後，耶穌非行奇蹟，以聖容印帕，付諸物勞尼加乎？今聖女小德肋撒，以其愴痛惻隱之淚，拭聖主之容；以其愛德工夫，沃而香之，是則聖女同時無效

物勞尼加及瑪達肋納矣。

惟聖女之敬禮聖容，較次於其敬禮聖體：蓋敬禮聖體，自當較其他一切敬禮爲重爲大，聖女既列聖十字若望及聖女老德肋撒之門牆，乃深悟此生光陰，非在神領聖體中度過不可，於是終其一生，惟日乾乾，與耶穌共同生活，聲氣相通，*Communion a la vie de Jesus* 而結合耶穌，遂爲聖女神修功夫之中心焦點。

四 心中常存耶穌聖體

舉凡崇拜聖女小德肋撒者，咸知聖女一入聖衣院，特別敬禮聖體，尤望能多領聖體，聖女初在幼時，自定章程，除准領回數之外，不求聽講神父，准予額外多領；及入修院，乃完全改變宗旨。靈心小史記曰：

『今我改章，竊謂人家切願領受生我救我之主，理當稟告神師，主，天主，朝朝從天下降，不是爲拘留在金銀聖爵之中，實爲尋覓別有一天。換言之，即人心之天，以吾主願與人偕故也。』

既而於人靈魂，閱歷愈多，乃益公然大倡其勤領聖體，曰領聖體之說，（人謂聖女在聖

衣院中，主前許願，并懇切祈求，望得教皇一言，取締各修院禁止日領聖體之規定。願多數修女，尤其爲年老修女，往往故步自封，改革維新之事，即理屬至當，亦不肯隨聲附和，而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大權在握，墨守舊規，已成自然，積習難返，乃不准院中日領聖體，聖女大戚，告院長母母曰：『母母我死之後，當使母母迴心改意。』聖女預言後果應驗。

聖女領主聖體，忠貞自矢，到底不懈，勇毅之氣，真足爲人師表，蓋聖女一生，按期領主，未嘗或缺，即疲莫能興，亦必力疾前赴聖臺。一日早上，人用大袋一隻，內實藥品，敷諸其身，累墜擁腫，聖女竟亦照常與祭領主，謝聖體後，其姊耶穌依孺斯母母往視其病，後作記曰：

『我見妹坐在那隻可憐的小凳上，背靠板壁，隔室即爲聖母小堂，問他抱病領主，不吃力否？』答曰：『我以爲得領一個聖體，這點苦算什麼。』

聖女忠勤領主，其尤難能而可貴者，即聖女於謝聖體時，乃感神味乾枯之苦，而初不因之掃興氣沮；此點，許多小靈魂以領聖體爲不得不行之功課者，或僅爲聽命起見，爲證其信

德起見而領主者，總之，諸凡領主到心，而始終難以覺到神慰者，皆可奉聖女爲法。蓋聖女之願聖體到心，所以作其神糧，滋補靈魂，俾能無怠無荒，行其日常之事功，故聖女歸喬耶穌聖體，勇往直前之精神，非由衷誠熱切，感覺興趣而發。乃純由信德而發，靈心小史記曰：

『我當日及平日謝聖體之時，是何景象，好母母，聽我說，更沒有比這時候更少安慰的了，却當然該如此，何以故？因我願我主降臨，非爲稱快我心，只爲稱快我主之心，：慣常我把靈魂看成一片荒場，先求聖童貞把磚頭瓦片：即我所有毛病，掃除乾淨，：說雖如此，但仍不免分心，不免打盹。爲此，往往立心定志要終日乾乾，繼續進行，叩謝聖體，無間無休，聊以補報我早上在堂所有虧缺。』

『立心定志，終日乾乾，繼續進行，叩謝聖體。』此志也，可爲聖女神修功夫之特點，蓋用其全日功夫，以謝聖體，以與聖體默契於心，此聖女之大願大望也；然而聖女之心，始則懷無窮之願，願吾主之常與結合；繼則又願因吾主之結合，進而與天主聖三結合，於是念茲在茲，卒於逝世前二年，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披心瀝胆，據其衷曲，於所編自獻誦中，

求主耶穌，真真實實，留駐其心，如在神龕之內；此一祈求，爲聖女一生所編祈禱經文中，膽氣最壯之祈求，亦爲聖女一生逢有喜悲離合，破格籲求終古未聞特恩中之一恩，祈求原文曰：

『吾覺我心有無涯之宏願，倚侍之真忱，懇懇求爾，來爲吾心之主人。噫，吾不能多領聖體，如吾願望之類仍，而主則全能，無所不能，蓋真真實實，留住吾心，如於聖龕之內，終不離此麪餅之形』（註：聖女之姊耶穌依擲斯母母，特作証語曰：『余可確定吾妹在此祈求中，意欲麪餅形之聖體到心，特顯靈異，常駐其內，非徒如到信友心中，不類聖跡而時生奇功妙用而已，且妹在彼自獻誦中，固明明爲此一節，禱懇於耶穌甚多之全能也。』）

此一祈求，附於聖女『自獻於天主聖慈聖愛作犧牲誦』中，聖女日夜懷諸胸際。夫耶穌非於其他聖人，嘗賜之能通萬國方言，以心易心，身印五傷種種特恩殊寵乎？今此小聖女如此切切苦求，則其得償所願，亦意中事耳，況乎小德肋撒者，人傳其『想到全能之愛情，毫無疑惑』者也，則其自思，亦必以爲定蒙主允矣，故嘗書曰：

『爾乃日夜活禁我心。』

故聖女小德肋撒之心，可以謂之聖體活龕；聖女一生所活靈魂之性命，可謂常與耶穌基多之靈魂之天主性，彼此結合而生活。若望記吾主之言曰：『如有愛我而守我誠命者，我父亦必愛之，偕我往顧，卜居其心。』大哉言乎！今於聖女之身，字字應驗，聖女在世，最後兩年中，德行深造，臻乎絕頂，耶穌偕其聖父聖神實駐其心又何疑乎。

吾人既知聖女一生，心靈中實同耶穌及聖父聖神，無間無斷，共命共活。——因聖女自獻於天主，聖愛作犧牲，乃在聖三瞻禮。——則可更加明瞭，何以聖女竟能說出：『不能度三分鐘時間，而不想好天主』之一語。或者有問，一人心目中，何能存想天主，如是之切？則吾人何與聖女共同作答曰：『此却不難，心中既有所愛，則自然會想。』明乎此理，則聖女生時，人有瞥見其與天主聖父，正在情濃意密，彼此神契一事，又何足奇，彼聖女者，非聖體之活龕乎？按靈心小史第十二章同院記曰：『有一初學生，走進他房，見其手中雖忽忽縫紉，而神行官止，正如越禱一般，初學生驚問曰：『你想何事？』聖女答曰：『我正默想在天我等父者。試思人竟可稱好天主爲『我等之父。』抑何甚榮幸耶！』此外，吾人果欲一究：如何與耶穌常作神秘之默契，則聖女尚有一番言論，開示吾人，詳盡無遺：

「我以經歷而洞識天主之國，真在我輩中也。（路加拾七廿一）耶穌欲訓誨人靈，不須書本，不須師父，他便是先生的先生，他教誨，無聲無臭，從沒有聽他講過一句，但我深知他在我裏邊，時時刻刻，引導啓牖我，啓牖我的光明，需要時，便覺尤其新異，却爲從來所未有，其眩耀我目也，不呆定念經時，日常做活時，倒也不少。」（見靈心小吏）

五 聖女小德肋撒之祈禱，及相傳之祈禱方法。

由是觀之，欲明小德肋撒之神修工夫，莫善於觀其如何脛脛切切，常留聖體在心。故聖女之德行，所以能造手絕頂，與其謂深得默想之方法，不若謂其善過祈禱之生活。近有法盤神父 P. Faber 者，著有『神修生活之進步』一書，流傳頗廣，內有一章，論祈禱方法，可分二種：一爲本篇前述之聖衣納爵方法；一爲聖須比斯派方法。其言曰：『聖須比斯派祈禱方法，完全以古代聖師及隱修聖人遺教作爲藍本。其徒名奧利哀 M. Olier者，著作中，每以『祈禱』Orison 一字代『默想』Meditation 一字；其腦筋中，亦滿貯古方古法，故常引聖盎博羅削，聖若望格利質格，聖尼而，賢士加西央，及同宗同派各著作家之言論，以實其說，門

下之士，又隨而和之，引經據典，每亦不出上述諸人，蓋奧利哀所稱之祈禱方法，實脫胎於聖盎博羅削諸人，：故聖須比斯派祈禱方法之特點，即在其說之合於古聖先師，可謂聖教會最陳最舊神修學之典型焉。『吾人今欲研究聖須比斯派祈禱方法，可窮原竟委，先讀紅衣主教倍呂勒。Cardinal de Berulle 弓特朗神父，P. de Condren 及奧利哀各家之著述。』(註一)行見聖女小德肋撒，秉其天賦聰明所採之祈禱生活，乃與各家學說，彼此對照，若合符節，然則聖女之創神嬰道路，亦可謂古訓是式，而能推陳出新者矣。

註一：讀者注意奧利哀於其『教友內心生活之要理問答』一書，擬祈禱 Oraison 爲一種神領聖體。書中第六課，論：『神領聖體及一切動作契合主心之方法。』第七課，論：『用上項方法移作祈禱，』按奧利哀之學，得力於弓特朗神父及紅衣主教倍呂勒。主教者，與聖衣院關係甚深，對於一切過用像司明司之祈禱方法，均不贊同。嘗謂：『吾人祈禱，乃過分用腦，推論想像。』弓特朗神父則自作犧牲，奉獻於吾主聖愛曰：『吾輩其與天主共生共存，如兒輩之與老父同居，：極盡子道，孝而敬之，蓋主視吾輩爲彼鐘愛之子也。』神父又教人念經祈禱時，宜『自視爲父親膝下依依，不勝孺慕之兒女，自

視爲奉獻天主之犧牲，以上諸說，與小德肋撒之神嬰道路，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彰彰明甚。

聖須比斯古法祈禱之第一要素：即視祈禱爲神領聖體，蓋其意無非欲教人一舉一動，契合主心，共同合作，行此祈禱，有三種工夫，必須次第行之，缺一不可：一，欽崇，俯伏耶穌足下，自謙自卑，心目中，想見耶穌之天主性，及其無窮美善。二，領聖體，（實領聖體聖事）以與耶穌彼此結合，懇求耶穌，以彼思想，代我私意；以彼志願，代我私欲；以彼聖德，代我萎靡不振之軟弱。三，合作，懇求耶穌，以其救靈熱願，溫和良善，剛強毅力，惠賜於我，俾能贊襄其傳教事業，而克奏厥功。夫以謙伏耶穌之前，求賜變化吾人，合與爲一，俾能纂修其緒，續其救靈工作，祈禱如此，而謂非神領聖體乎？

且開示此方法之門者誰乎？乃若望及保祿二聖耳，若望經載耶穌之言曰：『汝居我心，則我居汝心，凡居我心，如葡萄樹枝之附着於樹幹者，必且纍纍結實，蓋汝而無我，一事無成也。』又聖保祿實與耶穌共同生活，其書信中有言曰：『我乃不復自活，耶穌活於我矣。』今此祈禱古法，既即爲神領聖體，則其本旨，舍教人活耶穌之性命外，豈有他哉！又觀聖

教會諸聖師，教人在天主前欽拜叩拜時，目中存有耶穌；在實領聖體後，心中存有耶穌；於行事合作時，手中存有耶穌，而聖盎博羅削之言，則尤爲深入顯出，蓋聖人教人常存耶穌：當如額際蓋一印信，俾能低首下心，直認其天主性；當如心頭蓋一印信，俾能惟耶穌是愛；當如手臂蓋一印信，俾能盡忠竭力，襄助策劃其天國之臨格焉。

今小德肋撒之祈禱，其法維何？吾人亦既言之矣，茲因其性質之重要，敢不憚辭贅，謹再大書而特書曰：小德肋撒之全本神修方法，即在任任何光景之下，思想，情意，動作，完全與耶穌契合。試觀聖女生平，謙伏主前，想己一無所能；鑒聖耶穌之全能，愛切於心而投奔依靠；念茲在茲，與耶穌結合，須臾不離，且同耶穌共辦救靈事業，又於靈心小史中，聖女自記在二十歲時，任初學指導，當時情形，頗爲微妙：

「於是走到人靈魂上，聖神建設的大殿之中，行祭之所，四週一看，便斷定這項工作，非吾力之所能，只有求好天主抱在手中。吾說：『主子爺！要我養活你的小孩兒，你不看見我太小麼？倘一定要用我，爲分給人人各得其所宜，請你放滿我小手手，抱我在手中，我頭也不掉一掉，那個問我討糧食，我便將你的寶藏，散給於他。』」明白了我靠我，一件不能

做，我的擔負，便覺輕鬆了。我但一心一意，默默通誠，契合於天主，要契而又契，通而又通，該知道其餘自然像零頭，要賞給我了。：我對母母老實說，倘我不如此，但仗本身的聰明才力，早已棄甲曳兵，封還你的委任狀了。』

讀者觀於此篇聖女自述，可以了然聖女生平實行祈禱，以與吾主契合矣。惟請讀者着眼其中一語：蓋聖女祈禱之方法，舉一反三，已盡在此一語之中，務須牢記忽忘，其言曰：『我但一心一意，默想通誠，契合天主，要契而又契，通而又通，該知道其餘自然像零頭，要賞給我了。』夫此契合者聖女蓋以謙遜得之，以自覺無力得之，以情發乎中，依靠耶穌得之；既得之後，乃須臾不離耶穌，既不離嬰孩之耶穌，亦不離被釘十字架之耶穌焉。嗚乎！聖女之默想祈禱方法，蓋盡於此矣。

世有多人，鑄一大錯，其害無窮：即謂得一巧妙之方法，善行半小時之祈禱或默想，則一日之間，其他細規節目，皆可置之不問，既不必念念耶穌，更無庸與之結合，殊不知一人如此貪圖自適，決不能喜行默想，必且有始無終，半途而廢，敢謂默想祈禱，必終日行之，始見功效，否則，效等於零，行如不行，此語雖近過激，然亦含有至理，不然，聖依納爵又

何必諄諄誨人默想祈禱之前，須用長時間行其預備，而默想祈禱之後，又須用長時間繼續其工乎？且彼所謂長時間者，非終日乾乾之謂乎？夫聖依納爵，聰明人也，而所見如此，是故吾人欲善行默想，必以默想爲生活而後可；欲善行祈禱，亦必以祈禱爲生活而後可。

吾人盍效小德肋撒：但求一心一意與天主通誠契合，抱定『其餘一切，自會如零頭見賜。』吾人其勿忘神嬰道路所示：欲與耶穌基督結合，日益親密之法：其一，須多行小祭獻；其二，須時時刻刻，激發愛德，試觀小德肋撒預備初領聖體，祭獻八百一十八次，感發愛德二千七百七十三次，吾人亦可如法照辦，作修行小徑，神嬰道路之忠實弟子；惟日孜孜，治克己之工；念念不忘，掬示胸中情愛，以與聖龕中之天主時刻契合，如是則到祈禱默想定規時刻，可以不必深求複雜之方法，只消在耶穌之前，自謙自卑，以與耶穌結合，更親更密，若夫聖書之類，如聖十字若望之『神歌』，『熾愛』，遵主聖範，福音新經，固可開卷有益，然要言不繁，當緊記此亦舊亦新之默想祈禱方法，收場一語，亦即其開篇一。語曰：『吾人所禱默想，務與耶穌之聖德，耶穌之愛情，耶穌捨身救靈之熱願，契而又契，通而又通。』

第三章

聖女小德肋撒神修功夫消極性之第三點：聖女並不常膺天主奇恩殊寵。

一 聖女小德肋撒與前代聖人不同之點

前代聖人行實，試一展卷，但見滿紙琳琅，奇跡妙遇：官止神行也，（即越禱出神，官止者，五官失其知覺也。）耶穌聖母顯示也，預言未來也，身印五傷也，行靈異，發聖蹟也，幾乎聖人之所以爲聖，莫不各有其奇奇怪怪焉。蓋傳記聖五傷方濟各，聖多明我，聖多瑪斯，聖女老德肋撒等，主眷特隆，所沾奇恩，殆難數計。而可敬萊蒙加布所記聖女加大利納色納生平奇異，尤爲曠古未聞：聖女加大利納色納者，方爲孩提時，已在街道中，大出其神，僵立不動，儼如石像一尊。又嘗逃匿山洞，而於不知不覺間，騰雲歸家。耶穌幾於日現其前，與之談話，更且偕之念經，面容則一變而爲耶穌之面容，心與手足，則洞穿聖傷。數星期之久，不飲不食，但恃日領聖體爲生。其出神也，不出則已，一出，必歷時甚久甚久，乃至堂中管更衣者，不耐久待，執其手，持其足，曳出堂門，放置路上，而聖女猶茫然不覺。聖女常覺天樂洋洋，乃於數星期中，口述『答問』一書 *Le Dialogue* 教人筆錄，書中形容大犯罪人，鑄鼎

象物，罪惡之臭，撲紙而起，直令讀者，不禁掩鼻。聖女生平又屢發聖蹟，爲人治病，總而言之，聖女加大利納色納之一生行實，在出類拔萃聖人之中，允推巨擘焉。

今聖女小德肋撒之所以爲聖，乃與上述諸聖，大不相同，綜其一生，未行一『異』；靈心小史所記，曾無一『奇』，令人驚心動魄，或令人賞心悅目，自進聖衣院後，默想祈禱中，竟無一次耶穌聖母顯現，竟無一次魂離軀殼，更無一次失其知覺。其生平固有越禱之時，然而手足未嘗麻木，耳目未嘗見其失用，身體未嘗見其騰空，如聖女老德肋撒然。（老德肋撒生平越禱，往往身體離地。）然則聖女小德肋撒生平，既無半點出奇特色，竟能一躍而列可敬，登聖品，而其姊氏猶謂『據我所知，彼未嘗有官止神行焉。』是則聖女神修功夫之消極性，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異樣新奇矣！

然而吾人有當注意者：聖女小德肋撒於其修成道中，絕不願得此種奇恩殊寵，且亦不予重視。（世人儘有極懂道理而重視此點者。）年屆十七，在換穿會服之前，行避靜神功時，聖女致書於其姊耶穌依搦斯母曰：『我真願此心受之傷，針尖之鑽刺，竊謂祭獻，遠超於官止神行，諸默想之上也。』（見靈心小史遺柬）又聖女一生蒙主大恩，考其所記，前後凡十三次，一八八九

年二月十二日，聖女稱是日爲『無價寶藏』。蓋是日聖女精神上遭遇至酷至烈之痛苦：年老之父，聖女所呼爲『仁慈大王』者，病勢劇增，送進療養院，聖女在靈心小史中，記當時情形，文字雖僅數行，然亦可見其志趣之深：

『日後到天堂，細談此竄流之日，憂苦之時可也，但父親的三年活致命，竊以爲是我們一生極可寶愛，極有利益之時，雖拿頂頂高越禱工夫（即魂離軀殼，官止神行）來掉換，我亦不願』

寧爲愛主之故而受大小犧牲，不願得頂頂高越禱工夫，此即爲聖女小德肋撒神嬰道路功修中特要之一點。聖女嘗曰：『天下之小靈魂多矣！』所謂小靈魂者，即指此輩有志修成，而不宜於走非常道路而言，聖女自己，既如上云獲得無價寶藏，乃願分潤天下之無數弱小靈魂，其所以不求非常之大恩，所以一己生活，力求平淡無奇，而惟信德光照，是遵是率者，蓋『正欲使弱小靈魂，對之無所眼紅。』而可以惟日孜孜也。當聖女病劇最後兩星期中，聖女乃預見其靈心小史一旦問世，『除此輩遵循非常道路者外，於各種靈魂，均有裨益。』時聖女姊氏之一，以其未能多所著述，深爲扼腕，聖女答曰：『所寫儘够，除爲一般遵循非常

道路者外，爲天下衆生，已應有盡有矣。」

聖女素性，不敢輕於嘗試一切非常工夫，而重視一切不離中庸之道。聖女此點，於其神修中，最足耐人尋味，蓋其思路，清脫而平凡，初不若時下文人才子，好弄筆墨，想入非非，專撫齊東野語，山海奇經，以驚世駭俗也。

聖女嘗曰：「想像聖家內容，我專取其極尋常的生活生計着想，像人家所講面壁虛構的種種奇怪不經之談，我則概置弗想，我這樣低徊想像，獲益良多。：今晚，我眼望了聖母像，忽然悟到人家所稱聖母肉體上不感到痛苦一言，未見得真：聖母出門多次，長途僕僕，寒暑之侵，跋涉之勞，定必吃苦不少，更有多次，飢不得食。：每聞講道壇上形容聖母，高不可攀，令人無從效法，但聽衆既不絕報之以嘆！嘆！驚歎之聲，是亦不可以已乎？竊願司鐸輩，務取可修可行之德，多多指示吾人。：尙有那位好若瑟，噫！我真心乎愛之，我見他持鉋工作，氣喘吁吁。：汗流滿面，時或一拭。然其拭也，不敢明目張膽，暗自偷拭，免被聖母見了，心中難過，其體貼入微，爲何如乎？：且他終歲勤動，往往不得其酬，並且一定還吃人許多責問呢。：」

小德肋撒既於面壁虛構，信口雌黃之故事，絕對不感興趣，苟其秉筆作史，必能既信且實，爲天下之良史無疑，茲取上文聖女自述想像聖家內容中間略去之段，補叙於後：

『譬如說：小耶穌用了泥土，捏成幾隻小鳥，吹上一口氣，那些小鳥，鼓翅奮翼，居然活了。不，不，小耶穌一定不發這樣無用的聖跡。那麼聖家逃難出奔，何不發一聖跡，騰雲駕霧，遷往厄日多國去呢？這樣豈不大得其用，而且在天主手中，可以不費吹毫之力，一霎眼間，不是已經到了麼？然而小耶穌並不這樣做，聖家一生過活，正同吾人家庭，一般無二。』

於此可見聖女實事求是，惟真是好，其明事達理，可謂得天獨厚；而惟其能明事達理，遂以復新神修之法。嗟夫！彼圖非常之功，嗜非常之好者，何其謬哉！巴斯加有言曰：『天下事理之最平常最普通者，莫如善事善功，要在人能察之而已。蓋所謂善事善功者，固皆在人常情之中，人力既所能及，又且爲人人所共曉，而奈何人之不察也！夫天下之事，可稱爲精美者，必不出於非常奇特之行，世人好高務寡，以爲從高處着手，可以一蹴而至，而不知適所以背道而馳也。』按孔子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道在邇，而

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可與巴斯加之說，互相發明。今觀小德肋撒於道德之精萃，所以能辨之明，察之審者，豈非因其自卑自小，而自視爲小小嬰孩乎？嗚呼！世人不察，以爲聖德也者，在乎能行非常克苦之功，在乎能越禱而神行官止，在乎能多行靈異奇蹟；而當舉世混濁之秋，聖女獨毅然非之，然則人生世上，小之爲小，蓋可以忽乎哉！

一日，在聖女最後一次臥病中，或語之曰：「姊臨終時，我輩或能一見天朝神聖顯示，以慰生平乎？」聖女立答曰：「否，我自身素來不願受非常之恩寵，此非我之小路徑也。」聖女續謂：「彼之一生，只可有極其尋常之事，死後人亦祇可得其骸骨，爲使衆小靈魂，對之無所眼熱。」聖女又一再告人曰：「我死之後，若不顯現汝等之前，又或汝等不見有何奇特之事，足徵我得天福，汝等可勿訝異，當憶此正我之小路徑也。」

聖女在聖衣院中，一生歲月，恪守會規，絲毫不苟，然而絕不過分賣力，引人注意，抑且力自韜晦，不肯矯奇立異，人謂「此天主之婢女，避免一切非常事功，專務藏頭隱面，自處於極其平凡樸實之地，乃不見其修德立功。」於是因其平凡樸實，遑論遠而疏者，不識聖女之爲人，即早夕同堂，而未嘗加以細察之修女，亦於聖女之豐功盛德，不能無疑焉。茲有

初學生一段記述爲證：

『我見聖女待人接物，體主愛人之道，無微不至，且和煦樂易，一以質樸出之，人乃不疑其心，方作克苦祭獻，力制其如火如荼之性，力克其暴躁不耐之偏。』

又聖女心中，正當萬分憂苦之際，旁人視之，則以爲聖女喜氣洋洋，心中定必非常安慰。聖女平日怡然自得之貌，乃招致物議，竟有公然聲稱，謂此天主之婢女，畢生未經戰陣，故其修德行善，殊無功勞之可言云。聖女乃在一初學生前，力闢人言之妄，藉以鼓勵諸生，曰：『我實告汝，我固身經百戰，乃無日不含辛茹苦，嗟此芸芸衆生，不看見，不相信也！』

夫彼日與聖女親近之修女，猶且不止一人，以未見出奇特色，而不信聖女之聖德，則亦何怪世間不少之人，（內有一等明白學士）讀靈心小史，嫌其真率，未脫稚氣，而遂不肯輸誠信服也，蓋有若干讀者曰：『此篇行實，直用玫瑰花水寫成。』又有著名之某修士，坦白自供，其言極有價值，曰：『余初讀靈心小史，以爲凡所云云，未免有些裝腔作態，胸中印象，不十分好，頗怪會中長上，何竟不察，大事宣傳，遽將此書問世。五六年之後，余乃不得不

承認此書，爲我治下教友，裨益匪淺。余遂重取一讀，潛心深玩，乃覺其書，一經咀嚼細辨，內中實含愛主深妙道理。」

竊謂今日崇拜聖女之徒，可作此同樣供認者，多矣！夫聖女一生，舉其德行功勞，憂苦磨難，悉以樸質平凡爲「烟幕。」以和煦樂易爲「面具。」卷而藏之，惟恐不密。讀者一篇在手，走馬看花，豈能有得，必當廻環顧頌，反覆研究，而後玄理精蘊，經驗之談，心得之訣，可索而得，可探而出；故讀靈心小史，若非其人，有根有底，有學有識，決不能纔一過目，而便知其價值所在。然而眼光淺短，一時錯認，固情理所容，若乃聖女今日，既已高登聖品，猶以其所寫所作，全本空泛爲辭，而遂夷然鄙棄聖女所訓之德，所示之路，則是反對聖教會之定案矣！反對聖教會之定案，則必干聖教之嚴譴，如某修女在聖女立品時，所受一番之訓斥。（按當時聖部斥此修女，謂「渠固推崇聖女小德肋撒，本嬰孩之心，以淺近之道，敬事天主，然渠溺於唯理之論，偏重本性之見，即在渠本院中，亦供認其爲缺乏超性見解焉。」）嗚呼，世之不肯崇拜此聖女者，比比皆是也，然而推求其所以不肯崇拜之故，則非因其人多忙，不暇細察，即因其人缺乏靈性學識，未聞修成之道，而過分信任種種推論本性之學

識也，嗟乎！若爾人者，不亦重誣聖女哉！

夫小德肋撒之聖德，固非含有刺激性者也，蓋其生平，初無赫赫之功，震驚人之耳目，潛德幽光，惟獨具隻眼，有道士之士，始可不爲所蔽，亦惟近觀細察，始能窺其底蘊，而擊節稱賞。聖女之長姊曰：『我見其德如此之大，而又質樸平淡，達於極點，有非常人所能做到，不禁歎息曰：竟無一人識其德耶！』旨哉言乎！小德肋撒所修之德，所謂之境，吾人求之而未得者，竟爲此語道破矣。蓋其德之所見，即有非常之處，亦不在其表，而在其骨，且必須近觀細察，而後可見，有同院之修女某，除聖女之各位胞姊外，可謂最知聖女，而亦最崇拜聖女。告吾人曰：『小德肋撒爲人，極其質樸，虛懷若谷，在院一生，人乃視若無睹，然而修女輩，平日雖不識其爲人，一經指點，則幾乎個個服其德備功全也。』

然則吾輩，亦必須經人縷縷指陳聖女生平某某德行，某某經驗，而後始肯一一拜服乎？竊謂吾人一旦而果明白底細聖女之表裏精粗，純全完美，則又必覺美不勝收，目眩神迷，茫茫如墮五里霧中，而卒至於望洋興歎：蓋其聖德，光彩愈著，人愈不敢逼視，因而懔然惕然，滅其嚮慕之心焉。當時聖女任初學生指導時，有一初學生，詳究聖女懿行美德，乃得此種

感想，其言曰：

『我在當時，處處留心觀察聖女，竟無半點罅隙可尋，我乃無心奮起直追，更且遠而避之，非不崇拜聖女也，實見其太完美，太純全耳，如果聖女不如此純全完美，倒可以鼓勵我的興趣了。』

甚矣吾人本性，因經原罪斷喪，而泯其良心，難以討好也！見人有德，望之而若淺近可喜，則輕而易之；既而察其底細，精妙入微，則又仰之彌高，畏葸退縮，望望然而去之。今者，聖女小德助撒，秉其至大無比之愛主衷誠，將吾人一生所做之日常工作，公共事務，一一做得盡善盡美，然而聖女此種工夫，看似極其平凡簡單，實非容易做到，吾人於此自問，成績奚若？恐愧對聖女多矣！誠以吾人心中，非不要好，無奈靈性之學，平日太不講究，是非長短，徒憑耳目所及，而又一味新奇是尚也。

聖女之畢生歲月，聖女之榮登聖品，實與吾人許多教訓，而最大之教訓：厥為昭告吾人，修德純全之要訣，即：『欲成聖人，務必結合天主，愛慕天主，又須本其愛主之心，完成一切公共行爲。』

天主上智，預見小德肋撒後日被列聖品，別開生面，乃故用其胞姊三人，自聖女幼時家居，以迄入院去世，教導之，監護之，左右提挈之，蓋此三姊者，手足之間，友愛既篤，又彼此攻錯，相勗相勉，而相得益彰。故當幼妹議列聖品時，三人者以骨肉至親，到庭作證，證辭之親切着實，明瞭透徹，可謂亘古未聞：蓋三人之與聖女，家學淵源，冶出一爐，此時乃侃侃而談，語語精警；根據妹氏生平事實，力矯時下務求穿鑿，誇大形容，以彰非常之病。故小德肋撒登列聖品，如其遲至半世紀後，諸姊不克躬親到場者，則其質樸之美德，勢且被一般庸夫俗子，如小說家之演義，畫蛇添足，大失其真。幸而當時三位姊氏俱親在場，於是當仁不讓，據情力爭，而聖女質樸持身之要素，遂大彰於世。

耶穌依榻斯母母到庭作證曰：『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若取其所受天主超性之恩而論，或至少取其受恩外迹之可見者而論，則與大半聖教會所列聖品之人，不相類似：蓋其生平，除童貞聖母顯示，父親老病預像，愛情活火焚燒，如其自言一次被火箭射傷，又最後臨終片時出神數事之外，我在其畢生歲月，毫不見有舉動，足可稱謂非常者，要非除上述數節外，或有幾次預言，述其身後將來之事，：由是觀之，妹氏生平，修成路上，絕未有過非常之奇

跡異象，此則可據爲定論者也，妹氏一生，以質樸爲準則，天主聖意，特賦其小婢女一種令人觀感奮興之面目，爲使天下『衆小靈魂』願步後塵者，皆能輸誠愛慕天主，若以妹氏別有特色，則是欲改變其天主所賜之面目也。』

耶穌聖容日納未哀母母，於小德肋撒議列真福品時，到庭作證，詞氣忼爽，曰：『我當據理直陳，立品法規第 239, 240, 241, 242, 244, 各條規定，似乎奇迹一事，可以屢見不鮮，視同家常，此論未免過分。小德肋撒一生奇跡異象，絕無僅有，鄙見以爲，寧可小德肋撒不列真福品，而彼之真面目，如我良心中所認清者，則不可或失分毫。且彼一生，如果時膺天主超性之非常恩寵，則是與彼所云天主在其靈魂上之計劃，互相矛盾矣，蓋彼畢生歲月，當以質樸度之，庶能作衆小靈魂之模範也。』

日納未哀母母又謂：『立品法規第 216 條，依我愚見，亦屬過分，彼之一生，初未播出天上馨香，但我輩所見之美，正與天上馨香，不相上下，然而彼此相較，則小德肋撒之美，質樸多矣，蓋小德肋撒超性本性，合爲一氣，自有一種神韻也。』

耶穌依搦斯母母所云：『小德肋撒修成路上，絕未有過非常之奇跡』一語，吾人允可視

爲信德道理，聖女小德肋撒所遵之神聖道路，實與非常之奇迹，矛盾抵觸，然則將謂聖女生平，真無奇迹發見耶？是又不然，蓋欲使小德肋撒不致終身埋沒，又爲使人因此外面之表見，幡然而起，由淺及深，研究功修，聖女一生，安可無一二奇迹，點綴其間，茲特畧述聖女所蒙特恩數則，既不煊染形容，亦不輕描淡寫。

二 聖女父親晚年痛苦之預像

吾人在小德肋撒修成路上所遇之第一異象，堪稱非常者，乃爲聖女父親痛苦之預像。時小德肋撒年約七歲，按聖女自述，及諸位姊氏之證語，此事發生，當在夏間。其時聖女家居步索納鄉下之小宅，宅有花園。一日，『約午後二三時。』日光正濃，園中芳草綠縷，佳木葱蘢，『萬象欣欣有喜色。』時瑪爾定君（即聖女之父）已出門數日，到亞冷松料理事務。二位長姊瑪利亞及寶利納，在沆樓上，共治女紅，後窗適臨花園，小德肋撒在隔室中，倚窗眺望，覽賞景物，心曠神怡。然而自古以來，往往樂極生悲，一若人類負罪在身，常不自安，即令一旦身處樂境，便似接有警報，彷彿大禍將臨。今小德肋撒，亦正在青天白日，百花呈笑，『萬象欣欣』之際，眼前突現淒涼之景象，預示其精神上將感大痛大苦，而十年之後，果

羅重憂，闔門惶恐，寢食難安。聖女關於此事，有詳盡記錄，在立品時，經過各證人到庭證實。茲將全段補錄於後：

『我一人適對後花園窗口，意亦欣然，若有所思，驀見正對我面洗衣間前，有一人服裝全像爸爸，身材舉止又全像，惟背極僵僵，狀極龍鍾，不過就神情，似極老邁而言，面僅則頭有厚兜，無從得見，見沿我小園，一步一步，向前慢走，我似感有超性之異，驚怖失聲，聲顫而急，大喊『爸爸：爸爸：』這異像並不我聞，向前如故，且不回顧，逕往一叢松樹走。我猶希望，松接中央路，大樹下，可再見，乃竟踪影全無。』（見靈心小史）

聖女顫聲一呼『爸爸：爸爸。』正在隔室工作之兩位姐姐，急忙奔至，呼問女傭，堅稱毫無所覩，於是爲安心定神起見，同往園中，四下找尋，詳審各叢樹木，乃一無所遇，然而小德肋撒，猶口口聲聲，堅謂『我見一人，全像爸爸。』但既各處找尋無着，兩姊囑其可勿置念。

『你教我莫想莫想，談何容易，無奈做不到，屢次腦中，呈此奇形，屢次望揭其中黑幕，但我自信，終有一天，該完全揭曉也。』（見靈心小史）

此一預像，若以理論家之目光觀之，則在聖女小德肋撒傳中，可謂奇迹中之最不可解，而又且最特別者。吾人在後，即將一述童貞聖母，如何含笑顯靈，爲聖女治病，願治病之聖蹟，天上母皇之含笑，初非創見創聞，聖賢之中，如可敬雷其那，B. Reginald 見聖母顯示而沉痾立起者，蓋指不勝屈。然聖女以七歲之兒，而竟在十年之前，預見其父日後痛苦，此蓋破聖蹟之紀錄，亘古所未聞者也，且聖女之紀述，絕不類小說家鋪張煊染，但取簡淨而已，然而讀者不妨設想當時情形：步索納鄉間，風景宜人，小花園中，日影翳翳，草木競秀，忽有一叟，憧憧出現，身材雖高，背極偃僂，狀極龍鍾，一步一步，向前慢走，不聞弱小愛女高聲叫喚，宛如已爲別世之人。吾人可再注意：聖女紀述中，尙有一細節，頗爲奇特別緻，即父像『頭有厚兜。』遂致全部面目，無從得見，竊謂此點，爲全段情節中最刺激之一幕，直可與古經所記悲歡離合之奇情奇節，併爲一談。蓋在一八八八年，即見預像八年之後，小德肋撒之父，果別里修而往亞冷松，時季亦適當夏日，與預像同，此時老父心中，自以爲稱心如意，極人間之幸福，乃於亞冷松聖母堂，自作犧牲，祭獻於主曰：『我天主，幸福太多了，太大了，得了如此幸福；去升天堂，恐不能吧，爲主吃些苦，我極情願，我把我獻作

犧牲』云云。

上主欲受老父之祭，旋患中風，初則腦筋運用不靈，終乃完全失用。夫以一家之主，而失其靈敏，父女兩方之痛苦，爲何如乎？是無異身居燦爛光明之思想世界，皎皎白日，忽告熄滅，遂致天昏地黑，頭緒茫茫，無所措其手足，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明事達理也，事之不明，理之不達，則其所以爲人者幾希矣！不圖今日小德肋撒，於其不可解之異象中，所見僂僂老叟，竟即爲彼腦筋中風之老父，彳亍徐步，逕向墳墓走去。厥後諸女中有告吾人曰：『異哉！父親初病，時見其常自蒙首。』嗟乎！事實與預言，何其相應相驗之不爽毫厘耶！即細節細目，吾人以爲無關緊要者，亦詳盡無遺焉。

顧有問題於此，極難解答，即小德肋撒於其靈心小史中，亦自謝不敏，其言曰：『我每思忖此事，爲何天主光照一小兒，倘明其意，不將痛死矣乎？爲何？…爲何？…奧義難知難解，到天洞悉之後，當永遠稱奇歎異而已！』聖女言雖如此，但仍發表一種解釋，謂天主之訓練吾儕，必量吾儕之力，審主之意，殆欲吾因見預像，而先事預備他日受訓也。允哉此解！然此中奧義，既如聖女自承『難知難解。』則雖解其一二，而未解者，猶存十之八九年也。

然細譯靈心小史，及聖女立品諸姊出庭證語，對於此事，可得另一見解：蓋預像所示之老父，慈祥惻怛，熱心敬主，且又大量慷慨，爲一無可訾議之誠篤君子。此老父者，果像徵何人乎？蓋即像徵甘爲同類負罪，甘願自作犧牲之被簡「義人」也，故聖女所見之預像，與往昔先知依散亞所見者，意義吻合，正可相提並論，而聖女生平，固亦取先知所見之預像，詳加研究，靈性修養，大得其益焉。按依撒亞述其所見預像之一篇紀錄，在各先知預言中，可稱空前絕後，蓋先知所見之人，乃一自燔之祭之犧牲，肩負其罪過之重：「彼之舉身自獻也，蓋出彼之自願，而主遂以吾輩之罪孽，歸之於彼。」人有所問，彼置不答；*Non aperuit os suum* 其面容掩盖而不露，*Abconditus vultus ejus* 今小德肋撒所見之人，亦爲出於自願之犧牲，不答人之呼喚，而面容掩盖。由是觀之，聖女所見之老父預像，與依散亞所見受苦受難之義士，先後如出一轍，聖女熟悉掌故，取此二事，合而觀之，乃神會意通所含徵像，而銘諸心頭，竟事隔多年，「一回想間而所見宛然如在。」蓋天主上智，正欲借此一示，俾聖女一則可以參透默西亞之真實本性；二則可以妙悟救主聖容所蘊不可磨滅之奧義，聖女在靈心

小史記其感想曰：『吾主聖容，受難時既蒙垢受辱，而其忠僕（指聖女之父親）年老，德容道貌，亦蒙難，亦受苦，使在天，更光耀，更顯煥也。』吾人可回憶聖女胞姊耶穌依孺斯母母一段可寶之證語：

『德肋撒加功研究受難奇迹，而請求長上准加聖容二字於其徽號，乃在聖衣院吾輩姊妹等驚悉父親病重，正值大難當前之際，後德肋撒去世，日納未哀母母或即有感於德肋撒之敬禮聖容，而成其一部傑作：耶穌聖容論。』

然則吾人可無庸疑，聖女所見老父痛苦蒙羞，後日一一應驗之預像，實出天主上智安排，欲使聖女於默西亞受難救贖之道，更可神而明之，蓋超性之事理，往往非經極大之苦功，則不能參透。然此極大苦功者，既已先之以預像矣，則當如何譯其精義而潛心玩索乎！夫小德肋撒聖德之像徵，耶穌上加爾瓦略山之一幅畫圖也，亦即苦路第六處勞尼加手帕上所印之聖容也；而聖女在七歲時，所承天主顯示之預像，則所以預教其敬禮聖容也。此點，吾人務必誌之勿忘。當時小德肋撒年事雖幼，即悟欲得真光榮，『喫苦』與『避人耳目』二者，事雖難行，非做不可，靈心小史記曰：

『我當時受一特恩，也可算我生平大恩之一：耶穌肯使我洞達惟一真光榮，該永遠常存的，爲得永遠真光榮，不須作什麼大功業，照耀人前，還該避人耳目，避自家耳目，右手所做，左手不知才好。』

厥後小德肋撒一入修院，妙義環通，領略愈深，曰：『我今領悟，比前更真切，才知什麼是真光榮。耶穌的國家，既不在世上，所以給我看透，真光榮也不在世上，世上惟一可願望的，就是不被人認識，不被人當數；能有的快樂，就是被人作踐。那得像耶穌聖容，我也被人遮蓋，沒有俗眼能看見，世上無人能認識，我乃渴願喫苦，渴願受人遺忘。』

是故聖女智識甫開，恭默思道之間，所以能即知深究耶穌基多之爲人，而熟審其來世界之使命者，必其老父預像，有以啟之，此則吾人可以不揣冒昧，而大膽斷言者也，夫被釘之默西亞者，非吾儕教友之聖號乎？然而猶太人所認爲大逆不道者，此默西亞也，希臘人所目爲喪心病狂者，此默西亞也；而聖女則自幼奉持之，著之心胸之間焉，雖然，敬耶穌基多者，不可以不敬巍巍高后聖母瑪利亞，此吾儕聖而公會之天經地義也，聖女小德肋撒，見乃父病苦預像，三閱寒暑，行年十歲，遂又見童貞瑪利亞含笑顯示，而同時更顯靈跡，治其世無

救星之病焉。

三 童貞聖母含笑顯示，並發聖蹟愈疾。

聖女小德肋撒幼患頭痛，病勢險惡，得病原因，雖不一而足，然半由於精神上受極度之刺激。一八八二年十月二日，二姐寶利納，即小德肋撒所稱爲乾娘者，棄俗修道，進聖衣院，手足之親，一旦分離，悲可知也。靈心小史記曰：『我與寄母，心對心，彼此談怪的，今則家人談到末了二三分鐘，好容易才輪到我。』此時或者院長公撒格母母，照章辦理，不肯特予通融延長會談時間。（改組聖衣會日內物大母母，則馭下較寬，且知通權達變，恆以古語『死字活用』爲言。）而德肋撒者，適多情喜感，衝動太易。其長姊告人曰：『妹爲重心人，我以爲其過於少年老成。』學堂同級諸生，皆年事較長，小德肋撒『喜遠遠觀察學生們爭競戲耍，彼此觸緒縈懷，這便是彼散心之法。』讀書，孜孜兀兀，常求第一，以博其『仁愛大王』（聖女稱父曰仁愛大王）之歡心，『萬一分數稍次，則憂憤填膺，想到晚上報告分數名次，父親少一快樂，心中難過，匪言可喻。』

小德肋撒四歲喪母，哀傷過甚，氣質爲之一變，既而『乾娘』寶利納進院，乃尤創鉅痛

深，於是無心遊戲，終日沉思，用功學業，即散心時，亦手不釋卷。一八八二年，將近歲暮，始患頭風，雖不劇烈，然時時發作，人見其無甚大苦，聽之繼續求學。一八八三年，開齋假期，父親瑪爾定君，挈其二女瑪利亞及萊奧尼，前往巴黎，託小德肋撒於舅氏改林君，舅氏與小德肋撒縱談，因及其妹，（即小德肋撒之亡母）初不料此種談話，性質嚴重，足以惹起重大禍殃，蓋德肋撒心中之傷，未嘗或愈，豈可加以撩撥，顧旁觀者清，當局者渾，天下事往往如此，事後批評，亦大可不必耳，然而小德肋撒大哭矣。改林君因此『大奇德肋撒，年事雖幼，竟而如此情深意篤，遂定計於放假期內，用種種方法，使之散心。』嗟呼！果早用種種方法者，德肋撒之病，亦早占勿藥矣。

然而遲矣晚矣！當晚疾作，病勢離奇古怪，頭部痛不可當，至於四肢狂顛，顧德肋撒猶自信二姐寶利納，穿衣禮日，必能前往衣院觀禮。果也，屆期病勢大愈，幾全復原，穿衣典禮，節節段段，熱心動人，德肋撒自始至終，初無倦容，暢觀二姐寶利納覆臥於粗布之毯，圍以鮮花，表示死於世俗。不料翌日，病勢轉重，時德肋撒年才十歲又三個月。此次頭痛發作，利害非常，竟致首撞牀架；（牀係木製，大而且高。）屢跌於地，幸舖地毯，未傷毫髮，於是

頭眩眼花，室中極微之物，悉變妖魔鬼怪，猙獰可怖，牆上鉄釘，一一如焦灼之手指，既粗且黑，父親帽子，忽化爲奇形怪狀，德肋撒膽戰心驚，狂叫慘呼，授以止痛靈藥，則視爲致死之鴆毒，大呼曰：『彼等皆欲毒殺我也！』

聖女在靈心小史中自記：謂病勢劇增，竟致不識長姊瑪利亞，姊乃想盡方法，使之認識，奔入花園，從窗口間，呼德肋撒，更伸兩臂，與之甜言蜜語，計非不妙，無奈終是白費心思，於是束手無策，復入房中，此時可想老父方面，情形如何。夫老父之爲人，沉毅果決，理路清，見事明，今知愛女希望已絕，必兩手捧頭，踞伏主前，平心靜氣，默承主旨，重演亞巴郎犧牲親子故事，願長姊瑪利亞，挾慈母心腸，臨事決策，乃較老父，更高一籌：在人力告竭，聽天由命之前，尙欲一試求發聖蹟，遂跪聖母圓像前，決意硬打天門，呼籲天上母皇，痊治其兒。萊奧尼及賽利納，悟長姊用意，亦自動參加，三人同心同意，默默哀求，此其力量，非同小可，德肋撒雖在牀褥，輾轉呻吟，乃亦靈機觸動，一心哀懇，聖母遂顯示其前，大發聖蹟，靈心小史記曰：

『忽見所供圓像，如活的一般，童貞瑪利亞之美麗，祇應天上有，非世上言語，所可形

容，容顏之溫良慈愛，俱莫可名狀，而其最足以沁入心脾者，莫如藹然微笑！「一切病痛，因以消亡，雙淚無聲，奪眶而出者久之。」

德肋撒竟占勿藥矣，面受神光，容華煥發，三位姊氏，乃均深信是必聖母顯靈，賽利納見事實昭彰，更不問訊，瑪利亞則以謊言軟語，探其幼妹秘密，德肋撒天真率直，盡情奉白，此時德肋撒非特霍然病愈，抑且完全斷根。此一靈蹟，除三位姊氏身親作證外，尚有一位證人，謂當時「忽有一人，來改林先生處，報告德肋撒女士病愈，果然，一到明日，德肋撒親自來訪，病狀全無，惟稍形虛弱而已，然不久即健復。」云，後數日，以受勞頓，微感不適，然過此數日，在家在院，舊恙未嘗或發，吾人於此病愈靈蹟，不必浪費筆墨，再著評論，彼天上母皇之顯靈，事屬超性，又乎疑乎！

上述父親痛苦預像，及童貞聖母含笑顯示，二種奇迹，事實昭彰，洵為聖女靈性生活中，最最非常之表見，其他特著之事，不一而足，然皆不及此二事之奇。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耶穌聖誕瞻禮，小德肋撒以是日為終身紀念，時年十三歲，向日情感太盛太易，乃於是日，俄傾之間，用一超性神功，改其多情善感之病，而恢復其四歲喪母時所失之剛強毅力

，此種奮鬥克治功夫，難能可貴，足資矜式，然而其事不出乎靈性哲學，研究有素；砥礪行，功夫深造之兩點公例。聖多瑪斯不云乎：『凡一德行，無論其爲本性超性，苟能淬厲奮發，一鼓作氣，因而行之，皆可得而致之，或恢而復之。』

凶犯彭齊尼，因聖女祈求而回頭改過，徼天之幸，實非出自偶然，其間蓋有因果之說存焉，小德肋撒既改多情善感之病，八閱月後，心懷救靈熱願，因擬求主俯賜彭齊尼改過，作種種奉獻，祈禱，哀懇，最後向主呼籲曰：

『我天主，我深信你肯赦彼無知凶犯，彼雖沒有告解，沒有悔改情形，但我依靠你無限仁慈，我不猶豫，我仍深信，但這是我初次要救的罪人，爲此欲慰我心，只求賞有痛悔心的『表示』而已。』

此求竟蒙上主字字允准：彭犯臨刑，在旁者爲福而神父，*M. l'Abbé Faure* 神父著有『隨筆雜記』行世，中記當時彭犯兩手反縛，神情迫切，堅請送上苦像，懇懇口親，至再至三。彭犯有類乎小德肋撒之右盜，後聖女在衣院中，遇有親友餽，輒請准長上，爲彭靈魂獻祭曰：『彼，我長兒也，安可忘之，向彼日事遊戲，今當有需彌撒矣。』聖女言時，懇款惻

恒，慈母心腸，見於詞色。

小德肋撒自進衣院，換穿會服之後，非常事迹，幾等鳳毛麟角，此蓋聖女之德，日日新，又日新，愈進愈深，愈知上主赫赫光寵，無所用於神嬰道路，遂不再求主有所「表示」。
(如上爲彭祖所求。)於一八八九年一月十日，聖女換穿會衣，固有一場春雪足迹，蓋以和煖天氣，而竟如聖女之願，白雪飛花，其事不爲不奇，然此亦不過一種天遂人願之特徵，以聖女之冰清玉潔，天公何爲而不做美乎？自此以後，至於聖女去世前數月，閱時八年有餘，聖女居院，遠離塵囂，恭默思道，境愈深造，以情而論，幼時所見種種顯示，宜可層出而不窮，願乃竟告絕迹。蓋聖女德行，功夫愈深，愈自貶損，愈自韜晦，人徒見其恬漠愉靜，樸實謹愿，初則如吾人所述，尙以循規蹈矩，信守時間，驚其同堂修女；既乃逐漸銷沉，愈潛愈匿，不爲人見，荏苒光陰，忽屆二十之年。屈指入院，五年於茲，所有聖女之端莊緘默，一團和氣，笑靨迎人，修女等司空見慣，固早習焉而不察矣！

有同院修女，謂「聖女於去世前二年，談其死日將至，然此特本其心中感覺而言。」無所謂上主默啓，祇可謂其具有神明灼見，善辨超性事理之來蹤去跡而已。又有同院某修女，

述其所見，頗有至理，曰：聖女因其德行之高，與主相契之密，又因其生來聰明絕頂，竟識見過人，我常以爲聖女睿智天縱，能察我之心底。『大凡道德學問，有根有底，神志清明，心懷皎潔之士，每多聰明睿智，具先見之明，然其見識，雖超邁絕人，究未可以非常論也。』（按聖十字若望云：『神志清明之人，遇有才智較遜者，可不假思索，一望而知其人志趣若何，材具若何，所謂見微之著，動靜語默，毫厘之間，洞若觀火，誠如某某宗徒所云：『惟有道之士，爲能具此慧眼，*Spiritualis autem judicat omnia*（見聖十字若望『陟登加爾瓦畧』一書，卷一第二十四章。）』

四 祈禱默想時蒙優異之寵照

聖女小德肋撒在修成路上，固蒙天主優異寵照，然而此等聖寵，初無特徵，赫然顯著，依搦斯母母一日問其小妹，默想祈禱，所遇境界若何，答曰：

『有好幾次，夏日薄暮，在花園中，萬籟無聲，但覺心靜神斂，深與天主結合，此時胸中愛情，敦然鼓盪，有不其然而然者，此等恩寵，殆即我輩會祖聖女德肋撒所稱『心神飛昇』乎？（按老德肋撒聖女，初學時，在聖女瑪達肋納山洞中，蒙主賜以心神飛昇之恩，事後

數日之久，心曠神怡。」小德肋撒又曰：「我與世物，中間如隔重幕，我蓋完全隱居於聖母衣襟之下，我已不復在塵世中矣。我在飯廳，做我一切生活，似乎身軀，是從人家借來，此事極難解釋，可名謂一種超性境界，惟有好天主能賜給吾人，一到此種境界，靈魂便會永脫塵世。」

吾人果稍稍涉獵聖女老德肋撒，及各大聖賢著作，可知祈禱功夫中心靜神舉，修成之士，往往有之，聖女老德肋撒於自傳中，紀述尤詳，（試閱傳中第十七十八兩章，專論祈禱第三第四級，內述『心神飛昇。』）今小德肋撒乃歷其境，與主深契，一年數日，手治生活，神與主合。

（註）；按聖女老德肋撒記曰：『請爲一述天主賜我『不時達到』之一種新式結合：欲司獨自與主聯絡，靈魂清靜恬愈，津津然嘗與天主親密結合之快樂，而悟司與記合，則留其相當自由，以處理事務，或行愛德功夫，此時靈魂得以兼行瑪爾大瑪達肋納兩姊妹之職務，故操作生活，越禱生活，可以並行而不悖：一面心神儘與天主常相結合，一面儘治愛德功夫，看書做事，無礙本分職守。』（以上見聖女老德肋撒自傳第十七章。）聖

女又曰：『在默想祈禱中，心到極靜時，或會發生愛情奔騰，愛火噴發等情事，此即『心神飛昇』之謂也。』以上見聖女老德肋撒自傳第十八章）

凡人默想祈禱，而方寸中能常覺清靜，則如火伏灰底，時或噴出火燄，此即胸中愛情湧發，其勢之猛，足以貫穿心膜而有性命之危，一如火箭透心焉。聖女小德肋撒生平，數數覺此愛情震盪，自謂竟有一次，幾乎死去：

『我奉獻『仁聖愛情』之後，沒幾天，正起首拜苦路時，頓覺有『火箭』射傷我，熱的像要死去，却說不上這般光景來，並無比擬之詞，可形容這烈火炎炎，是何等樣，似乎有一無形的力量，沒頭沒腦，納我在火燄之中。噫嘻！這是何等神火！何等神樂！……這一回，延長一分一秒多不可，靈魂立刻要離肉身了，：吁！回顧我身，仍在地下，一轉瞬間，我心依舊是乾枯。』

『噫嘻！何等神火！何等神樂！』聖女咨嗟詠嘆，迴腸盪氣，令人依稀彷彿，如聞聖十字若望之清歌妙曲，其詞曰：

愛火灼心，煖且適兮！

傷在心頭，甜且蜜兮！

爾手慈祥，撫我柔兮！

爾蓋蘊長生之味兮！（註）

（註）：聖十字若望愛火焚燒論曰：『天主者，一團烈火也，亦即愛情之火也，力大無窮，匪夷所思，火舌炎炎，觸及人靈，能焚燬之，改變之，且能神而化之。』本篇所論聖女小德肋撒火箭之火，既即爲天主愛情之火，則當時其靈魂上經此火射，必非僅然一點一處，直全部靈魂，火勢燎原，烈火飛騰矣。聖女小德肋撒與其姊依搦斯母，談及爲愛火灼傷時，質直言曰：『總之，好母母，這是聖人輩所常感到的。』

聖十字若望續曰：『凡人沐此恩寵者，其必言芳行表，足以垂法後世者也，又謂一人得此殊恩之後，胸中將祇覺愛情鼓盪，熱度之高，遠過於一時激發之感情，而力量之大，足以震破靈魂之外殼，而帶殼飛去，今嬰仿耶穌兼聖容德肋撒修女之死，實當其一往情深之際：蓋淹滯床褥，藥石無靈，身體虧弱，達於極點，彌留之際，奄奄一息，閱時甚久，苦不勝言，忽而氣息愈弱愈促，正在將斷未斷時，復作數語，表其莫大之愛主衷忱，曰：『呀！我愛

爾也！……吾主天主，……我固惟爾是愛也！」

耶穌依搦斯母述曰：「此時，我輩以爲德肋撒業已氣絕矣，乃忽張其目，目光炯炯，滿貯生氣，令人一望而知其幸福已極，出乎所願之外，張目注視，約一遍信經時，耶穌聖體瑪利亞母，走近床前，察其張目情形，取燭睫前煜動，彼仍目不轉睛，此當爲其愛極而神往，目覩天朝諸聖顯示，致其愛主之熱火，感主之情意，太盛太烈，方寸之地，無可容納，遂喜氣洋洋，樂不可支，靈魂直脫軀殼籠絡，冲天飛去。」

靈心小史第十二章耶穌依搦斯母，敘及聖女去世神情，引聖十字若望：「若爾人之云亡也，乃爲聖愛之情所鼓盪」一句名語，以見聖人輩如何受主愛火焚燒而死，依搦斯母借此語，移贈小德肋撒，可謂切當之至，夫小德肋撒，自童年起，固一生在「愛情鼓盪」中也，則除其願離塵世，以與所親所愛之天主結合外，尙有其他致死之厚因哉！蓋當身留世界時，靈魂早居天上矣。聖女生時曰：「不知到了天堂，比在世上，能多些甚麼；能面見天主，却不差；至於寸步不離，常與天主一起，我今在世，已完全如是矣。」誠哉其言之也！

五 預言身後使命

聖女小德肋撒去世前數日，明白直陳身後之使命，及其自傳收效之宏，凡此預言，佐證具在，抑且十九爲人所熟悉，茲且先論此種先見之明，蓋先見之明，有一要點，不可以不講，要點者何？即凡人具先見之明者，大半出於天才，許多信友，以爲成聖之道，不在乎天資卓越，亦不在乎具有特異之聰明睿智，此殊不然。聖多瑪斯超性學云：天主慣選大智卓識，奇才異能之士，完成其上智中安排之使命；而大智卓識之特徵，則能自知，日明日清是也。夫禽獸忒忒倪倪，於己所行何事，所作何思，不自知也；孩提之童，智識未開，渾渾噩噩，僅得自知其半；洎乎名謂人而對自己思言行爲，猶尙茫然，一知半解，認識不清者，乃亦比比而是，然而吾人一旦清心寡欲，靈明皎潔，則工夫愈深，愈能自審所思所想，所願所欲，而明其是非曲直，取舍釋從。德國哲學家有曉本奧哀 Schopenhauer 者，預言所倡學說，必待一世紀，而後大行。法國小說家，有斯當亞而 Stendhal 者，謂其著作，必至一八八〇年，而後可傳誦一時。兩人預言，後果應驗，然則先見之明，大半出於天才之說，果信而有徵矣。吾人今於小德肋撒，豈敢曲爲解說，謂其預言身後使命，未嘗蒙主超性光照；特取聖女生平，詳究之下，知其出類拔萃，實具一份天才要素，即其對於自己對於本人所作所爲，切實認

識是，且觀其靈心小史自記，竟自知超凡入聖，而初不損其謙遜之德：

『我而今太幼小，不會有什麼虛矯之氣，又因我幼小，不會調弄筆頭，使人想我謙遜不小，我寧直認無諱：全能者於我，大建其事功。』^{△△△△△△△△△△△△}（路加壹四九）

聖女小德肋撒，蓋自知旁搜遠紹，吃苦磨鍊，孜孜學業，冥心苦索，用此一番功夫，直爲世人進德成聖，開闢一條嶄新之道路，耶穌依搦斯母母告吾人曰：『德肋撒自覺獲一無價之寶，乃願舉以偏示大衆。』聖女自己亦嘗聲明：所以極願其姊賽利納同入里修之聖衣院者，不僅如俗人所云骨肉誼重，『直欲以其神嬰道路上，所獲之光照，轉示乃姊耳。』其著靈心小史也，初意並不在留遺後世，但卒覺是書，將必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堅請刊行，曰：

『我死之後，務將此著，毫不躊躇，立即刊行，汝若遲延，汝若在院長母母外，另徵他人意見，則汝爲不智，魔將千方百計，阻此關係重大之書，不得問世，然汝果竭盡心力，勿聽中梗，則遇任何困難，儘可勿懼。至於我之使命，則如若翰納達爾克，妬忌由人妬忌，天主聖旨，自爾完成，——然則汝意將用此著，加惠於衆小靈魂乎？——曰：然。此好天主所用之一法也。』

小德肋撒竟以己之使命，比諸若翰納達爾克之使命矣！然此一語，非出無因：聖女年當髫齡時，在十歲或十一歲，讀此法國女英雄行實，怦然心動，自覺身蒙天主預簡，將膺光榮之使命，曰：『看此輩女豪傑愛國行爲，尤其像若翰納達爾克聖女之行爲，一面讚歎，一面便覺心中躍躍，十分願意仿效他們，：正當想到我生斯世，原爲得此光榮，並在計算，應用何法，謀此光榮之際『隱隱中默啟我知道：』我的真光榮，在真能做到聖人。』由此觀之，聖女自幼得『隱隱默啟。』確審天主呼而召之，將降大任，又聖女終前數星期，以鄭重坦白之聲口，直告同會修女，注意彼之聖德，讀者聞此一言，儻可疑竇稍釋乎：

『一八九七年，將近八月，約在聖女去世前六星期，我與耶穌依搦斯母，及日納未哀母，同在病榻之側，聖女忽而注視我輩，面容發出天上神情，清清楚楚，謂我輩曰：須知爾等，正服侍一小聖女也！』

聖女確確實實，詳細細細，預見彼之著作，如何裨益人靈，如何收效宏大，或語聖女，謂彼一旦去世，其姊將悲懷莫釋。聖女答曰：『不必過慮，耶穌依搦斯母，將無工夫，懷其彼思，蓋彼終身，將爲我大忙特忙，忙至不得開交也。』又聖女意欲勗勉其姊，謂之曰：『

我死之後，可向信箱方面走去，姊在信箱中，可得不少安慰。」

如謂聖女之所以能預見其所著之書，所述之理，廣播天下，確乎多少由其天才之高，則聖女之所以能確知死後，豐功偉業，大有建樹，靈奇聖蹟，層出不窮，其必由於聖女聰明睿智，得自超性默啟無疑。蓋聖女嘗語人曰：『汝行見嘉惠羣靈，猶如玫瑰花雨。：今我如若翰納達爾克在縲紲之中，但不久去世之後，則爲我大獲勝利時也，』聖女見『傳信會年刊』中，述一身穿白衣之美麗夫人，立一小兒搖籃之側，語人曰：『將來諸凡已受洗禮之小兒，我亦如此立於其側。』日納未哀母母，於聖女去世前不足一月，探問聖女曰：『我想安南方面，尙盼汝去也。』——聖女答曰：『我不日去矣，姊誠知我此去一遭，將如何神速？：姊誠知我心中作何計劃？：我一朝在天，將行之事多矣！』又在同一時期中，聖女作下述數語，至足令人紀念，信友中熟知此語者，恐亦不乏其人，聖女曰：『我自覺將息止安所。：，然我特別覺到我之使命，行且開始，我之使命：即教人同我一樣愛敬好天主，把我的小路徑傳給他人，我願把天上過的日月，用以加惠世人。』

小德肋撒既如聖母習將天主聖言，牢記心頭，則其所預見之種種祕密，未經告人者，當

必不少，然則小德肋撒果嘗預見已之得立聖品耶？曰：正式預告，則或未必，然而聖女舖在苦像上面，以致其心香之玫瑰花瓣，以及其自己眼上落下之睫毛，語人拾而藏之，謂「他日可致爾曹喜慶，」則既預見日後信友敬其遺物，即至微極小者，亦且奉爲珍寶矣。又聖女愛主情深，淚流滿頰，未嘗阻止其姊取巾拭淚，收而藏之；吾人於此，事實確真，不能不信小德肋撒於其晚年，實得一種超性啓示，明知己之優入聖域，及其所膺天主上智安排之使命，教宗本篤第十五世，稱聖女稟先知之明，誠哉是言！

吾人既歷歷欣賞聖女之種種異稟，尙請勿忘篇首聲明之要點：即聖女之列登聖品，與彼膺蒙奇恩殊寵，如預見老父病像，天上母皇顯示，預言未來等，初不相涉，讀者聞我此言，得毋將大惑不解乎？則可取聖女生平行事，分作兩種觀察：一觀其所事之「事」，一觀其行事之「方式」。夫聖女生平之治事也，即最最尋常之生活，亦做得非常精美，人既言之鑿鑿矣，然祇曰非常精美含糊其辭，非常之點，果何在乎？是則必須察其所盡日常本分，行之究取何種方式焉。世謂聖女生平，絕未行過非常之事，若以其行事所取方式而論，則吾人當關此言爲大妄而特謬，吾人祇可承認，就事論「事」，聖女固未嘗蒙主簡選，創辦許多頂天立

地，轟轟烈烈，照耀在人耳目之大事大業。然而聖女之未嘗建樹大事大業，正爲其神嬰路上，最最特別之一點消極性：蓋天主上智之意，正欲舉聖女爲赫赫之先例，以示吾人：愛德功夫，實爲天主特恩，其恩之大，遠勝於能見神聖顯現，能在祈禱默想神行官止，能作預言，能發聖蹟，苟有愛德，則全部聖德之基，於焉而立。今聖女小德肋撒生逢科學發明，天下攘攘之秋，豈有他哉！亦所以提醒吾人，純乎靈性之光榮，直與物質可感可覺之光榮，高下懸殊，不可以道里計也。Major autem horum est charitas.

第四章 聖女神修功夫消極性之第四點：無繁重之事務。

自傳

一 聖女視祈禱生活勝於勞動生活

聖女小德肋撒重視祈禱生活，而不尚勞動生活；贊成瑪達肋納之靜靜心心默想祈禱，而不好瑪爾大之忙忙碌碌只顧操作，若聖女者，可謂能擇最善者矣。○ *Primum partem elegit* 噫！異教之徒，蕩檢踰閑之輩，甚至教中若干信友，每囂囂然謂修女輩伏居深院，日惟念經祈禱，誠不解有何用處，今觀聖女生平，非一大教訓乎？夫世俗之人，道非不明也，德非不講也，然而太重實用實利，大講三綱五常：其所謂修身養性，不過從人倫本性着想；其所謂致知格物，不過向世界事理探索，不知吾聖教修成之理，祈禱之工廣矣大矣，高矣深矣。彼藩籬之鷄，尺澤之鯢，豈能悟天地之高，量江海之大哉！顧此輩目光如豆，猶恬不知恥，仰首伸盾，論列是非，聽其偉論讜議，一若當今之世，爲婦女者，不出家修道則已，欲出家修道，則必當投仁愛會，入安老院，諸如此類之修會修院，或則助神父傳教，或則爲本堂服務，養老育嬰，治病問疾，授課教讀，惟能如此忙忙碌碌，方爲不負此生焉。嗚乎！芸芸衆生，

熙熙攘攘，其能重視身外之事者鮮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非吾人不公不平，量如斗筲之自愛心乎？茲於此輩不明祈禱生活之真相者，有一明白曉暢，堂堂正正，來自天主上智之答覆：即小德肋撒之榮登聖品是。

方今二十世紀中，最受崇拜，最受讚揚，最爲人所呼籲仰懇之聖女，乃出人意料，非爲終生奔走傳教，救災卹難，勞苦功高之修女，而爲一區區弱而且小之修女：十五歲進聖衣院，二十四去世，一生不作他事，惟務祈禱聽命喫苦；未嘗看護疫病之人，未嘗服侍老弱貧苦，未嘗如若翰納達爾克恢復法國河山，未嘗如聖女加大利納色納保教皇之駕，自亞味絨還幸羅馬，一言蔽之：未嘗轟轟烈烈，建大業，立大功。然而德風所被，萬民景仰，蓋自童貞聖母瑪利亞以來，聖女之中，受吾輩信友呼籲仰懇，未有如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者也。

蓋聖女小德肋撒之所謂神嬰道路者，不獨不強人勞動工作，抑且加以相當節制焉。本書前論神嬰道路之三點消極性：一，不作嚴厲克苦功夫，亦不作律外克己之功，二，默想不取複雜方法；三，於修成路上，無非常之異像奇迹。今第四點消極性：則爲神嬰道路之工作，當屏除繁劇之事務，不用勞心焦思，不煩奔走忙碌，此點消極性，性質極爲重要：不觀今日

各教區，各堂口，各集會，各團體，乃至各種修會，內心修養生活，非日形退化乎？推原其故：則任重事繁，汲汲營營，奔走遑者衆耳！此爲彰明較著之事實，無可否認抵賴，如有否認抵賴，則其人也，非愚即忘，或身處局中，懵懵然而不自覺者也。

奇哉！小德肋撒率由神嬰道路，而自身固爲極好動極好事之人也。然而小德肋撒，自幼即好大喜功之病，猶如滾滾狂瀾，捲人靈魂，入於半冷不熱之潮流者，不知凡幾，因力自制遏，砥柱中流，屹不爲動，夫以髻齡女子，而竟具此毅力，謂非奇事也乎哉！世人心目，必以爲小德肋撒者，幼時花容玉貌，嬰嬰宛宛，定必嬌羞怕事，恬靜自適，而柔若綿羊，若令從事傳教勞動工作，既乏材能，出身任重，且無魄力，赴湯蹈火，而孰知人不可以貌相，蓋有見聖女者告吾人曰：『小德肋撒外貌，和煦樂易，而實個性活潑，魄力雄壯，蓋無時無刻，不在其舉動中，顯其精明強幹焉。』小德肋撒抑且少負大志，雅願追隨聖味增爵之後，以育養孤兒爲務，有其姊萊奧尼爲證曰：

『德肋撒心地純潔，極喜兒童，尤喜窮苦小兒，一見之下，輒笑容可掬，百般溫存，此情此景，我終不忘，彼於窮苦小兒，縱衣衫襤褸，不整不潔，然一視同仁，愛好自若，顧彼

自身，則固好整潔者也。」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聖誕夜，小德肋撒年十三歲，痛改其多情善感之病，此病一改，不特恢復其已失之魄力，抑且易其中懶閨秀之氣，一變而為鬚眉丈夫之氣，傳教救靈之願，益覺如飢如渴，寧不可遏。姊氏某記其當時情形曰：「人見彼心中熱情奔騰，專務救靈愛德功夫；救靈二字，縈繞腦際，念念不忘；求一罪人改過，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然則小德肋撒此時心中，亦趨嚮勞動工作乎？使其一朝而果身入局中，非亦拋棄祈禱生活乎？試觀乃姊告訴吾人，當時小德肋撒如何懸崖勒馬，其事頗耐尋味：

「德肋撒十四歲時，讀各地傳教修女報告年刊甫閱數行，即輟讀掩卷，語我曰：『彼等所事，我不願知，我已躍躍欲試作傳教修女矣！此種報告，有聲有色再取一讀，直令我火上添油。否，我願為聖衣會修女！』試問小德肋撒，何以寧為聖衣會修女，而不願作傳教修女，豈以伏處院中，可以少動少煩，可以更得安適自在耶？曰：否，為欲多救靈魂耳！

賽利納又曰：「當時我為德肋撒惟一知心，彼意修道一事，為救人靈之妙法，因此願投外方傳教會，既而轉念用克苦工夫，犧牲自己工夫，更有希望多救人靈，乃決意幽居聖衣院

△中意既決。親告我曰：『進聖衣會，可多喫苦，而多喫苦，則可爲耶穌多救人靈，』蓋彼以爲幽居衣院，埋頭工作，功效如何，既不能親眼目視，且又無人在旁，獎勵鼓勵，無法消遣解悶，此等工作，於人本性極其難堪，而其難之尤難者，則莫難於對付自己，以全副精神氣力，戰勝自己，所謂死於自己是，德肋撒中思量，此死於自己之生活，既較其他種種生活，爲救人靈更有出息，乃決意進會，誠如彼所自云，心心念念，切望身入牢門，愈早愈妙，俾可取天上珍奇美好，授與大衆靈魂焉。總之，彼進聖衣會，目的在爲司鐸特別祈禱，在爲聖教會之種種要需而犧牲一己。彼稱此種傳教曰：『打大算盤，』謂可提網挈領，舉一首及全身也。（瑪戴奧神父 Le R. P. Matteo 論聖女傳教方法之精，引用一字，頗得其當，神父謂聖女實左右各司鐸，協同傳教，蓋司鐸者，皆『乘法中之子數』也）故德肋撒進聖衣院，按例經過質問時，高聲述其志願曰：『我來此地，爲救人靈，而特意在爲司鐸祈禱。』凡人進會，固可各言爾志，然如德肋撒之答覆，則屬破天荒也。』

上述一篇聖女胞姊記錄，吾人全部轉載，俾讀者於小德肋撒之大志宏願，得以一目了然，其中聖女脫胎聖經，精言齊聲，吾人當謹誌勿忘此一警句云：

『工作中之最難者，莫難於對付自己，務要把他戰勝，』此死於自己之生活，較之其他種種生活，爲救人靈更有出息』一句至理名言，噫！克苦犧牲，默想祈禱，死於世俗，死於自己，孜孜矻矻，埋頭工作，成敗利鈍，不問不顧，如此生活，誠如聖女之言，乃爲拯救人靈收穫最富之道；然欲洞明此理，眞實做到，當如何消滅自己，克制肉情，不令稱心滿意，揚眉吐氣乎？當如何抱純潔之志懷高尚之願乎？又當如何擇善固執，而篤信超性事理乎？今聖女嬰仿耶穌德助撒，寧願捨棄跋涉山河傳教之生活，而取聖衣院隱晦靜默之生活，深信爲聖教會服務工作，雖不分內外，異曲同工，而祈禱克苦之生活，則一本萬利，更爲有益焉。然則今日教友中，志銳氣盛，竟至不明祈禱生活功用之大，觀於聖女，亦可以憬然而悟，驟然而起矣！

聖女嘗謂初學生曰：『噫！請看：計劃打算種種美妙之聖事善功，著書立說，作聖人言行傳記，乃不及聞人呼喚，立即應命之爲愈也。』

誠哉是言！夫計劃打算種種美妙之聖事善功，而宣之於會場，佈之於講壇；著精深玄奧之書，立聖人聖女之傳，闡明教理，宣揚德化，先生之用心可謂苦矣，先生之學業可謂勤矣

。然而先生如其不行自克之工，如其不肯日就月將，死於世俗，死於自己，如其不持誠中形外，內修更密之生活，則吾未聞枉己而能直人者也。聖女深明此理，故外表事業，初不汲汲，人謂『功業二字，小德肋撒絕不關心，』良有以也，當時聖女，一惟留意初學生之奉公守職，誥誡諸生：行事勿太操心，喜引遵主聖範一語曰：『自願忙忙碌碌者，聽其忙忙碌碌，至於汝曹，當不慌不忙，鎮靜自處。』聖女之姊賽利納日納未哀母，闡明聖女之意，告吾人曰：『彼且戒人作事勿太操心，以入其委身順主之小道路焉。』

聖女嘗見一初學生拍摺被褥，興致過烈，告以作事如此忙迫，將不覺而生自愛之私。總之，小德肋撒以從容鎮靜，爲其神嬰道路要務之一。

每謂初學生曰：『你們做事，不可一往無前，太專心致志，對於所有職司，不可太困心衡慮，就像你一人獨肩其責的一般。試問現今在別處衣院中，事體有沒有，你關心麼？修女忙不忙，你問賬麼？他們的功課，多縱多，妨礙你默想麼？耽誤你所禱麼？然則對於各個人的職務，也要放得下丟得開，才是道理，各人各事規定的時候，原該小心善用，但此心總該脫然無累，無羈無牽。』

小德肋撒事事以身作則，未嘗行之於己，絕不施之於人，然其束身自好，旁人常莫明其妙，實則事亦無奇：當時瑪爾大，非在耶穌之前，責瑪達肋納行事之顛倒錯亂乎？今小德肋撒則在衣院中遇一管理廚房母，終日勤動，見德肋撒意態蕭閒，乃大不贊成，告吾人曰：『試觀彼舉步，無要無緊，看彼何時，方始工作，彼誠一無用之徒也！』嗚呼！教友之中，每有忙忙碌碌，溺於所事，左盼右顧修成祈禱之士而罵曰：『彼等不作一事，無長可取，當待何時方始工作耶？』上述廚房修女之言，非此輩教友之隱隱回聲乎？然而於此有一答語，出自天主之口，常在吾人之耳，曰：『汝徒自忙亂，煩心之事太多矣！』

小德肋撒生平服膺聖十字若望，聖人者，慨世之庸夫俗子，不識專務內修之高人雅士，妄加詆誣，爰本吾主之訓，於所著『神歌』中，力闢其謬：

『論者以爲此輩高人雅士，對於善事善功，爭勝進取，無能爲力，然而愛天主者，固可反唇相稽，直令其無從置答。：夫彼高人雅士者，心中既懷愛主熱火矣，其餘諸事，又何必問乎！彼固自承甘自沒沒，與世相忘，用以屬己於彼至親至愛之天主矣。：然而真能認清目的毅然決然勇往直前者，即求之於專從靈性上用功夫者，亦不可多得：天下固有多人自以爲

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自以爲纖塵不染，斷絕牽罣。然而夷考其行，則藕斷絲連，斷而未斷，非於世俗世物，尙有戀戀不捨，即於自身疾惡，亦未連根拔除，終身闇惑，末由自振；雖其所作所爲，無非出自愛主之情，然而所事所業，過於切心，不能脫然無累，遂致不能盡善盡美。」

修成學大師聖十字若望之論，乃與遵主聖範互相發明：蓋皆以爲傳教之繁重工作，成敗利鈍，全視身任其事者，是否能割絕自己，割絕世俗，而脫然無累。今者，小德肋撒亦本此旨，行其修成之路，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矣！

二 小德肋撒自傳，如何預備，及如何着手寫作。

信如上論，將謂傳教救靈之務，可以垂拱而治，一切舉措行動，非必有用，而亦非必要乎？將謂奔走宣講，著書立說，學堂醫院，育嬰養老，舉凡神形愛德事業，皆可視爲多事，而付之缺如乎？曰：否，豈謂是哉！傳教救靈之事，辦者自所當辦，舉者自所當舉，茲所論者，不過論其舉辦之道焉耳！蓋小德肋撒一生，雖持祈禱生活，養晦修院，而其自身，固亦爲聖教會建一不朽之業：即於晚年，著書一卷，且切切教人刊佈行世焉。不觀聖女自謂此書

一出，於人靈魂，於聖教會，均大有裨益乎？吾人今可一究聖女執筆著述『靈心小史』之緣起：蓋靈心小史之文筆，獨創一格，自成一派，爲一部空前絕後之大著，其書之成，非一朝一夕，乃經積日累月，惨淡經營，吾人果能詳知其著述始末，不特讀時增加興味，亦且大有助於進德修業也。

法國一般惑於伏爾泰 *Voltaire* 及亞那刀勒法郎西 *Anatole France* (按二人均法國文學鉅子) 之學說者，於靈心小史問世後，大肆攻擊，說得此書平淡無奇：謂此書者，乃神職班中人教聖女寫作，爲之規畫格局，爲之背後把筆。又曰：『此一小冊，非出親筆，有何價值，書中所云，拾人牙慧，剽取聖女老德肋撒之說，作爲自己文章，抑且不善抄襲，字裡行間，言涉吞吐，語焉不詳，顯見心虛。』又曰『此種魚目混珠，可以一望而知，除非有人爲之捉刀，修詞潤色，豈一小女子所能率爾操觚。』嗚呼！爲此說者，謬妄悖戾，不符事實，吾敢確斷其人，必不知當時聖女執筆始末情形。夫靈心小史者，聖女之自傳也，一部抒述胸中感想之著作也，自出心裁之創作，而非依樣之葫蘆也，聖女著述時，初不參酌他人體裁格局，亦無一人參加帮忙，所述本身之事，家常之事，修院之事，既無一事虛構，亦無一筆不實，此則證

人盈百，現皆健在，固可證明吾言之不虛也。（按本書原文在一九二五年刊行）且靈心小史一書，讀者祇須稍稍研究內容，即可察知聖女對於內心修養功夫，另有一種妙悟，故可用兩字斷定此書，即靈心小史者，一部信而且實之傑作也。

夫靈心小史者，聖女之自傳也，既為自傳則其所述，必不能脫離本人行實也明矣，故聖女之第一傑作，最偉大之傑作，厥為聖女之畢生歲月；蓋聖女自總角時代，以至去世，顯成大聖，刻不忘懷，惟一目的，乃在日新又新，須知文人與聖人道不同不相為謀，文人者，孜孜兀兀，以身外之事，為終身之務；聖人者，孜孜兀兀，專務進德修業，淑慎其身，止於至善，故小德肋撒之第一部傑作，即為其畢生歲月，泊乎德備功全，生命垂盡，則祇須泚筆伸紙，從實寫來可矣。

聖女之作靈心小史也，公餘之暇，振筆疾書，不打草稿，不加塗改，如風如雨，一揮而就，此點吾人不必驚奇；蓋聖女此書，實在無意之中，早早預備，幾及二十年矣。聖女稟神穎之智，自幼善於觀察事理，不獨明於觀人，亦且明於觀己，其姊氏中有云：「德肋撒在孩提時，少開口，多看人，事事深思熟慮。」吾人當謹誌聖女關於幼年時代一段紀述，曰：「

這小時期，德行爲我，別有樂境，當時我一切思言行動，似乎已能作主，與現今相仿，我便拏定主意，人誣我，告我，我不呼冤，亦不辯護。』又聖女述慈母見背時一段意旨，與上相同，曰：『我當時萬念鑽心，不告一人，但靜聽靜看人家瞞着我的許多事情，我却看得分明。』聖女自失母之後，態度轉變沉默，對於靈性事理，穎悟非常。既如其自云，一切思言行動，已能自主，更於心靈上之景況，自知甚明，古代哲學家，少克拉忒 Socrates 及帕拉東 Plato 所倡研究自己之學，聖女已自蚤歲，用種種小克苦，小犧牲，及飲食菲薄等法着手研究矣。

聖女在本篤會學堂初領聖體時，吾人可見其如何觀察事物，如何運用心思，靈心小史記曰：『散心時喜遠遠觀察學生們爭競戲耍，我則觸緒縈懷，大有感悟，這便是我散心之法。』大凡心理學家，必善演講，因其平日潛觀默察他人之言語動作，而又深知言出吾口，入人心靈，作何反應，聖女在十二三歲時，已具極好口才，自記曰：『有時我演講故事，大學生亦有來聽者。』夫以大學生而亦輟其遊戲，前來聽講，則小德肋撒口齒伶俐，姿勢美妙，其必能引人入勝無疑，然則聖女童年時講述故事，尙且娓娓動聽，他日作其自傳，固可游刃有

餘矣。小德肋撒尙有一種天生本領，性質雖非重要，然亦可以見其善於觀察人物：蓋小德肋撒善於模仿人之口吻聲調，姊氏某述曰：『德肋撒少時靈活，具有學人聲調模樣一種絕技，然此種小玩意，小尋開心，做來恰到好處，誠而不虛，適可而止。』

於此可見小德肋撒多行觀察，多用心思，而彼平日所用作默想題目者，尤以自己生平閱歷重要情節爲多，夫默想已身過去之事，已往之迹，藉以認識天主上智安排之道路，感謝天主賞賜神形之恩寵，此非神修路上要素之一端乎？小德肋撒一旦身入衣院，時或迴念幼時一身所有，脾氣也，毛病也，幸在皮索納家庭中，沾被良好教育，及早改除；又在初告解初領聖體，及旅行羅瑪時，深蒙主恩主佑，凡此種種，每一念及，心感靡已，蓋當旅行羅瑪時，仰觀俯察，美不勝收，雖勝景不常，然眼中所見，則深刻勿忘，自語曰：『日後幽囚聖衣院內，憂困煩悶時，所見惟有天之一角，我將回想今日之大觀，用以自勉，而看輕小己之利益，此時，聖女已如其自云：『明知修道之生活，如何該束縛神形，克己苦身，日日藏修無間斷，一面悟到忘却聖名之高妙，反想規復一己自由，是容易的事。』

讀者對於聖女生平，研究愈深，行將愈益驚異聖女一生，如何未雨綢繆，節節顧到，一

且事到臨頭，遂能應付裕如。嗚呼！天下之人，大半皆從環境轉移者也：或爲情慾所絆，或爲名利所誘，悲歡喜樂，朝歌夕哭，身不自主，故爲一世之人，實非活己之命。譬如航海之舟，既失其舵，又乏船主，出令駕駛，乃隨波逐流，聽其所止，而卒於高擱荒岸暗礁。小德肋撒則不然，一生險阻艱難，早已着着料到，小心翼翼，牢把生活之舵，遂乘風破浪，直登修成之岸，故聖女一朝德備功全，必有奇情妙節，足爲人道，此即小德肋撒之自傳是也。

法國著名律師倍利哀，Barryer 謂一般當場構題，憑空撰述之文人才子，實無所謂當場構題，憑空撰述：蓋於題目本意，胸中早已明白貫徹，平日揣摩有素，循環往復，經過廿次，乃至百次，獨自推敲斟酌；洎乎機會一到，立出台前，大聲疾呼，辭明意達，而台下掌聲雷動者，則以其思深慮熟，成竹在胸，得之於心，而應之於口也。『今靈心小史，蓋亦曾經同樣之預備焉。當時聖女立品調查，庭長問耶穌依搦斯母母：（即聖女之姊寶利納）靈心小史所記事實，所表意見，是否有彼所未知者。依搦斯母母答曰：『絕無其事，全部記錄，無一事，無一節，未經我輩深悉：蓋彼與我輩談心時，乃無所不談也。』德肋撒羅瑪朝聖，道出巴利，在聖母得勝堂，特求聖母保佑，勿使有損德業，曰：『我誠知行路之中，未免有許多事，

足以擾亂我德，向與罪惡不相逢，無來往，深怕這回要見面，要認識罪惡。」聖女之作此想，並非臨時隨感而發。耶穌依搦斯母母爲之作證曰：「此數語者，彼在我前，屢屢道及，正如其在靈心小史，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靈心小史間有數段，早經書牘發表，姊氏某曰：「彼於初領聖體日，縷述所懷，後乃重述於靈心小史。」於此可見靈心小史之成，實經一番慘淡經營，彼悠悠之口，誣爲撫拾陳蕪，無根無據，不攻自破。吾人但當深信：欲成一家之言，非飽經閱歷不可，非日省吾身，深自認識不可，苟如是，則筆下千言，固不難一揮而就，蓋預備工夫，愈久愈勤，斯下筆時，可愈速愈易也。

然則德肋撒胸中之書，遇何動機，筆而出之乎？曰：此種動機，表面觀之，出於偶然，無足輕重，而實際上，則彼德惠成書者，固皆出於超性之感動，而抱同一之目的者也，聖女立品之前，部中對於靈心小史之著述，源源本本，調查綦詳：時爲一八九四年歲暮，冬日之夜，作晚上循例散心時，（或謂在午夜念晨經之後，非也。）聖女二位姊氏：瑪利亞主心母母，及耶穌依搦斯母母，與小德肋撒促膝談心，德肋撒娓娓談其幼年情景，有聲有色，主心母母樂甚，願謂依搦斯母母（時爲院長）曰：「竊以爲母母當命德肋撒作一幼年回憶錄。」德肋撒有難色

，誠恐『因此將分其心。』然依搦斯母母贊成此議，復經主心母母數度慫恿，遂命德肋撒著其回憶錄。』務於一八九六年一月二十日，依搦斯母母本名瞻禮，完書交卷。

當時小德肋撒，耶穌依搦斯母母，瑪利亞主心母母，三人者，均無意將此書公開，此則聖女各位姊妹氏，鑿鑿證明，爲一無可疑惑之事實，惟各位姊妹氏命意之動機，皆出於一種天然高尚之念，則爲真而又真，當主心母母請命德肋撒草回憶錄時，不過以爲此種回憶，既饒趣味，而德肋撒又工於講述，將來此書，大可爲彼自己，及爲各姊妹，作一紀念而已。夫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可述可傳，可紀可念，輒覺心中怦然而動，不忍其言其行，湮沒不著，而願有以表彰之：蓋人之言行，足以流芳百世者，雖愚夫愚婦猶得而辨別之，此無他，崇拜英雄，景仰聖賢，固人類之天性也，然尤於不學無術之人，具有一種特別感覺性，能識何事何行，可以傳世行遠，照耀千秋：當時院中有一學識淺陋之助理修女，名聖伯多祿者，小德肋撒秉其愛主愛人之心，多方爲之調護提挈，後此修女告人曰：『如此嘉言懿行，不可聽其湮沒。』今夫小德肋撒一生特著之事迹，固不爲不多矣：聖母顯靈治病也，見父病苦預像也，聖誕夜之改除毛病也，旅行羅馬也，十五歲進聖衣院也，以及其他種種，此皆有傳述之價

值者也，夫小德肋撒既如上云有講述之天才，及進聖衣院，興到吟詩，又多清麗可誦，具此才調，宜必有日，稟奉長命，草其回憶也。然非天主上智示意，則小德肋撒謙懷若谷，又安肯輕易落筆哉！乃院長耶穌依搦斯母母，果達上天之意，轉命小德肋撒秉筆著述。

於是小德肋撒毫不遲緩，着手工作，書中資料，固皆現成，乃取學生所用之文課簿一冊，值僅銅幣二枚，濡筆作蠅頭小字，字作直體，筆勢連貫，端正不苟，令人一望而知其心靜神定，而其自傳，遂自此開始矣。然時間無多，僅可按照會規，零零碎碎，擇暇著述，吾人前在第二章，論及規矩準繩『方法』問題，曾云小德肋撒不喜幾何方式，故其下筆時，絕不計劃段落層次，大凡著作家，每次動筆之先，必覺心神緊張，而小德肋撒則跪在幼時顯靈聖母圓像之前，祈禱片刻，繼乃展開福音經，誦讀數節，而振筆直書，毫不躊躇。

靈心小史開篇第一章記曰：『我下筆之前，先跪在瑪利亞圓像前，前此賞給我家天下后大恩者，不一而足，特求其把我筆，不使有一行不中聖意，於是揭聖經，目光正射『耶穌登山，叫他願叫之人』之句：』

靈心小史一經開場，字句乃滾滾而下，小德肋撒誠如其自云『祇為聽命起見。』一情一

節，坦白自述，當其兩手洗衣灑掃，本分操作時，自亦想及下文待續，應作何語，應述何事，然亦未嘗苦苦構思，刻意經營，蓋其心靈中，早已明理積學，蓄養有素，執筆在手，文思自來，不疾不徐，會幾何時，居然完篇，未嘗考證書籍史乘，未嘗稽核字典文範。耶穌依擲斯母母祇受以亡母及各姊妹家書數封，所謂著書格局方式，專門規則，聖女悉置不問。靜居聖衣院中，塵鷲不侵，意到筆隨，才思橫溢，字裡行間，氣勢蓬勃，既無過火之處，亦無鬆懈之點，寫時，坐小木凳，凳極低，幾踣於地，取有抽匣之扁盒一隻，加諸膝上，即在盒面，鋪紙作書，伏居斗室之隅，靠近草褥硬薦。如此樸實寫來，初未想到所寫所作，實為天下後世。且聖女長篇累牘，不分章目，僅在開篇時，計其幼年以至進會，劃分三期而已。今日靈心小史所次之章目，實由瓜特福瑪達肋納神父 P. Godefroy Madelaine Premontre 會同耶穌依擲斯母母，事後分析而來。

按靈心小史最近一版序文中，述小德肋撒第一次，寫作僅著為首八章。自一八九四年歲暮，開始動筆，至一八九六年一月二十日，聖女依擲斯瞻禮完篇。是晚，衆修女進堂誦日課晚經時，小德肋撒取其奉命紀述之稿，跪呈院長母母，時耶穌依擲斯母母適屆任滿，忙辦交

替手續，日無暇晷，接稿，略不經意，置跪凳上，後乃帶入房中，束置高閣。數日後，院中舉行選舉新院長，手續極繁，耶穌依搦斯母平日剛柔相濟，頗得修女輩推崇，而瑪利亞公撒格母母，亦素孚人望，投票七次，公撒格母母卒當選院長。修院中新舊移交，毫無糾葛，願耶穌依搦斯母母一心辦理交代，小德肋撒所交之卷，當初既不重視，此時竟完全忘却；而小德肋撒，亦正但求清靜無事，與世相忘，姊氏前竟無隻字提起，於此時也，人蓋萬想不到將此一部大著，付梓行世矣。光陰荏苒，已過二月，耶穌依搦斯母母，既復其平常修女地位，得暇較多，尋獲此稿，披讀一過，大為歎賞，遂在會規准許姊妹聚談時，彼此傳觀。

數星期後，時爲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耶穌受難瞻禮，是日，小德肋撒致死之病，突然發作。聖女在諸位姊氏前，諱莫如深，然病狀增劇，固顯然可見。迨一八九七年初，修女中之善觀氣色者，皆慮其危在旦夕，斯時耶穌依搦斯母母，察見聖女自傳內容，雖極可貴，然所缺尚多；蓋聖女對於己之修道生活，幾無隻字提及。願耶穌母母既卸院長之任，自不能再出命令，而聖女則又非得正式上命，不肯繼續前稿。（註）

（註）：某修女擬將其蒙主聖召經過情形，筆而錄之，以問聖女，聖女答曰：『此種事情

，萬不可做，汝未奉准許，豈可擅自妄寫，而我意亦以勿求准許爲愈，若我則不得長上特命，我絕不願寫我生平；而且此種命令，我亦決不自求自請，蓋人對於自己，隻字不提，可以多立謙德，夫人受主大恩如蒙主聖召等，固當沒齒不忘，汝若感念大恩，僅限腦中存想，而勿落黑字於白紙，則汝更可得益也。」

然則將如何稟請院長出此命令乎？試想聖衣會修女，居然寫其生平，自傳自記，乃里修聖衣院中從來所未有；且瑪利亞公撒格母母者，既極守舊，又極專制，若往請命，或遭峻拒，聖女老德肋撒嘗著『聖詠之聖詠註疏』一卷，祇因神師神父，奇其竟能討論如此高深難題，遂將所著，付之一炬。今小德肋撒之文稿，亦儘可遭同一厄運，耶穌依搦斯母母，一日探問其妹：倘院長母母投諸火中則如之何？答曰：『果如此者，我亦絕不難過，且於我之使命，仍無絲毫懷疑；我但想好天主，定用他法償我之願也。』

願聖女所寫之稿，若不補述其內心生活，神嬰道路，則美中不足，未免留一碩大缺憾。耶穌依搦斯母母，日復一日，待間進言，而小德肋撒又日夜寒熱焦灼，滿面病容，已諱無可諱，此時性命，蓋岌岌乎朝不保暮矣，耶穌依搦斯母母，乃決計進稟院長，後依搦斯母母自

述曰：

『我見嬰仿耶穌德肋撒母母病勢甚重，爰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即其去世前四月，時近午夜，往見院長母母曰：『母母，我有心事，如不奉白，不克成睡：當我任院長時，德肋撒母母爲博我歡心，又爲聽命起見，草其幼年回憶錄一卷，前日我取而讀之，頗饒興趣，然於彼修道生活，絕未提及，將來彼去世之後，母母欲爲發行通告，其中資料，無甚可取，竊謂如母母面命，彼可更出精嚴之論，敢決母母之所得，必且萬倍勝於我之所得也。』我出此舉，乃蒙上主福佑：蓋到明日，院長母母即命德肋撒繼續著述，我已備就稿簿一冊，雖屬平常紙張，但彼以爲過於華美，恐取用之，有傷神貧，惟問我須緊寫行數以省紙張否。我答以汝病已甚，如此寫法，更將傷神，轉當寬寫行數而放大字體爲妙。』

時小德肋撒確已病甚，不耐緊寫行數，繼續著述，約一月後，時當一八九七年七月初旬，作書神疲筆自手落，時屬稿已約五十頁，仍是信手寫來，不加塗改，此五十頁者，即靈心小史第九第十兩章，方小德肋撒寫此兩篇時，人告以此番所作，或且備刊佈通告之用，然德肋撒提筆在手，揮灑自如，初不因之拘束。當接奉長命後，問耶穌依孺斯母母曰：『姊欲我

討論何題？』依擗斯母母答以可取愛德工夫，及初學生作爲題目。小德肋撒遂不假思索，立即動筆，果然，所書要旨，不離乎愛德工夫，及委身順命之道路，時病體極感疲乏，乃坐三輪之椅，由人推行園中栗樹蔭下之小路上，心史末章，人所稱爲聖女神修之遺囑者，即在園中椅上，於一八九七年盛夏之時脫稿。斯時，初學諸生爭願聆教，恆來纏擾，德肋撒曰：『我今論愛德工夫，辭不達意，文字惡劣極矣，；我可云此作雜亂無章，惟我意云何，已在其
中。』按心史第九第十兩章，苟與遵主聖範一書相比，誠無所謂規矩準繩，先後次序；然聖女之意旨，則提綱按領，確乎含蓄其中。嗚呼！一人果有著書之天才者，亦奚用規矩準繩爲哉！心史至最末數行，聖女虛弱已極，以蘸墨爲勞，乃用鉛筆寫錄，顧此數行，實在吾人眼中，含有特別重要性，雖所云者，爲切切叮嚀會中修女，實可作爲我輩重大罪人之暮鼓晨鐘，夫小德肋撒者，純潔如天神者也，則其懷赤子依靠之忱，委身於天主仁慈懷中，亦可奇之有！顧吾人者，負罪如此之多，如此之重，詎亦能懷茫無涯涘之依恃心耶？吾人撫心自問，作此反詰，乃往往爲之神喪氣沮，噫！抱此心理，危險甚矣！聖女早已料到此點，因在心史第十章，用其疲弱之手，大書特書，辭而闕之：

『並非我幸無大罪，故敢坦然靠託，欣然向慕吾主天主；即使我良心上，有世間種種能犯之罪過，仍不失我絲毫靠託之心，心中一面惱恨，一面投奔救世主懷中，救世主待蕩子回頭，我知道他如何疼愛，又聽見他和瑪達肋納和捆送的淫婦，和撒瑪利亞的婦女所說的話，絕沒有人能嚇阻我了，我深知他樣憐愛，怎樣仁慈。』

吾人敢謂小德肋撒既出此言，亦必可以做到，設使當時聖女未受良好教育，放浪形骸，縱恣肉慾，犯罪纍纍，可痛可歎，一朝聖寵光照，彼必毫不躊躇，猛然回頭，投靠在天大父，其心之切，當令回頭蕩子及瑪達肋納自歎弗如焉。

心史第九第十兩章，既如上云獻呈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最後第十一章，則爲寫與長姊瑪利亞主心母母，在一八九六年九月間，即著第九第十兩章約九個月前，瑪利亞主心母母，向小德肋撒索一紀念，請彼伸述所謂神嬰道路，此舉當然先求院長准許，小德肋撒開篇，即懇懇欸欸，樸實言曰：『愛姊手足！承索贈言爲紀念，院長既允得與吾姊談心，誠快事也！姊於吾由家而至修院，兩重親姊矣。』數句弁言，極天真爛漫之致，既而心神跳出塵埃，盤旋翱翔，俄傾之間，直薄雲霄，高談愛德玄妙之理，曰：

『耶穌向我等要求者，悉具於是矣，彼無需乎我等之『事功。』獨需我等之愛情耳！……』
『又曰：『我所要求者，惟此愛情耳！我他無所知，惟知愛耶穌而已，噫！耶穌乎，一切顯榮之功業，我既不能傳佈福音，不能流血，不能致命，夫亦無傷。……有我諸昆代我而爲之，我一『小兒。』匍匐於爾九重之下，『心心愛慕。』爲臨陣戰鬥聖教會之昆仲，稍盡其心而已。』』

『呀！我之耶穌，我愛爾，……我愛吾母聖教會，我憶聖十字若望之言曰：『肫肫之愛，發於專一之心，心之一動一念，雖至渺小微細，視其他一切功業之多般，於聖教會裨益更多。』』

『呀！救我之主物爾朋，我愛之鳳兮鳳兮！……爾升至不可攀躋之天，復隱身於涕泣之谷，借麵餅形成聖體，……噫！耶穌乎，容我妄言：爾之聖愛，其情不已癡乎！……見此癡情，如何能使我心，勿奔赴爾也！而我依恃之心，如何能有限制也耶！』』

『我懇求爾：垂爾聖目，俯視大多數小靈魂，遴選千千萬萬以成軍，即於世上，用爲小犧牲，惟祈無忝於聖愛之情，……聖愛之情兮！……』』

小德肋撒寫贈長姊之紀念，即以此段向主呼籲爲結語，時至今日，天主俯准聖女之求，乃遠出於聖女預料之外：蓋無論在聖衣院，在其他各修院，熱心士女，群奉聖女爲法，自獻於天主聖慈聖愛作犧牲者，濟濟跼跼，少長咸集，數目之多，方蒸蒸日上也。

三 祈禱之必要

靈心小史最後一章（指第十一章）全篇要旨，可取篇中所引：『朏朏之愛，發於專一之心，心之一動一念，雖至渺小微細，視其一切功業之多般，於聖教會裨益更多。』一言盡之，聖女畢生，寢饋於修成學大師聖十字若望之著作，上語即出自聖人之『神修歌。』蓋於神修歌第十一章廿八廿九兩節，聖女沉潛反覆，所得滋多，讀聖女遺詩，可見其揣摩功深，聖女所熟讀第廿九節詩辭曰：

『我既全用我心，竭所能以孝事之，羊群不再趕，其他職業非所知，惟於愛主之愛，營其懷以營其思。』

此詩，聖十字若望自附註疏一則，讀之可以更加明白：何以小德肋撒捨棄勞動工作，而惟愛德工夫是尙。蓋小德肋撒生平拳拳服膺者，惟聖十字若望耳，茲取聖人註疏，照錄於後

『凡人習於清靜，獨居深念，愛主是務，一切外事，一切外功，無論如何重要，苟欲其盡片刻之力，不特於彼個人，大有妨害，即於聖教會，亦大蒙損失，實則人生於世，無非爲愛天主，乃世間不乏高明之士，偏重勞動工作，以爲馳驅奔走，口講指劃，建赫赫之功，立不朽之業，天下靈魂，可以網羅而盡。嗚呼！吾子未之思也：豈不知苟用汝所費工夫之半，於天主前默想祈禱，汝爲聖教會効勞，將增多萬倍，而汝自身，亦且更蒙天主歡愛乎？蓋行祈禱默想工夫，不僅可以事半功倍，抑且可藉祈禱默想之功勞，及因祈禱默想而得之神力神助，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勝抵萬千事功焉。不此之務，則汝寸進爲難，極其量，亦不過聊勝於無，有時毫無所得，或且有害無利焉，故以外狀論之，勞苦功高，事業彪炳，非不赫乎可象，顧其實際，則空無所有，誠以一事一業，非仰天大力，則不足以稱善也。』

今小德肋撒旣已榮登聖品矣，則其生平服膺之道，堂堂正正，彰明較著，又何疑乎！夫小德肋撒一生，『如欲其盡片刻之力於外事外功，不且大有害於彼自己，大有害於聖教會乎？』反之，『小德肋撒之生平，非因其祈禱默想之功勞，及因祈禱默想所獲之神力，而一事

一功，勝抵千萬事功乎？」此皆事實昭然，吾人不能不信也。蓋小德肋撒自傳之心史，所給吾人第一教訓，最寶貴之教訓：即專精一事一功，效力之大，匪夷所思，祇要其事其功，確切表現其內心生活，所謂內心生活者，出塵拔俗，完全脫離世物，專心致志，祈禱默想，上愛天主，下愛衆人，竊願諸凡有志之士，如聖十字若望所云『偏重勞動工作，以爲口講指劃，胼手胝足，勤於外事外功，即可救盡天下蒼生者。』取此教訓，靜言思之，當知欲爲聖教會真正出力，吾人不可不騰出大部時間，用於祈禱默想，嗚呼！今日之世，紛紛攘攘，好大喜功者，比比皆是也，抑何幸而得小德肋撒榮登聖品，對症發藥，痛下針砭乎？然則悟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讀者其三致意焉可。

聖十字若望秉其超性之見解，心直口爽，痛切陳辭，令人聞之，汗流浹背，毛骨悚然，細味上文所云『不此之務，則寸進爲難，即勝於無，有時毫無所得，或且有害無利。』一段言論，意者，癡心夢想，好大喜功，古今人之同病，聖人當時舉目斯世，必見有不少之人，不務神業工夫，利慾薰心，虛美蔽塞，猶自以爲多勤外事，多做外功，救天下蒼生，舍我其誰，然而求之實際，則所得者，微乎其微，聊勝於無，聖人乃目擊心傷，慨乎言之焉。

名人童虛答，Don Chaulard 鑒於近半世紀以來，教中事業，蒸蒸日上，百廢俱興，『由表面觀之，非不成績斐然，郁郁乎文哉！然天下信友，迄未能團結一致，以與異端邪說，爭競抗衡。』推原其故，則因教中司鐸輩，教育家，已身缺乏內心修養工夫，祇能造就外貌熱心之人，向道不篤，信德不堅，胸無卓識定見，因乃隨風而靡，故童君之言曰：『吾輩爲教師者豈非孜孜兀兀，徒求門下之高材輩出；繼晷焚膏，徒望著述之燴炙人口，曾不知以宗教真實學問，灌輸子弟乎？…然則今日之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非太不講求內心生活有以致之乎？』

與童君持論相同者，頗不乏人，舉皆昭示吾輩：今日傳教工作，以及教中經營事業，必須平心靜氣，審慎改良，蓋今日最流行，最有害之錯誤，即吾人以爲一生功勞之多少，視乎其出力之多少，奔走之多少，殊不知按諸實際，功勞之多少，正不在出力之多少，而在聖德之多少，果吾人求功心急，世俗心重，念經祈禱，心分意亂，則吾人可以深信，『雖表面成績，斐然可觀。』然而德化入人不深，安冀其能持久，所謂『走勞碌之路，而乃不知遵循吾主之路。』“*Ambulavimus vias difficiles, viam autem Domini ignoravimus*” 不亦重可惜哉！

吾人研究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探幽抉微，可謂入其堂奧；其修德成聖之法門，亦既見之，亦既觀之：蓋小德肋撒自幼願做聖人，而『不願做半吊子的聖人。』十五歲進聖衣院，迨乎初學之後，數年熱心工夫，至此告一段落，當可稍自寬鬆，然而小德肋撒，兢兢業業，夙夜匪懈，力求上乘，不願居次，方其年當極小時，三姊萊奧尼持一針線簸子，滿盛色澤鮮艷之緞帶，聽憑小德肋撒選擇，孰知德肋撒竟不客氣，伸手全取，靈心小史記曰：

『我小時這行品，可包括我一生後來，既見到什麼叫修行，什麼叫修成，我使明白：要做聖人，該多吃苦，全忘却我自己，揀頂上乘，頂完備的做，且深知聖德，能有多少等級，隨人樂意，對於吾主指示的前途，預定的條件，要以愛還愛，報效多少，全在人好自爲之。換一句說，在吾主教人犧牲之事，人各憑心，選取而已，我既懂明這個，便如我小時哀求吾主道：『吾主呀！我都要，我都選取，我不願做半吊子的聖人，爲你吃苦，我不怕，怕只回護我私欲私見，求主全收去，全擊去，凡主所願，我都要，我都選取！』』

如有人焉，朝乾夕惕，孜孜矻矻，修德成聖，迨乎功夫圓滿，亦能如小德肋撒之登峰造極，則其一事一功，一書之作，有益於天下人靈，必可遠出萬萬千千半冷不熱者工作之上。

夫傳教工作，登壇宣講也，創辦事業也，苟無德行馨香，苟其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紀無肯作犧牲，用功祈禱，與主深契等之表示，則此種宣講，雖舌敝唇焦，此種事業，雖彪炳赫奕，究不能收美滿之效果，嗚呼！今日之世，著書立說，宣講播音，擘劃經營，種種事功，種種事業，可謂忙矣，可謂勤矣，然而謀之不臧，多半白費心思，誠使此輩自謂能者多勞之士，留出其大部時間，用於默想祈禱，則事半而功倍矣！或且稼一而穫百矣！於此，吾人研究小德肋撒，可得一結論曰：克己犧牲祈禱默想，實為修德成聖拯救人靈當務之亟。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將謂所行神形事功，所辦慈善教育事業，皆可半途而廢，從此歇手耶？將謂宣講者可以閉口無言，著述者可以擱筆不寫耶？曰：否，非是之謂也，吾之所謂改良者，非因噎廢食之謂也，亦去其時下頑固之惡習，矯正傳教有害之方法而已矣，吾人勿忘聖多瑪斯有云：『凡修道生活之方式，能內外兼顧，動而能靜，靜而能動，彼此調劑者為上乘。』又云：『人生於世，貴能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獨善其身，不如兼濟天下。』又聖人集中，有議論一段，頗為精警：其意謂動作行為，如能恰到好處，於祈禱默想，不獨無損，而且有利：蓋人性每多好動，或喜勞心，或喜勞力，蟄伏不動，垂拱無為，則英雄無用

武之地，勢且牢騷不平，抑鬱成疾，夫使有用之材，投閒置散，不克建功立業，大展抱負，豈不甚可惜乎哉！

由是觀之，祈禱默想，宜與舉措行動，互相調和也明矣，吾人今可返躬自問，如其廢寢忘食，事務級冗，妨及內心修養之生活，則吾人必惑於外觀，而誤入歧途；雖勞碌一世，服務傳教，超性成績，終必平平，無甚進展；誠能至是覺悟昨非，則吾人爲救己靈魂，顯揚聖教計，第一本分：當稍戢激昂慷慨之血性，稍減花樣繁多之事務，而節取大部份之時間，用之於祈禱，須知吾人在世，第一要着，當如小德肋撒孜孜矻矻，修德成聖，方能真正有益人靈也。

小德肋撒德行新譜卷五

英氣與聖德

三點正反合德

弁言 正反合德之重要性

巴斯加曰：『凡人有一特著之德，而同時不見有反面陪襯之德，如哀伯米農大（古時埃及名將）之能猛能寬，剛柔相濟，則其爲德，雖臻絕頂，不足稱也；蓋偏有一德，非進步，乃退步也。夫徒執一端者，不足爲大德，必也兩端同時並進，並臻絕頂，而後足稱大德焉。（按此即吾國中庸之道，所謂『執其兩端者』是也。）聖多瑪斯在神學提要中，亦著專篇，援古證今，詳論德行之彼此聯絡貫通，聖十字若望於其神修歌中最後數段，尤於第叁拾及第叁拾壹節，極稱聯絡德行，彼此貫通，集衆美之大成，實難能而可貴，故一人修成功夫，是否深造，即可於此覘之。聖人又曰：『超性之德，有其一，必有其二；苟缺其一，則其餘亦不足稱矣，此爲測驗超性諸德，千古不磨之定論。』不觀彼熱心有道之士，因其結合天主，因其愛慕耶穌，乃集諸德之大成，如織一鮮花之環圈乎：

愛爾情深兮，百花爭放

織成花圈兮，用發吾德行之芬芳。

是故我輩教友，砥德礪行，當取連環之法，如編天朝神頂上祥光之圈，（聖像上，聖人聖女頂上，恆繪祥光之圈，以表聖德。）以愛德爲中心焦點，以聖神七恩爲四面射出之光芒。蓋凡聖人，苟具一德，反面必有一德，爲之陪襯，如輪圈之邊緣，此邊上着有一點，即可循其直徑，獲得對面之一點，而彼此相照相映，故能取愛德爲軸心，射發種種德行，調和融洽，一以貫之，斯即聖德矣。夫大鵬翱翔杳冥，垂翼蔽天，誠欲量其翼之長短廣闊，計其搏擊力之大小強弱，則非展拓兩翼，自其一端起量，以達彼端不可。今量聖人之德，亦猶是耳，苟非從其反面推勘測度，則無以見其德之偉大也。巴斯加又曰：『推究一理，必先從反面講起，否則不着邊際，聽者茫然，徒成一篇空話；且祇從反面講起，尙不能將題義暢發無遺，必當於結束時，迴顧反面，首尾呼應，始能警策動聽焉。』

故談道論德，欲動人聽，必須時一迴顧反面，此乃文章鞭闢入裡不易之法。譬如於此有著作家，或宣講士，刻劃描摹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爲和平天使，則彼儘可於聖女自傳及立品

案卷中，搜取資料，如聖女居院，爲息事寧人計，甘自犧牲退讓，又循循善誘，使初學諸生，同院修女，彼此之間，穆穆棣棣，一團和氣，然使此執筆爲文者，或登壇演說者，專就聖女愛好和平，排難解紛，正面立論，而於聖女反面陪襯之德：雄赳赳，氣昂昂，躍馬疆場，血戰奮鬥之勇，曾無隻字提及，則吾人必謂大好題目，未能淋漓酣暢，發揮盡致，殊覺美中不足焉。總之，吾人苟舉聖女一德研究討論，而不連舉其反面之德，則是識聖女之小體而不識聖女之大體，又何從而窺其中和之蘊，聖德之妙哉！

吾人茲篇之作，推本聖多瑪斯及先賢巴斯加道德正反，聯合陪襯之說，讀者幸勿視爲無足輕重：須知一人如能習用此種觀察，研究聖人之所以爲聖，尤其用以研究聖女小德肋撒之種種美德，可免見解偏執，輕率躁妄之病。更可以免見解錯誤，而因以發生之危險。夫德行之名目雖殊，然一德有一德之搭配，猶如一陰一陽之雙雙配合。譬如謙遜之與豪氣，實彼此鈎連，有類鏈束之環圈，欲論謙遜，必及豪氣，欲論豪氣，必及謙遜，正如兩環彼此相引焉。又一人敬畏之心，亦當與愛情相提並論，聖十字若望曰：『凡人一本至誠懷敬畏之心，則亦必一本至誠懷愛慕之忱：不觀兒童乎？於嚴父之前，其憂愛戰栗純正之敬畏心，實發於殷

般孺慕之忱。』由是觀之，德行之爲物，根之於性，彼此混合，彼此感應，故人默想小德肋撒，舉其一德，作爲題目，而於反面對照之德，不加探索，則是於聖女之聖德，知其一不知其二，安能探其精蘊，窺其全豹乎？蓋按教理而論，謙遜之德，必以豪氣爲骨，故欲窮究小德肋撒謙遜之德，必當見小德肋撒生平，固抱大志宏願，豪氣絕人也。

聖女小德肋撒，諸德完美，渾然合一，故其生平，中和之氣，溢乎眉宇，神師某知聖女最深，曰：『我未見德肋撒有糊塗失察之處，亦未覺德肋撒有任性使氣，輕舉妄動之點，蓋其動靜語默，自有一種中和之氣，美妙絕倫。』神師之言，復經聖女長姊字字證實，曰：『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隨事隨時，持平處中，中和之氣，一若出諸自然而然，乃不見有甚特別出色之處。』夫聖女之所以能蘊此一片中和之氣者何？非因其諸德皆備，彼此勢均力敵，故爾能持衡平均乎？且所謂均勢者，果何自而生乎？非由兩力對等，彼此對消而來乎？故本中和之道，研究聖女小德肋撒之聖德，宜莫善於取聖女之德，彼此有連帶關係者，對對配合，雙雙並論，庶幾聖女聖德之底蘊，可以瞭如指掌，洞悉靡遺焉。

本書稱此正反表裏之德，曰：『正反合德』Antinomie 此一名稱，即以字面而論，亦似

互相抵觸，互相矛盾，譬如微小之與偉大，少年之德性與老年之德性，幼稚與老練，柔弱與剛毅，皆含正反性者也；然而按諸實際，則矛盾抵觸，祇在形式表面，或由人情而論，彼此對峙，勢不兩立耳，若以超性而論，則渾然一體，彼此融洽，金聲玉振，適成爲一種高尚之雅合，所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是也。茲集聖女小德肋撒主要之德，對對配合，雙雙討論，約歸三種『正反合德』：一，童年天真爛漫之純樸，合以老成精明練達之智慧。二，深謙自小，而抱大志宏願，三，內心極快極樂，而形體與精神上受劇痛殊苦。此三者，一正一反，以表面及人情而論，固似矛盾抵觸，勢不兩立者也，然而試觀聖神功化之效，超乎本性之上，竟用七恩中之上智，剛毅，及諸德中出神入化，最最高尚之愛德，取彼互相矛盾抵觸者，水乳相融，蔚爲奇觀焉。

第一章

第一種 正反合德：純樸及智慧，上智之恩

『智若蛇而樸若鴿』（瑪竇，十，十六）

一 少年與老成

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一團稚氣，不特不失赤子之心，抑且善操兒童口吻，居院病重，諸位胞姊，深以為慮，聖女曰：『隨便好天主爸爸安排，彼之小寶寶應如何處置，彼豈有不知之理。』聖女長姊瑪利亞主心母母，因問之曰：『然則汝為小寶寶耶？』德肋撒正容答曰：『然，我為小寶寶，但為一心思甚長之小寶寶，蓋一老小囡也。瑪利亞主心母母後自承曰：『我此時纔真悟到彼之神嬰道路，含有多少壯強成人之氣概，而覺彼自傳中所引達味聖王：『我年輕，而我智識大過老年人。』一語，極有道理。』

於上述一段佳話中，聖女坦然率然，親示一種正反之德，讀者亦當自見矣。夫小之與老，在人生中，猶朝暮之遙遙相對而不相值，豈可同日而語哉！今小德肋撒曰：『老小囡。』

乃若故意取老小二字併爲一談者，而聖女之姊，復用矛盾之辭以釋之，曰：今始恍悟神嬰道路，含有多少壯強成人之氣概。由是觀之，壯強成人之氣概，實由神嬰道路脫胎而出，而神嬰道路，則既須保持其赤子之心，又須兼有壯年人，乃至老年人之種種特長焉。試問老小二者，一正一反，如此矛盾，果由何道以調和之乎？讀者可參證聖經，尼各得睦亦嘗以此正反之德，詢問耶穌。惟小德助撒神嬰，爲少年老成，而尼各得睦則問吾主『如何返老爲童』

盍再仔細披讀教皇本篤第十五世論小德助撒英雄德性之演詞：此篇演詞，題爲神嬰道路，然而一路講來，矛盾之字句，正反之名目，層見疊出，意味深長，極宜潛玩，教皇首告吾人：當正確明白神嬰二字之意義。『謂神嬰之道，一以貫之，即『依靠天主，閉着眼睛，將己身靈委托其手。』故爲神嬰者，當脫除驕情傲氣，具有活潑之信德，深信天主實有而有特無恐，投奔天主，聽其上智安排。此段，教皇僅論兒童幾種特長，揆諸情理，尙不難彼此融洽配合；然教皇一轉詞鋒，論及小德助撒德性，則所有壯年成人，以及白髮老翁之種種特長，一齊奔湊，湧現眼前：蓋教皇稱聖女早歲，除顯其兒童之無憂無慮，不擔心事，歡欣踴躍，活潑之天真外，同時又顯其爲極端謹肅，儼然『非常老成。』而於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皆足以表其識見超乎年齡之上焉。

其後教宗庇護第十一世曰：『聖女雖深居修院，實授吾人一聖德之表率，此表率者，不獨人人能學，抑且人人當學，聖女願引吾人共走其「小道路」。而教吾人學兒童之天真純樸，惟吾人須知聖女之所謂「兒童」。徒有其名而已。夫此兒童之誠樸者，既須「具有勇毅之魄力，而不可或缺；既徒有兒童之名，而無兒童之實。」則其爲道，必甚複雜而微妙，有不得不慎思明辨者矣。』

然小德肋撒親戒吾人：『慎毋以年齡，量度閱歷』。此言出於聖女自傳中精心結撰之篇，即靈心小史中寫呈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之第九章：

『世上少有人不拿淺理想，短見解，去推量天主的全能，例外之事，破格之事，處處都有，人人許可，獨有論到天主，那就不該，那就不准，我也知道，按年紀推算經驗，是人習以爲常的，因此達味聖王年幼時，便向天主咏歎道：『我年輕，被輕賤。』又在同一聖咏中，他不揣冒昧，唱道：『我智識大過老年人。』』

嗚呼！世人之論神業功夫，往往但講量之多寡，質之優劣；誠以量質二者，固人人共見

共聞，而可無庸深求也，故人之年屆古稀者，則共認爲飽經滄桑，見多識廣焉；年纔四十，或三十或二十者，則其經驗亦當按其年齡而遞減焉。嗟夫！此種數學式之推究，理論上固可視爲天經地義，然而按諸實際，何其謬哉！試問真有經驗之老者，求之天下能有幾人乎？夫真實之經驗閱歷，豈年齒長短所得而量度者哉！亦視乎一人存養省察，內觀於己，外觀於人，工夫之深淺而已耳！有人於此，既不肯改過自新，又不肯藉謙遜之德，以自察其病根所在，則是人也，從靈性方面觀之，終爲自知不明之『大小团』而已耳！今嬰仿耶穌德肋撒，自幼習行克己，即飲食嗜好之微，亦嚴加克制；及其一旦進院，則又兢兢業業，正己正人，爲初學諸生，以身作則；積德累功，如此其勤也，故年未二十，經驗閱歷，富足有餘，使非存養省察，惟日乾乾，安能得此美滿之效果乎？吾人不妨再誦聖女之言曰：『噫！耶穌脫我於世俗之毒瘴，誠可謂適當其時，蓋人無強弱，他人於何地失足，我亦可於何地失足也。』聖女此言，雖甚淺顯，然非過來之人，不能道隻字，其洞矚世務人情，直與名士巴斯加同具慧眼卓識：蓋其口吻，一若年高六十之道學先生，目睹世態炎涼，人情澆薄。自知就木之期，瞬在眼前，乃樂夫天命，慨然言之；而聖女之作此言，則因其年當十五歲時，隨父旅行，窺

見罪惡之深坑幽谷，徘徊道左，發現其中光怪陸離，實足令人神昏目眩。然而聖女是時，竟能一望陷阱，而遽測其深淺，即此一端，可見凡人自謙自小臨深履薄，步步留神，時或能於俄頃之間，獲得大量經驗，遠勝於終身闇惑，而自作聰明者之所得焉。

吾人作此觀察，便可明瞭：何以走入神嬰道路，即可獲得如許經驗。蓋人一經自謙自小，如前所云惟日孜孜，克苦犧牲，則數月之中，必能於己之私慾偏情，自愛之心，媚嫉之心，以及汲汲皇皇好名求利之心，參透看破，大徹大悟。若夫一人兀兀窮年，專務外面事功，不肯一日三省吾身；或則虛美薰心，自矜自滿，則其神目蒙蔽，而於己之性情，偏急暴戾，狷介孤僻，不以為病，而反以為美。若是者，雖年登耄耋，頭童齒豁，豈能有靈性之經驗，道德之閱歷乎！嗚呼！一人果能於聖體龕前，謙卑俯伏，行祈禱之功，則自有超性之光，鑄鼎象物，洞照吾人劣根劣性，偏情私慾，又何患神目之失明乎！

由是觀之，能作克苦，謙遜，祈禱，以走神嬰道路，則可以大長見識，『智逾老年人。』而作小德助撒入室弟子。惟是所謂嬰兒者，既必輔以經驗智識，則非啼飢號寒，匍匐入井，尋常之赤子可知，其必如教皇庇護第十一世所云，徒有嬰兒之名無疑也。此則我輩小靈魂

有志效法小德肋撒者，不可不審其所以，察其所由焉。聖女終前，以神嬰之道，親授其姊耶穌依搦斯母，依搦斯母默識心通，乃反覆叮嚀我輩，曰：『小德肋撒所教之熱心工夫，有以爲其道淺近，帶孩兒氣，此大非也。』依搦斯母又曰：

『德肋撒取一『嬰』字，並不咬文嚼字，着重字之本意，德肋撒嘗論諸聖嬰孩曰：『諸聖嬰孩在天國中，豈仍爲嬰孩哉，不過具有一種美不可言之兒童神情而已！聖像上以嬰兒狀之，蓋因吾人肉眼之所不可見者，必藉形像圖解，方能明白故耳。』由是觀之，德肋撒論靈心生活，所以用嬰兒口吻，解釋其神嬰之道，不過藉資比較，以發揮盡致而已。

觀於上述依搦斯母之言，則小德肋撒之所以呢呢作兒女語，用本性之語言，以達其神嬰之道路，不過取其類似，借作譬喻而已。夫類似者何？似是而非也。似是而非之說，超性學（即神學）中論之甚詳。吾人在本書中，不必求其甚解，但取研究『類似學說』之初步規則，擇其有關於神嬰道路者，略舉數則，以供讀者參攷。

二 研究類似學說之初步規則

出自肉體之嬰兒，欲其脫胎換骨，變作神性之嬰兒，首當洗心革面，去其本性常犯之毛

病，此爲研究類似學說之第一條規則，亦即戒犯類似之病之第一方法；此法名曰『舍短之法』（舍其短處也。）*Via remotionis* 夫本性之嬰兒，固有幾種極可寶貴之美德，然而可愛可慮之劣性，亦正不少，此則爲人母者，知之詳矣。蓋原祖遺傳之劣根性：自愛之私也，嫉妬也，躁急也，忿怒也，撒嬌也，執拗也，所謂偏情私慾者，於嬰兒一哭一笑之間，靡不盡情畢露；即最佳之兒，真若未受亞當原罪影響者，亦有母胎帶出之缺點：如不知是非曲直也，無智識也，不用腦筋思索也，不能自主，自加約束也，凡此種種毛病缺點，當然不容於神嬰之道。須知神嬰道路，清高之極，絕不許有兒童敗壞之品行，迹近兒戲之舉動，故有志神修，取嬰仿耶穌德肋撒爲法者，務必深深戒除兒童脾氣劣性，此即戒犯類似症之第一法是矣。

然當脫胎換骨，求變神嬰之際，吾人一面剷除嬰兒之劣性毛病，一面當高舉嬰兒之美德，極力摹倣，極力效法，務求維妙維肖。此爲研究類似學說之第二條規則，名曰：『取長之法。』（取彼之長也。）*Via excellentiae* 夫兒童之美德何？教皇本篤第十五世約而舉之曰：

『試觀嬰兒們，走向不會，話亦不會，有同年的要欺他，大些的想嚇他，或驢馬狗等來惹他，他往何處躲？何處逃？不逃近娘身躲入娘懷麼？驚魂既定，他且回看那欺他的，嚇他

的，惹他的，大着胆子道：而今而後，我有娘寶貝，娘保護，到東到西有娘在，都不怕。須知做效神嬰孩，亦如此，一味靠托天主，閉着眼睛，由天主抱東，東，抱西，西，百泰平安，百無禁忌。」

洵如教皇所云，神嬰之主要美德，當爲：不自信任，而同時專心倚靠天主仁慈。教皇之意，使小德肋撒聞之，必且曰：實獲我心，蓋小德肋撒固曰：『承耶穌雅意，指示我直趨天主火竈惟一之道路。路者何？小兒安睡父懷，一種有恃無恐之心腸是也。』

小德肋撒引經據典，闡明神嬰之道，而所據典故中之最著者，當爲婦孺皆知，耶穌諭徒勿阻嬰孩來前之一章，聖經記曰：『容小子親我，勿禁也。蓋肖似孩兒者，乃可得天國。』聖金口若望論著中，述嬰兒之美德，有爲教皇本篤第十五世未經道及者，其言曰：『嬰兒受罵，不記在心，母親責打，猶是依依不捨。如有王后在前，頭戴寶石珠玉之冕，彼則寧捨王后而戀母親：蓋彼於世物，祇擇合用者，不問其體面不體面也。彼除所需之外，絕無所求，一得所欲，則自母懷脫然去矣，富貴功名，不介於意；美色當前，不動於心，此則耶穌所以訓人：不變如嬰孩，不得入天國也。』

綜上所述，嬰兒之主要美德：厥爲識己懦弱，專靠父母；父母之言，絕對信任；天真純樸，無所掩飾；聲色美好，漠不動心；最後，則爲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輕視世上名利。今吾人荷蒙主寵，作主兒女，既有名分稱呼天主爲我等之父，則在神修路上，宜如何學如不及，精益求精。效法嬰兒此種美德；對於在天我等父者，宜如何恃其仁慈，依其全能，遵其所授誠命，信其所示妙理；而於世俗之富貴尊榮，宜如何視若敝屣，脫然割愛；壹惟眞實道理，是崇是好；壹惟天主，是愛是慕。

凡此嬰兒諸德：倚恃也，信任也，愛慕也，純樸也，嬰仿耶穌德肋撒，蓋皆舉而有之，可謂無美不臻，而又無不著見於外，於何見之？於其稱呼天主聖父曰：『好天主爸爸』見之。且德肋撒作此稱呼，乃直譯聖保祿宗徒 *Abba, Pater* 一語。（按拉丁文 *Abba* 中文可譯作公、翁、老伯。）然則按諸研究類似說『取長法』一條規則而論，天主既爲無窮慈善，無限美好，吾人在神修路上，安可不努力效法嬰兒之美德乎？

聖金口若望稱兒童之美德，續曰：『樸實與智慧互相聯合，則智上加智，即天神生活矣。』
Haec est vita angelica 吾人誠能用取長之法，擇取任何一德，努力進修，竿頭日上，竣極於

天，終必包羅萬衆，涵有一切超性之德，如天上銀河，包羅衆星焉。著者紆迴百折，推論到此取長之法，歸根到底，勢又不得不廻照上文所論諸德會通之道：Via connectionis 蓋用取長之法以修德行，結果既可包羅萬衆，涵有一切超性之德則是諸德會通矣。（按『諸德會通』可稱爲類似學說之第三法。惟就神學而論，一切德行，及一切天賦寵恩，本屬彼此連繫貫通，故神學中，無諸德會通法之名目。本篇在此特別提出，以供未治神學者研究參考）蓋據聖多瑪斯論：凡本性之德，如惻隱心，慈悲心，以及心地忠厚等，固能獨自存在或至少與其他德行，如剛毅公正等，彼此劃分畛域，各不相涉。然此獨立本性之德，苟其一旦高入超性境界，則其他一切德行，亦必囊括包舉，應有盡有。大凡君子之德，過於率性任情，則一失其正，反生弊病；若其爲德，清高拔俗，超軼本性，則不獨無弊病之生，且能自然化生他德，爲之陪襯。譬如忠厚長者，秉性良善，過於溫柔則失之懦弱，而懦弱即爲忠厚良善之病。如人宅心忠厚，而以超性出之，則見其強而不見其弱矣。故欲明白清楚神聖道路之全體大要。當先去嬰兒本性之短處弱點，而惟精惟一，努力師其長處美德；由諸德會通之道，一通百通，賓主聯絡。功夫至是，斯真『智上加智』矣。

三 天真純樸及識見卓絕

欲觀小德肋撒秉其大智卓識，如何樸樸實實修治諸德，則當取其自傳，潛心研究，重讀一過。然其嘉言懿行，頗有數則，昭示吾人如何修持兒童純樸之德。夫小兒之質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種愚直，可使人畏，可使人懼；而聖女之直道，則推心置腹，不覺可怕。聖女幼時，嘗讀一書，中述一女教員，人人稱其應酬工好，面面都到：蓋其應對周旋，謂此，則曰：『汝有理』語彼，則曰：『君不錯。』此種花言巧語，大背聖女兒童誠實之性，聖女當時披讀之下，即掩卷歎曰：『謬哉！謬哉！心口當如一也！』其後聖女偶與姊氏耶穌依搦斯母談及此事，曰：『此意我至今未變，我待初學生，常是如此。但說正話却甚難，歸罪於彼不在眼前之人，則再容易沒有。我則一反其道，我之本分，是在對於托付我手之靈魂，說真話，我故惟真話是說。』嗚呼！苟吾教中人，皆能如此質直，言出由衷，則免罪多矣。聖女又去世前，痛陳『質直』為神嬰道路必修之德：

耶穌依搦斯母述曰：德肋撒終前，我囑其對醫生，獎勵數語，彼答我曰：噫，父母，此非我之行徑，醫生心中要想什麼，隨他去想，我則祇愛誠實，我最恨說謊。我敢實告：誠

照母母之意而行，則我且負疚於心。」又一八九七年七月九日，聖衣會會長神父特來臨視德肋撒病狀是否瀕危，須行終傳，而德肋撒強作歡笑，竟致會長神父以為病勢無妨。會長去後，我怪德肋撒，心中既要會長親來終傳，何竟不自為計。德肋撒婉然答我曰：「此非我長也。」

小德肋撒心中所思，無論如何，不肯絲毫諱飾。己身確已病入膏肓，猶不願裝腔修態，抱病呻吟。是蓋聖女不獨願保其兒童之純樸，更欲出之以冲和恬愉，優游樂易。即此一點，可見聖女對於上主之仁慈全能，一味信賴，全心委順，遇有患難逆境，「輒投好天主懷中，效法小兒，遇有驚恐，鑽入乃父肋下，把頭藏躲。」嗚呼！如此信賴委順，非有英雄氣概，毅然決然，舍棄自己，曷克臻此！茲取聖女自傳中一段紀述，附錄於後。此段紀述，由表面觀之，固屬稚氣可掬，然而實際上，足以見其逆來順受，工夫之深：蓋聖女之神嬰道路一以貫之，萬般德行，一通百通也。且此段文字，看似平淡，然而有志效法聖女者，磨難來時，讀此一篇，定可得力不少。時聖女在羅瑪，覲見教皇，面懇恩准早進聖衣會，不得要領，自傳中記曰：

「我近來自獻於耶穌聖嬰，做他小小玩弄物品，并給聖嬰說，勿看我太值錢，太貴重。」

小孩們弄到手，只看看，不敢動彈，故此應看我，是不值錢的小皮球。手拋拋，腳踢踢，丟在地上去滾滾。鑽個洞兒看看，或扔在牆角，或撲在懷中，都由他高興。一言以蔽之，我只願供小耶穌玩耍，逞他嬰兒性，無論怎麼都甘心。真個耶穌應允了我的祈求，在羅瑪時，他就把這小玩意兒，鑽了一個洞，要看看裏邊有什麼。：看了倒稱心，便放下，他睡他的去了。酣睡時怎麼作？丟了的小球怎麼樣？怕耶穌還夢想玩着，一忽兒拾起來，一忽兒放下去；有時拋得遠遠的，儘量滾滾，後來緊緊的捧在心頭，再不許離他小手手。」

聖女一生談吐，諸如此類者，書不勝書。聖女固懷童心，到處活畫其天主兒女之天真爛漫，一生不脫亦莊亦諧之稚氣。身材雖高逾中人，在衣院中，諸位胞姊恆喜以小妹德肋撒稱之，猶如常人對於稚氣未除者，冠一小字於名稱之上。然而讀者，苟於小德肋撒動靜語默，悉以童字目之，則未免小覷聖女。須知童字反面，聖女固具靈心慧眼，正不可因其年幼而遂謂其無知；蓋其諸位胞姊，皆稱『德肋撒年尙極幼，吾輩聞其談吐，已知其爲端正凝重，極有心思。』進會後，年二十歲，被委爲初學領袖。時耶穌依撒斯母任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任初學主任，聖女周旋其間，頗難措手；然而聖女運其絕頂智慧，竟而應付裕如。故聖

女一入修院，人皆目爲智囊。某修女述曰：『德肋撒祇爲年齡上之兒童，諸位胞姊，逢有疑難，輒就彼年齡最稚者請教焉。』

吾人尙得許多可靠紀述，足與上文某修女之言互相印證。凡此紀述，均稱聖女材具卓越，堪當大任，即院長一席，亦必能勝任愉快。瑪利亞天神母者，前任初學生之主任也，告人曰：『院中職務，德肋撒皆可勝任，即任院長，亦無不可。其教導初學諸生，雖名爲助理，然而循循善誘，直與飽有經驗者無異。』最奇者，靈心小史問世，一般無賴作家，懷疑小德肋撒之聖德，橫肆詆誣；謂『神職班居院無事，搖鈴打鐘，栽培幾個道行高深者。』又稱教中神師，爲『專務迷人者。』而孰知當時小德肋撒所經請教之諸位神父，不獨對其早奉聖召，群疑滿腹，即於其所倡神嬰道路之說，亦衆難塞胸，幾於一致表示不能信任。有本篤會多敏神父，即授小德肋撒教理問答，而稱之爲『小博士』者，亦其中之一，乃於小德肋撒立真福品時，到庭自訟自承，其言大可間執讒慝之口：

『我憶當時心懷此想：即我常以爲人說此天主婢女，如何如何，未免迹近誇張。及其進聖衣院後，我心猶存此念。時裕甫神父 *Abbe Youf* 爲駐院司鐸，亦每向我談及德肋撒修女才

德出衆，謂我曰：『德肋撒年雖極幼。果院中需一院長。儘可推而舉之。』我聞此言爲英人所云 *Brink* (意謂名實不符，虛有其表，今滬語曰『白老虎』本此) 竟致不復往衣院探視德肋撒。『嗟乎！德肋撒之德行，確乎非常，我始不信，乃今知之，我過矣！』

多敏神父之一篇自訟，切當之至；但其遲至小德肋撒立真福品時，始肯出口，承認小德肋撒稟有異資，此種不肯遽信猶豫態度，大有多默宗徒見而後信之風。夫以年才二十之修女，而欲人遽信其有持智卓識，固非親眼目睹，見證鑿鑿不可。顧小德肋撒甫入衣院初學，瑪利亞公撒格母母當時即記錄曰：『我未見十五歲之兒童。識力有如彼之高強者，樣樣都好，直令人無懈可擊。』

天下豈有兒童，年才十五，而具特智卓識，飽有經驗者哉！此其一正一反，矛盾抵觸，爲何如乎？易而言之，天下豈有年登耄耋，白髮蕭蕭，而尙天真一塊太璞自完者乎？豈有返老爲童，重復修養嬰兒德性者乎？然觀小德肋撒生平，確能於最艱鉅之職務，保其兒童之純樸，雖至年登期頤，亦可以依然故我，不稍變易焉。蓋聖女於去世之前，誨人不倦；說理既愈精愈明，爲人亦愈淳愈樸。舉凡私淑聖女者，僉謂：『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諄諄誨人

，既極質直，又極明白。』耶穌依搦斯母卸任院長後，有一修女心感苦悶，確乎需人策勉鼓勵，依搦斯母憐之，前後數次聽訴衷曲。小德肋撒則期期以爲不可，告其姊曰：『在聽命之外，要想行一善功，此直幻想而已。夫聽彼可憐靈魂前來訴說，不獨無益於人，反足加害於人，而自身亦不免得罪天主也。』誠哉是言！聖女識見之高，真加人一等矣。

聖女雖敦厚淳樸，溢乎詞色，然不能掩其識見之高，終至嶄然大露頭角。當其最後一病，初學諸生，每日不待其謝聖體畢，爭先恐後，前來請教。且又不獨初學爲然，即老輩修女，亦群來質疑問難。不過此輩，或以老輩討教小輩，難以爲情；或則另有他故，皆不敢明目張膽，而出之於私下暗訪。某初學生告吾人曰：『彼所指陳，無不可靠，且有問必答，本分所在，當仁不讓，然懇欸惻怛，初不疾言厲色。願有遇細微無因之事，而大驚小怪，則必受聖女斥責。凡受聖女指導者，口雖不言，而莫不心滿意足。即所聞者，並非甜言蜜語，而爲苦口之藥石，然而欲開茅塞，則惟有聖女是問。有幾位前輩修女願聆聖女教益，乃效尼各得陸，擇會規准許同堂彼此訪問之『暇日。』私造其室，而小德肋撒則每喜引吾主答尼各得陸之言，爲人解釋復生之道：蓋爲神嬰，非經復生，另活超性修成之生活不可。所謂超性修成

之生活者：即靈性生活，亦即沾受聖神恩寵之生活。一人苟欲復生而度此生活，則非舍棄自己，其道無由。聖女引經據典，成一家之言，精微透徹，得未曾有，遂令聞者皆大歡喜，個個滿意而去。

四 聖神七恩。上智之恩

吾人在上文中，研究檢討，得知小德肋撒所以能具特智卓識，早獲經驗，而見理詳明，論斷準確者，一部份得力於克苦功深，聖德前進；一部份得力於聰明睿智，善察心理。然欲取其特智卓識，與其天真純樸，相提並論，究其所以並行不悖之道，則凡此解釋，均乏充份理由，惟有歸之於超性神恩，即聖神上智之恩是。小德肋撒既已自承智逾老年人，如達味聖王，又親授吾人探此玄奧之鑰，曰：『上主喜賦智慧於微小者；』而教皇庇護第十一世，又於德肋撒立登聖品日，演講曰：『上主洪慈，優賜德肋撒修女上智特恩，以增飾其德。：真實之神。往往將玄理妙義，於哲人達士，隱而不宣，而獨啓示微小者，今果舉以昭告德肋撒修女焉。』

然則小德肋撒所顯之兒童純樸，所見之經驗智識，吾人視爲矛盾抵觸，似乎萬難併爲一

談者，固非解之以超性上智之恩不可矣。

吾人勿謂上智之恩，如聖神其他諸恩，可由人力簡練揣摩，勉強而至。夫能切磋琢磨，痛下苦功，靈魂上根柢漸深，當然可以備沐幾樣超性神恩。顧所謂超性神恩者，與反覆修練，功夫涵養得來之德行，絕對不同：聖神之恩降在人靈，有似天主所賦人之天才。天才者，無論屬於何類，均不可以學而求，不可以養而致；無規矩準繩，可資遵守，無門徑可尋，無牆壁可依。夫懸河之口，彫龍之辯，豈十年窗下，錐股懸樑，所得而爲力。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文豪詩家，才子作品，望塵莫及，此何故耶？法國名儒巴斯加深悟此理，故力排當時台斯加而忒推論事理，有志竟成之方法，而曰：『天下之至文，不求工而自工。』夫文章彫蟲小技，猶尙如此，而況聖神之恩，賦於人之天性中，而謂可以用人力自修自得乎？故小德肋撒年才十五，即稟上智，非其修行克苦之力也，亦非研究自己，攻錯他山而有所得也，乃天主聖神完全『免費奉送』者也。

按聖多瑪斯而論，聖神寵恩，與磨鍊修養而來之德行，尙有一種區別：聖神寵恩者，不獨無待修養，可於瞬息之間，從天射光，充滿我心，如聖神降臨日諸宗徒然，且功效外著，

又可不必經過長時間之一番煅煉工夫，蓋可不學而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蒙佑啓，立見功效，萬事應付，輕而易舉。名儒亞里斯刀忒，學本其師拍拉東，師弟二人，於此一點，所見相同，謂才子之舉動，不煩推論事理，惟憑其聰明穎悟天賦之資。今小德肋撒亦生有異稟，穎悟非常，一生舉動行事，無所謂規矩準繩，悉憑天才舒展，聖神光照，凡所事事，靡不迎刃而解，而且精美絕倫。其著靈心小史也，未嘗立意佈局，未嘗講求文體程式，而乃下筆千言，曾幾何時，完成一部傑作，聖女於文章外又工書畫，皆出天才，不學而能。嘗爲衣院內堂作壁畫一大幀，用筆之工，如有神助，幾令人疑爲聖蹟焉。日納未哀母母，即聖女之姊賽利納，固亦一大藝術家，工於丹青，歎曰：

『德肋撒在院中內堂，作此一幀壁畫，畫中一群小天神，面目不同，神情各異，以彼未嘗學習，而能用筆生動至是，我以爲必有神助。且在小堂作畫，光線黯淡，即令專家爲之，尙且難以討好，今德肋撒不用藍本，自出心裁，而竟得此成績，誠令人瞠目結舌，五體投地矣。』

夫不賴規矩準繩，甚至逾越常軌，而竟奏非常奇功者，謂非天才曷克臻此！若翰納達爾

克聖女立功疆場，非天才之明證耶？蓋若翰納者，亦正如小德肋撒，稟超性之神光指示，故能舉刃指虜，所向披靡。夫所謂德行者，有屬於倫理，有出自天賦，有來自聖神寵照，聖賢輩雖諸德咸備，然因成聖之道不同，或稟父母遺傳之德性，或得名師傳授之心法，或則因天生個性關係，故此則致力於倫理之德，超性之德，而彼則惟聽聖神寵照。其生性拘謹，願照繩墨行事者，則修人工之德；若夫睿智天縱，遇事不煩推論者，則憑聖神寵光感應。按聖多瑪斯而論：修煉德行，可使人心爲天理所制，而使吾人更有靈性理智；若夫靈魂上沾有聖神恩寵，則自會參透一切，有如生而知之，更且才思橫溢，出神入化。聖依納爵之默想祈禱方法，玩其語氣，似極着重推論事理，而小德肋撒則不尚理論，一舉一動，多憑天主啓示，自謙自卑，俯伏主前，聽主吩咐；深認自己如嬰兒之軟弱，無能爲力，一切惟賴聖神寵照，靈心小史曰：

『我看耶穌給我神糧，不願使我多多蓄積，只願隨時隨地，給我新的罷了。要用即有，彷彿是我隨身帶着的。但怎樣隨身，却不知道，想必耶穌隱身在我心中，不嫌我心又窮又小，一面用神妙方法，在我身內行動，一面是凡要我做的，就隨時隨宜當場默示於我。』

自十七世紀以來，台斯加爾忒之哲學逐漸盛行，人民思想，趨向科學方法，於是風氣所被，教友對於修成功夫，亦漸採用推論事理方法，循至聖神恩寵，置之不顧，一味修治倫理之德，一味崇尚信望愛三德，及上主之非常恩寵，而超性學中所講之聖神恩寵，原爲人所必不可少者，竟爲人所忽視，祇以『古董』目之。然而此種超性神恩，既爲人所必需，則又安可不詳審其理，深究其效，是則聖道之昌明，固有一日不可或緩者矣。幸而小德肋撒生逢其時，以身作則，力矯時下之弊：蓋小德肋撒神嬰之道，不望能官止神行，不願見天朝神聖顯示，不求真正之非常特恩，壹惟聽聖神寵照。試觀當時聖女，如何小心翼翼，備領堅振聖事，而怪世人，何竟漠然視之，若不介意。靈心小史記曰：『何以領受愛情聖事，當時不大注意。』又聖女因堅振改期，延長避靜，可得多多預備，因感謝上主，加倍熱心。茲從聖女立品案卷中，摘錄一段紀述，頗耐尋味：

『德肋撒於領堅振前小避靜中，孜孜兀兀，研究聖神七恩。自此時起，念經時，更少用經本，壹惟在心內祈禱，如越禱然。』

小德肋撒之祈禱，所以能似越禱者，即因其靈魂上滿渥聖神寵恩，訓誨啓迪，教以如何

用其才情，作祈禱之工，不必拘用經本上所載「一篇勝似一篇之刻板經言。」且據乃姊賽利納云，聖女當時預備領受堅振聖事，熱情感發，迥異尋常：

『德肋撒領堅振，係在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四日，其在堅振前數日之情景，特別印余腦際：蓋德肋撒平日，原極鎮靜蕭閑，至是乃態度大變，一種歡欣鼓舞，神樂陶醉之情，發於其心，形於其面。余大異之，詢以何故如此，渠乃述其所見，謂領堅振聖事，行且發生何種功效；天主聖愛之神，將如何佔據其全身全靈。渠言時，辭氣激揚，目射神火，即我亦爲之神奪，深感於心，迄今彼當時眉飛色舞之情景，及吾輩交談之地點，猶歷歷在目，深刻不忘。』

聖女自己，亦記其堅振之日，爲彼靈魂生活可慶可賀，永不能忘之日。神師中，有瑪達肋納神父者，詳察聖女此時情景，記曰：『自是厥後，德肋撒仰觀俯察，雖一花卉之微，亦足以使其悠然神往，禱越主前，蓋其有觸即發，禱越之易，實令人歎異不止，此真可謂異稟也。』誠哉是言！凡人天資高厚者，自然而然，不勉而得，不學而能，舉心禱越，直如蜂之釀蜜，鳥之營巢，若機械化之出於自動。此種高厚之天資，實即聖神七恩之孝愛之恩。又聖女在自傳中告人曰：『是日也，我領了忍受艱難的力量，此種力量我固需之甚殷，因沒幾

時，我靈魂上，便有種種苦難，種種磨折也。』

下章當論此種聖神恩賜之力量，（即剛毅之恩）蓋聖神七恩，於小德肋撒神嬰道路，極有關係，不得不相提並論也。茲再回論上智之恩，用以解釋聖女如何自然，將兒童之純樸，與老年之智慧，化合爲一。

上智之恩，猶如聖神其他諸恩，不獨不強人推論事理，以作默想祈禱，且教人不煩推論，而直接與聖神聲氣相通；又使人心靈智慧，審善惡，明是非，擇去就，應變神明，當機立斷。故聖女之所以能在幼年，言出金玉，教導初學諸生，年老前輩，甚至院長母母，皆出聖神上智之恩。嘗諄諄勸告依孛斯母母曰：『母母，請信我言，非常克苦之路，當謹慎迴避，萬勿投上：須知此非小靈魂當行之路也』。聖女之作此言，乃用命令口吻，足見聖女實奉聖神上智寵照，又聖女切囑修女輩，與年輕司鐸函牘往返，極須審慎。聖女以童年而有如此見識，蓋足以見聖神上智，實式憑之：

『吾輩修女，不論那一位，苟於通信時，照我寫法，也可獲得同樣讚美，同樣信任；然欲求有益於聖教會，惟有新禱犧牲，兩樣工夫。須知書信往還，愈少愈妙，有等修女，直把

寫信一事，放在心頭，盤旋打算，如何寫法，自以爲幹了許多奇妙事；其實好處沒有，祇是傷了自己靈魂，或竟中了魔鬼狡計。像這種修女，當絕對禁止他們通信。」

聖女雖未嘗研究心理之學，然知人與人間，友聲相求，即山川遠隔，平生素昧，亦可以借不純不正之細故小因，相慕相戀；而求之不得，心目之中，憑空想像，更是貽害無窮，故堅持前論曰：

「母母，頃我所云，關係非輕，敢請母日後勿忘我言。在聖衣院，不當鑄印夾銅貨幣，以購買靈魂。：而往往魚雁往返，一來一去，字字珠璣，句句金玉，實則不過夾銅貨幣交易而已。」

夫聖女出言，所以叮嚀告誡，儼若會祖聲口者，此必天主聖神受意，而聖女覺有上智寵光燭照，義不容默，故敢直言無隱也。且以情而論，聖女固神修學之祖師也。靈心小史最後數章所蘊神嬰道路之玄理妙義，非聖女首倡乎？允哉教皇庇護第十一世之言！謂「天主聖神，用上智特恩，以增飾其德，而真實之神，往往將玄理妙義，於達人哲士，隱而不宣，而獨啓示微小者，今乃舉以昭示修女（指聖女）焉。夫修女者，固於超性學問，極有心得者也，則

其爲人開一既穩且妥救靈之路，又何不能之有。」

五 靈魂上沾受聖神恩寵，尙當自己努力進修，自己用功研究探討。

吾人於此，有須聲明之點，以防讀者誤會，而鑄大錯。前論天主聖神恩寵，尤其是上智之恩，可以不勞而獲，一旦人靈沾此殊恩，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但憑上主指使啓迪，而可以動無不合，言無不中。須知上主賜人此恩，初非教人舍勞就逸，不必攻磨切磋，坐收其成。夫天才者固不可以學而能，不可以養而致。然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孰謂超性事理而可以不下細磨工夫哉！彼真實之神，誠如教皇本篤第十五世所云，啓示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神嬰之道；然而德肋撒披荆斬棘，發明開闢此亦新亦舊之道路，固嘗研精極思，旁搜遠紹，幾經磨難波拆也。聖女諸姊氏曰：

「德肋撒抱絕世之資，明悟早開，識事達理，且又夙遭閔凶，深歷世故，德肋撒有此數者，遂年事輕輕，已飄飄然瀟灑出塵矣。彼自十五歲進聖衣院隱修，惟日孜孜，潛心德業。：彼百折不撓，訪求世人不知問津之路，吾主嘉其意，壯其志，終乃返身就之。：於是此小道路，

爲彼自己，爲萬千靈魂，一旦豁然貫通焉。』

小德肋撒蒙聖神上智寵照，洋洋灑灑，暢論神嬰之道，讀者亦不可信以爲句句自出心裁，未嘗參酌古聖先賢，未嘗就正明人學士。吾人前不云乎：聖女旁搜遠紹，聖經也，遵主聖範也，聖十字若望也，是皆聖女沉潛反覆，百讀不厭者也。然在人物中，求其嘗爲聖女開示法門，教以純樸委順，登神嬰之路，則日內物母母之功，實不可沒。日內物母母者，里修聖衣院改革神修生活之會祖也，亦即小德肋撒生平特別崇拜之人也。靈心小史記曰：『得與此聖德母母同居多年，豈非大幸福乎？他的聖德，不在高不可攀，即在此平淡無奇，日行之事以修成之。』這樣的聖德，最真最聖，我希望的，就是這種，決不會鬧亂子走錯道兒的。』蓋小德肋撒一入聖衣院，即見日內物母母之聖德，足資模範。吾人前曾言及，此位會祖母母不甚贊成例外補贖之功，恆囑會中修女，做『極微極小之犧牲工夫，尤其毫不費力內心之小祭獻。』此種修成小道，於聖女之神嬰道路，佔有重要位置，固夫人而知者也。最後，日內物母母於里修聖衣院，採行吾主聖容敬禮，設法邀准於院中小堂，懸一聖婦勞尼加聖容像一幀。然日內物母母與小德肋撒，雖師弟相承，不得謂小德肋撒之道，盡出其師傳授。日

內物母母不過引導小德肋撒入於委順上主之路，而聖女則才情較大，舉步較奮，更得耶穌依擲斯母母鼓勵獎勵，情投意合，相切相磋，乃遵路飛奔，直登峰頂。願聖女青出於藍，一旦奮着祖鞭，後來居上，爲之導引入門之會祖，反而螳乎其後，會祖乃既驚且懼。吾人茲得一篇紀載，述日內物與小德肋撒師生情形：

「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探討吾主聖心蘊藏之富，原望日內物母母助以一臂之力，願乃未遂所願。日內物母母生平預言甚多，獨於其高足之遠大前程，則一無所覩。且母母者，素自謙小，見德肋撒膽識過人，乃大爲驚惶，致德肋撒亦爲氣沮。此舉或爲上主所許，意欲此年輕聖女，不即拋頭露面，而使其研究探討之功，闐然而日章也。」

夫以日內物母母之聖德，竟未料及小德肋撒所負之使命，錦繡燦爛之前程，是則可以深長思矣。然日內物母母嘗得一夢，夢境之奇，殊足使之恍悟其女弟子爲何如人物：蓋有已故修女名亞代來特者，生平極有聖德，於日內物母母夢中顯示，丰采奕奕，手持象牙之筆，向書架上指點一書，書置聖經之側。日內物母母讀其封面，祇見「……行實」二字。母母生平慣蒙上主默示，心知此夢，必非無因。時病瘋，不能訪駐院司鐸裕甫神父，因請神父來共詳

此夢，顧均不審『……行實。』究屬何人行實，惟料其價值之重，僅次於聖經，表而彰之，定可爲里修衣院，永永增光不淺而已。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然而爲人師者，見其弟子奮勇前進，奔逸絕塵，自歎弗如而愕然失色者，固時或有之，不足爲奇；獨爲弟子者，既經其師循循善誘，納入堂堂正路，一旦忽覺兩心隔膜，意見參商，此其痛心，爲何如乎？今小德肋撒志高氣壯，乃使日內物母母驚惶失措，兩人意見，竟如柄鑿，此種磨鍊，痛苦激刺，爲何如哉！然則小德肋撒至少得有一二超性博士，明白神師，公然爲之提倡鼓勵乎？

蓋有許多大聖女，如聖女格來而，聖女老德肋撒，聖女若翰納香台而，皆有聖人或名師時刻指導，誠使小德肋撒當時，亦有如聖十字若望，聖方濟各撒肋爵，作駐院司鐸，爲之左右提挈，則其奏功，當易如反掌。顧小德肋撒一生，初無真正之神師，此爲不可抗辯之事實，亦爲大可注意之事實，小德肋撒雖時取其所見，及靈魂上之景況，向聽告神父陳述，又往往向領避靜神父陳述，然而此數位神父，見其願望無窮，倚靠上主仁慈，膽壯氣豪，又見其志向高大，竟欲與大聖大賢之愛德，等量齊觀，咸爲之膽戰心驚，乃復不止一次，幾令聖女

氣奪神喪。

日內物母母恆謂：『天主非斤斤較量者。』又謂『吾人無心錯失，天主亦絕不計較。』小德肋撒極然其說，且覺聖神上智寵照，更將其依恃上主仁慈之心，推而廣之。教中有若干聖師及隱修士，對於靈魂之救，把握不定，慄慄危懼。小德肋撒不表贊同，謂據彼推想：『小兒犯過，不自責罰。』願避靜時，講道神父，意欲激勵一般半冷不熱者，篤行神業工夫，往往過份形容修女輩如何易犯大過。小德肋撒聞言之下，惕然變色，寢食俱廢，果避靜期長者，必致震恐成疾矣。發願後一年，即聖女入院二年半後，避靜中，遇一聽告解神父（亞來齊神父 *Le P. Alejo*）於其委天順命之道大加贊成，慰而勉之，囑以不必過慮，儘可放胆前去。靈心小史記曰：

『當時心內有種種愁煩，正覺無言披露，不料胸襟就此豁然開朗。神父洞悉我所欲言，即所未言，亦復一猜一準，且命我該隨着潮流，一股是一心依賴，一股是一往情深，愛慕天主，大胆揚帆前進吧！這兩股潮流，吸引之力，原來很大，無奈我方猶豫，不敢自前。』

小德肋撒於靈性修養路上，得一神師，切實討論商酌，此次可謂破天荒第一遭。然而此

位神師，亦不過表其同情而已。且天主聖意，若欲聖女惟恃天主上智，披荆斬棘，行其道路，故聖女請求長上，擬與亞來齊神父續談一次，竟告訴不許。

夫天主上智，預揀小德肋撒，作衆小靈魂之模範，今得一神師情投意合，而又斬而不予，天主聖意，豈非欲授人一寶貴之教訓乎？今日天下，正不知有多少熱心靈魂，亟需道理明白，經驗豐富之導師，爲之指示方針，顧因神師神父，事忙暇少，不得其間，遂似小兒失亂，飢不得食。然而此等靈魂，缺人引導，如非因其自己疎忽，喜仗己能，驕矜自滿，則可不必過慮，吾主將遣聖神，躬親指導，如其指導小德肋撒然。且夫指導而過於煩瑣，過於殷勤，則其爲害，亦正不可勝道：蓋習聞誘掖獎勸之言，忠告善導之語，勢必至於驕矜自滿，不知不覺，專就世人方面，求快其心，求適其情，循至默想祈禱時，亦將因過自查考，而自鑒自賞。然則過猶不及，曷若盡揭其靈魂上困苦可憐之狀，於耶穌眼前，而向耶穌求乞光照之爲愈乎！又有一等靈魂，以爲欲求修德純全，自己切不可有絲毫主張，遂致徬徨瞻顧，舉棋不定，曩日英銳之氣，煙消雲散。夫得一聽告神師，時或一往，瀝陳衷曲，使之洞悉我靈情形，則逢疑難時，旁觀者清，彼之爲我決策，定較他人更勝一籌，如此神師，自屬可貴，抑

且爲人所不可少也。又凡後生新進，初涉神修道路，神師指導，固不可少，以免誤入歧途。然有一點，爲熱心人不可不嚴防者：即與神師往來，時日既多，每每不免帶有本性依戀之情，至於不知不覺，視神師爲不可或少之知己莫逆，爲己與吾主相契，不可或缺之居間中人。聖十字若望於神修歌末節註疏中，反覆叮嚀，謂凡人蒙主聖召，作耶穌淨配，神師當逐漸隱去，見面愈少愈妙。聖人之作此言，自非謂人於聽告神父，神師長上，或一切神修導師，平日皆可不必請教顧問；逢有疑難危險，儘可獨斷獨行，不必就正高明，然而爲小靈魂者，苟能全心委順，一味信賴，則履險如夷，真正之驚濤駭浪，亦必難得遇到也。

故小德肋撒可以坦白告人，畢生惟有耶穌是其神師，某初學生一日問聖女曰：

『請問姊之『愛情小道路。』究係何人所教？』答曰：『乃耶穌身親教我此道，初不自何書，亦非出自任何超性學士傳授，然我心中，自覺合於真理，我且除耶穌依擲斯母外，未受一人鼓勵。當我機會來到，述我心中所懷，人皆茫然，不明我意，我乃效十字若望向好天主曰：『以後不須再遣傳話之人，人蓋不知答我之間。』』

然則神嬰道路，出自聖神上智之恩，彰彰明矣。夫既非由書傳，非經人授，則非聖神直

接默啓而何。允哉聖經中耶穌之語曰：『父，我感謝爾，因此玄理妙義，爾於明人達士，穩秘不示，而獨告夫微小者。』

總之，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所傳神嬰進修道路，簡單淺顯，不外樸實二字。靈心小史序文，中有一段，語頗精警，曰：『此種兒童超性精神，專務自消自滅，當爲人所共認，許多靈魂，意欲取巧，求臻純全：我儕自以爲超性學士，非超性高道理不講，無如教友們，都沒工夫聽。上主垂憐他們，抱嬰孩德肋撒放在宗徒中，這嬰孩便講起極真實，極淺近，極開發人心的道理，超性學士祇得低頭服小，自承不學無術，也隨順把他嬰孩道理，教訓百姓。』

善哉言乎！惟是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之樸實，兼有精明練達湛深之智慧，聖女自亦戒人，傳述其道，務必極端審慎。某初學生告聖女：謂擬取其委天順命之道，轉告親友，聖女曰：『汝於解釋時，當極留神：蓋我輩之小道路，一經懂錯，則人將以爲修行修成，自己可以不必努力用功，不必研究探討，汝勿以爲此路，爲坐享現成之路也。』確也。委天順命之路，雖則全憑天主聖寵，然而不可以不費氣力；雖憑天主聖神默示潛驅，然而不可以不學，不

思，不勉，不聽神長指導，故神嬰道路者，誠如聖金口若望所云，天神之生活，用聖神之上智，合天真純樸，與絕頂智慧以成者也。 *Simplicem esse cum prudentia, hæc est vita angelica* .

第二章

第二種正反合德：微小與偉大·勇毅之恩

『以厥臂神力顯大能：而陟舉夫謙遜者』（路加，壹，五十二）

一 小德肋撒之謙遜，願受世人遺忘。

吾輩忝入聖教，涵泳優游，沐浴清化，其於黜尊崇卑之道，聞之熟矣，曾不思究詰：自卑自小，反獲尊榮，乃有正反合德妙理存焉。聖母歌『我靈感頌吾主，』Magnificat 吾人所早晚諷誦，而時常詠唱者也。今試細加咀嚼，曰：『緣其垂顧婢子之微，曰：』陟舉夫謙遜者。』一抑一揚，全篇意義，無非正反相生。試再取日課中各聖詠讀之，則一箴一誠，警覺提撕，每於崇小黜尊，滿損謙益之道，三致意焉。然而剴切詳明，大伸謙卑自小反獲尊榮之義者，則惟有新經 部。蓋吾主降世，傳播福音，所耳提面命，叮嚀誥誡者，不過教人自卑自小，曰：『爾輩中願居人上者，當為人執役；自謙者將被舉，自尊者將被黜。』而福音經中聖訓，最與神嬰道路貼切吻合者，則莫如抱孩論謙一章：時耶穌坐諸徒中，懷抱小兒，願

謂衆曰：『我實語爾，爾輩若不化爲孩，必不入天國。有人謙遜如孩，則必爲天國中之最大者矣。』

此章聖訓，實爲小德肋撒神嬰道路之基礎。蓋小德肋撒之神修工夫，正如其他大聖大賢，壹以謙德爲本。然而細究各大聖賢所以成其謙德之道，則門分類別，各極其妙。夫小德肋撒，決不能如聖女瑪達肋納，聖奧斯定，回首前塵，痛哭已往也亦明矣。蓋彼生平不特未犯罪，即如其主保聖女老德肋撒之一時失檢，足以抱恨終身者，亦未嘗或有。聖女老德肋撒自記曰：『在初學時，我常在僻靜之處，哭我前失。』今小德肋撒於受造之物，從來不着一絲，所謂纖塵不染者也，今欲其強作無病之呻，不亦難乎。

且迴顧前非，以生自謙之心，與小德肋撒神修之道，亦格格莫入。吾人觀於聖女老德肋撒，一時惑於邪說，懷疑耶穌人性，既而迷醒惑解，抱憾終身；又觀聖女加大利納念經時小有分心，未加制止，既而痛哭流涕，如哭極惡大罪，當必深信小德肋撒，如其聖神之意，欲使學彼二聖，成其謙德，則亦必能過勿憚改，念前之失，以自謙小。惟聖人之所以爲聖，其道各不相同：即如聖保祿與聖伯多祿，皆有一段背逆歷史。聖伯多祿終身聞鷄鳴而哭，

而聖保祿則於其前失，若不介意。今小德肋撒之所以不朝朝暮暮哭其罪過者，不特因彼生平未犯重罪，實因此種修謙之法，不合於神嬰之道，試觀小德肋撒一生，何嘗切切叮嚀一般小靈魂，教以神嬰道路，必須迴憶前失以自謙遜乎。此必聖女有見夫多行返躬自省，多將舊事重提，則前後之判，清濁之分，勢將引起自滿自足之心，而未免涉於自愛之私也。

然則小德肋撒謙遜之道，果何在乎？曰：首在韜迹養晦，求世人之遺忘。蓋其自五歲起，至終前數星期，未嘗一日不力求自隱也。小德肋撒此種謙遜之超性，誠不愧爲乃師聖十字若望之忠實弟子。聖十字若望之力求自隱也，會中同人，竟被瞞過，而目此修成大師爲「材能不及中庸。」吾人今在小德肋撒立品案卷中，得到許多紀述，乃與聖十字若望之被藐視，並可傳爲千古佳話，如當時廚房阿姊一篇議論，今日固已婦孺皆知，然因其意味雋永，用特贅述於後：

時小德肋撒病勢甚劇，方經醫生用大刺療治，獨處小室中。此室正對廚房，乃一清一爽，聞廚房阿姊言曰：『嬰仿耶穌德肋撒姊快死了，我倒要看院長母母，待他死後，有什麼可以說他，怕有些爲難吧！這位小修女，雖和藹可親，究竟沒做過什麼大家可以稱述的。』

『待他死後，看人家有什麼可以說他。』嗚呼！作此言者，其藐視聖女也亦甚矣！彼亦料聖女一死之後，大小書籍之出版也，長短論著之刊佈也，風起雲湧，萬口交馳乎？雖然，彼廚房阿姊不識聖女之天才，不知聖女之大德，亦何足怪，其他誤認聖女，或幾乎誤認聖女者，正比比而是。聖女聽告神師之一，於聖女立品時，到庭述曰：『欲察見其天資聰明，須萬分留意』云。夫觀聰明人，何以必須萬分留意乎？彼聰明人者，非天才流露，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者乎？蓋聰明之人或強於記憶，或嫻於辭令，或獨抒己見，而堅於自信，要皆有諸內，必形諸外，頭角之露，有不可得而掩者。然而正有一等聰明人，大智若愚，大才若拙，涵養蘊藉，固閉深藏，僅在一二知己前，始肯一傾所蘊。此種聰明人，緘口結舌，默而息乎，虛懷若谷，退藏於密，因而左右親近，往往茫然不覺，一無所見。誠欲揭其面幕，一觀其內心之丰米，非亦自藏自斂，而同持內心之生活不可。今小德肋撒，即屬於此等聰明人，喜匿處暗中，不肯拋頭露面。

日納未哀母母（即乃姊賽利納）告吾人曰：『德肋撒自四歲半起，直至一八八六年聖誕瞻禮，經過一混沌黑暗時期。上主賦彼之一身才能，乃若外罩重幕。與人相處，群以愚昧目之。』

：改林舅父謂其自幼失教，識力不充云。此時，德肋撒確乎庸庸碌碌，無所表見，恟恟然一言不發，恆讓他人開口，要惟學堂教師識其聰明而已。」

泊乎進院修道，一改曩日畏首畏尾，羞澀之性，則又立志效法耶穌聖容被掩，深藏晦匿，不求人知。除爲愛德工夫，勿使旁人寂寞寡歡，酬酢應對外，恆讓他人發言。在談話室中，則躲匿於諸位胞姊之後。數年之間，胸中所蘊高見卓識，所抱大志宏願，一言蔽之，所覺上主賚與之使命，除偶向乃姊耶穌依孺斯母母陳述外，未嘗舉以告人。壹惟效法童貞聖母，凡事秘藏心中，不宜諸口，人乃夢想不到區區弱小女子，居然經之營之，開闢一條神修新路。彼修女輩一堂共聚，日在左右，舉皆茫然其心靈深處，正在殫精竭慮，計劃創造一絕大工程，正在砥礪行，突飛孟晉，日新而又新。夫此弱小修女者，固循規蹈矩，秀外慧中，然而一生所務，全爲平常日行之事，豈料其能大光聖衣院之門楣，竟與聖女老德肋撒先後媲美哉！吾人可重提乃姊耶穌依孺斯母母之言曰：『我已說過，彼在世之日，因其誠樸謙遜之故，院中大半修女，竟未察其豐功盛德』。吾人今日勿怪，當時院中老輩修女，眼見小德肋撒十有五歲進院，曾不察其天才聖德，當思在我左右，或有一聖人焉，或有一聖女焉，或有聰

明才子焉，顧以我務外表生活，而彼則專治內心生活，遂日侍其左右，而不辨不覺。忽有一日，彼之崢嶸頭角，赫然顯路，我乃如夢初醒，亦且咋舌驚歎，拍案叫絕曰：『此豈人之所料哉！』

故小德肋撒之修謙遜，乃由深自隱藏着手。及既自藏自隱矣，則又更上一層，謂與其求人輕視，不如求人遺忘。夫求人遺忘者，求人忘我之有我，而視若無覩也。視若無覩，則人與我，真同秦越，而漠不關心矣。蓋使我而見憎於人，見嫉於人，是人視我。猶爲眼中之物，猶有重我之心；若我完全經人遺忘，則我之爲我，世界中無我位置矣。小德肋撒於發願時，寫其願望，藏在心頭，中有句曰：『惟望受造諸物，與我一無干係，我與受造諸物，亦一無干係』。果也，聖女生平大半時期，如願以償。

夫使受造諸物完全忘却我之有我，一若作客他鄉，陌陌生生，無人理睬；一若無家可歸，無國可籍，無名無姓，亡命之徒，人生痛苦，孰有大逾此者乎？然而吾人未臻聖域，固視被人遺忘，較諸被人輕視，尤覺難堪難當；一朝受有冤屈，輒皇皇然心中自問：不識聖賢輩是否真能享受冤屈。顧小德肋撒，則真如聖五傷方濟各及其他諸聖人聖女喜受屈辱，受人鄙

夷，輒喜形於色。

然聖女之樂受無理譴責，樂受輕視侮辱，亦日居月諸，積漸學來。蓋天主教上智，許其一入修院，即受院長嚴厲對待，靈心小史記曰：

『沒一回撞見他，不受責備。記得有一次，走廊裡有蜘蛛網未攆去，院長便當大眾說：『你們瞧，我們這院子，是叫十五歲小孩子打掃的，弄的還成樣？你還不去把蜘蛛網快攆了！下次好生仔細！』我們初學，原不很到院長身邊去，但有時若去一點鐘，包管受埋怨一點鐘。所最難堪者，不知用何法改去毛病。』

耶穌依擲斯母，嘗於一日，戰戰兢兢進言院長，試為彼之幼妹說情，然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鐵面無情，堅持彼之教導手段，極為適當，依擲斯母母記曰：『院長母，憑其良心，磨鍊之，挫折之，以造就其謙德，一日，我直陳院長，謂我見幼妹飲食菲薄，而時常無故受屈，實為心痛，院長答我曰：『同胞姊妹，共在一院，真是麻煩，你們心中，當然願德肋撒受人抬舉，我却正應反做。須知彼之驕傲，乃出汝意料之外，理當時受屈辱。』

否，否，小德肋撒豈得謂驕傲哉！然其氣稟之英銳，則固確而又實，誠如瑪利亞公撒格

母母所云『這種秉性，』以理而論，不必姑息。故小德肋撒入院，備受嚴厲督責，此殆天意，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孰謂此種磨折，非至可寶也乎？當時旁人不察，而小德肋撒則心照不宣，深明冤屈受辱，價值連城，故對瑪利亞公撒格母母，五中感銘，卒乃於靈心小史，致其謝悃曰：

『從我進院，院中人大都想承你母母暖愛，萬分寬容，百般嬌縱；但列王紀有言：『世人徒見其表，惟天主看透人心，知其底裡。』深謝母母，並沒有寬縱。耶穌明知小花朶，不在卑下之區，那得清泉澆灌；不受泥塗之辱，那得生長高苗。這養成謙下之心的大恩典，又多承母母賞給的。』

數年之後，小德肋撒病入膏肓，然其德表，闔然日彰，於是院長母母，及修女中之最賢明者，僉認其才德雙全，無瑕可摘，聖女記曰：『新承吾主，數月以來，爲長養小花枝，又變了方法，想已澆灌透足，便移向烈日光中。』小德肋撒至是，身顯名彰，由旁人觀之，則又將料其志驕氣盈，而爲之惴惴寒心。孰知小德肋撒初未自蔽其明，方且自視力弱無能，虛無渺小，本來面目，絲毫未改。蓋其心以爲天主故用障幔，遮其內外過失，靈心小史記曰：

「障幔一遮，就引初學生都來讚我。我知道他們心口如一，却非諂媚。但稱讚由他，尙不致鼓動我虛張之氣，因我種種窮相陋態，牢記我心而不能忘也。」嗚呼！小德肋撒何其刻刻留神以自貶損也！蓋渠行懷高潔，幼見諸女師如何受人諂媚奉承，醜態百出，心實鄙之。其後又鑒於爲長上者，前後左右，嘖嘖進諛，唯唯趨奉，心薰虛美，神目失明，爲害之烈，不可勝道，因太息曰：「噫，當如何爲長上所求哉！須知日聞諛詞，實不啻日進鳩毒也。」小德肋撒爲初學領袖，不喜甘言逢迎之輩，如有以諛詞進者，則必遭其申斥。但恭維稱頌，一本心誠者，則盛情難却，祇得領受。然而聖女，寧願人貶而抑之，不願人褒而揚之，而譴責呵斥，則尤所歡迎焉。聖女工夫至此，實難能而可貴，亟應轉錄所記，以供衆賞：

靈心小史記曰：「有時實在怕聽，一味稱頌，猶如食物太甜，反而討厭。好耶穌便給我一種生菜，又酸又辣，一滴麻油也不放，反覺滋味愈深長也。：這種生菜，却是初學生乘我不備時送給我的。天主把障幔揭開，真形顯露，我一班小姊妹看見了，就覺我不大合他們的脾胃。於是老老實實，老實得真可愛真可喜，把我攻擊他們，教他們如何難受等等，都說給我聽，一些不客氣，像說第三人一樣。因他們都知道，我極歡喜如此做品。：其實，我豈但

歡喜而已，簡直是精緻的酒肴，大足以歡暢我靈。唉！怎麼違拂人性之事，人能視同幸福呢？倘沒有親身經練，我亦不能相信。」

夫冤屈受辱，吾人當之，苦逾黃連，而聖女竟以爲有趣，嘗之津津，如美味盛饌焉。吾人驟聆之下，必且大惑不解。然而靜言思之，當可悟得：凡一靈魂孜孜兀兀，求臻純全，深信謙遜爲進德之階，則橫逆屈辱，突如其來，自必歡迎不暇。夫屈辱橫逆。無緣無故，突如其來，而倒屣歡迎，非修德入聖，明白昭彰之真憑實據乎？

聖女生平有一段小小軼事，經某修女傳述。修女者，聖女之知交也，據云：「此爲主之婢女，在余記憶中，感人最深之事蹟。」夫聖女生平事蹟，可以感發人心者，何止百數，而獨謂此事感人最深，則價值之高，可以想見。然而讀者勿謂此事，當係一件非常苦功，實則不過無意受辱，乃如受寵若驚一件事實而已，茲錄其事如下：

時聖女寒熱焦灼，甚矣其憊。一助理阿姊，來進肉汁。聖女謝却，阿姊固請。聖女實告不能下咽，咽下難免嘔吐，并婉請阿姊，恕其却之不恭，而深謝其殷勤好意，阿姊怏怏而退，出語一修女曰：「嬰仿耶穌德肋撒姊，非聖女也，且不得爲好修女。」聖女聞之，大喜曰

：『我病且死，猶得聽人說我非好修女，事之可喜，孰有逾於此者乎？』此時小德肋撒，確乎『聖樂』洋洋，耶穌依孺斯母亦稱此事，感人最深：誠以純粹謙遜之德出於自然流露，其表示聖德，比諸奉主默示，先知預言，神聖顯示，官止神行，尤爲彰明較著也。又瑪利亞公撒格母母，於聖女去世前須臾，與聖女相談數語，更可以證聖女謙德非凡。靈心小史第二章同院記曰：『院長慰勉他說：『吾兒，你早就預備妥當，爲見天主了，因你一生懂明白謙遜之德。』聖女便如天主兒女，老實實自認說：『是的，母母，我回想生平，只求真實而已。：我固懂透什麼叫心謙。』』

由是觀之，謙遜爲小德肋撒聖德之基礎也明矣。初學生咸謂聖女諄諄誨人，『言必稱謙德。』而其當時所以即被稱爲小聖女者，亦因其於謙遜，工夫特深之故。一八九三年八月一日，聖女致乃姊賽利納書曰：『欲得隱藏之物，先該自隱自藏。能養晦一生者，乃參玄而入妙。遵主聖範有言曰：『你要學習一些有用之事否？該願不爲人知，并願視爲無用。』聖女此書，院中修女，終身誦之。今者吾人，亦可不憚詞贅，謂『謙遜者，小德肋撒神聖道路之基礎也。』吾人如以小德肋撒高聳雲霄之巍巍聖德，譬諸埃及金字之塔，則謙遜者，塔之

盤築脚也，而愛德，則塔身塔頂也。顧此譬喻，尙不得謂之實情實理，或且能引起一種靈魂誤會：蓋凡超性之德，彼此融會灌注，萬象包羅，實非單名隻字，所能形容盡致；而聖女之謙德則固與知恩感謝之愛情，志高氣大之愛情，融通和洽，一以貫之者也。

二 小德肋撒志願之偉大

謙遜之德，苟不運以高見卓識，則如一切倫理上之道德，勢必至於過猶不及。凡未明白謙遜之道者，最易犯膽小拘謹之病，對於自己，過分不敢信任，以爲本人主張，總無是處，遂致畏首畏尾，手足無措，三司五官，麻木不仁，不能各展其用。須知一人過自菲薄，亦一錯誤，既爲錯誤，則必有害。故聖人之修謙遜，不獨不犯膽小拘謹之病，更具有「一陪襯之德」，即偉大之精神是。

聖女老德肋撒於其討論修成學之著述中，尤於其自傳中，切誠屬下修女輩，勿逾謙遜之範圍界線，致犯過猶不及之病，其言曰：

『蓋有幾種謙遜，出於假冒，當深惡而痛絕。若其行一謙遜工夫，而不感謝天主聖寵特佑，則更萬萬不可：因實際上，天主寵佑吾人，初非吾人有功可酬也。然人逢主源源降寵，

因信自己才力薄弱，不足以成大事，惴惴然恐生虛榮之心，此種心理，亦足以沮人前進之勇。○：吾以爲一人但審自己德薄能鮮，確認非主特佑，萬無勇氣擔當大任可矣。』

確也，一人而欲鼓其勇氣，出身任重，先決條件，當老老實實，坦白自承，無才無德，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所有一切本性超性之恩寵：明達事理也，保守貞潔也，篤奉真教也，熱心救靈也，以及上愛天主下愛衆人也，一一承認，出自天主『免費奉送』。然有不可不察者：老德肋撒大胆教人仰藉主力，可以大有作爲，係對一種靈魂，於神修路上，已臻高峰而發。蓋吾人苟尙塵心未燭，滿身俗氣，肉情私慾，忿戾也，妬忌也，有觸即發，而熱心之火，則絲毫未燃，試問靈魂在此混濁之空氣中，昏頭昏腦，安能認清自己，審辨己之何長何短乎？故老德肋撒聖女之論，係對祈禱默想，功夫深造者而論；而小德肋撒得此衣鉢之傳，當必熟讀詳味，得其真諦。老德肋撒聖女又云：

『：吾人宜開拓心胸，大伸倚靠之情。所抱志願，不可拘緊自劃，範圍狹隘，當務其大者遠者，乃能有裨身靈。須知一面仰仗天主，一面努力不倦，則功夫既深，聖人輩能到純全地步，我何爲不能到純全地步。夫彼聖人者。使其未嘗抱大志宏願，又或自怠自荒，不肯努

力到底，則九仞功虧，安能登峰造極哉！夫勇敢之靈魂，固天主所深喜，而求之不得者也，祇要其能謙卑自牧，絕對不仗己力耳。：竊願此種靈魂，挾其又謙又聖之願望，一旦而與天主結合，尙其自珍自重哉！」

此老德肋撒聖女授人修練謙遜，必具偉大精神之心法也。吾人於小德肋撒之謙遜工夫，如何深造，既已舉其大要，告示讀者矣。今欲舉其偉大精神，表而出之，則俯拾即是，更易爲力：蓋聖女志氣之高，膽力之壯實匪夷所思。吾人固見聖女，自幼冥冥中，若獲暗示：生此世上，爲立大功大業。而若翰納達爾克之榜樣，又常存心目，由是念茲在茲，願彼自己，亦成大聖，靈心小史記曰：

「但念我功修未備，進會多年，依然故我，願做聖人，豈非妄想。然區區信賴之心，甚堅強，以爲終該成聖，成大聖人。我本無功，故無功勞可靠。所靠者，萬德之根，萬善之源。只要我略知發奮，便滿心肯提拔，攬我到身邊，將他自己功勞，給我穿上，便使我成功一聖人。」

試取小德肋撒此段文字，與老德肋撒所論各節互相參證，則小德肋撒，實不愧爲老德肋

撒入室弟子：蓋小德肋撒生平，惟『大』是求，惟『美』是好。幼時嘗醉心科學，乘其火急之性，數月之功，埋頭研究，所得竟逾十年窗下。及其心中一旦抱成聖之願，則又投袂而起，拔脚飛奔，毫不趑趄，恨不一步登天。既而自審當於十五歲進聖衣院，遂百折不撓，一往無前。人前胆小不敢啓口，恐貽冒昧之譏，則述其志於父親舅氏，於聖衣會會長，及巴園主教，又至羅瑪呼籲宗座，不顧巴園副理司鐸雷物勞尼之禁阻，直陳教皇良第十三世，緊攀教皇之膝，苦苦懇請，卒由兩侍強携之起。後教皇本篤第十五世，對於聖女此次入覲，獨抱深見，極稱聖女魄力之大，曰：

『德肋撒一鼓作氣，面懇教宗，願雖未償，而志不衰。嗚呼！長途跋涉之徒勞也，旁人搖首作勢，表示反對也，更或嗤之以鼻，增其心痛也，凡此種種磨折，得毋將搖動其志嚮乎？得毋將使之懷疑聖召，而轉從世俗之見乎？然而勇於進德者，必有堅不可拔之常心，必具再接再厲之精神，此弱小之德肋撒，乃愈遭世人阻撓，愈伸倚靠之情，愈將自己委托主手；歷取種種適宜於『神嬰』之德行，實地試驗練習，以備陟登純全之頂焉。』

允哉教皇本篤第十五世之言！蓋小德肋撒當時，確乎仍懷滿心希望，自記曰：『我不減

我依恃之心，仍望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瞻禮進聖衣院。厥後果於聖誕後數月，邀准入院。既入院中，則汲汲皇皇，求遂其願，做大聖人，又不辭勞瘁，奉規守矩，決意由此一法，即刻攀登聖德高峰，以無負天主聖召。於是院中修女，咸覺聖女人小志大：蓋有一時，聖女擬效巖穴曠野之隱修士，大行克苦之功，然而天主聖神爲之嚮導，知苦功一路，非王道蕩蕩，不宜於聖女，因閉而絕之。願聖女之志願，日高日大，悲天憫人，恫瘝在抱，不問事屬可能與否，乃無往而不可，試展靈心小史，一覺聖女無窮之願：曰：『吁嗟乎！我愛之主兮！：我所希望者，我所志願者，豈可一二數，數蓋達於無窮。：倘有荒謬，務乞包荒。』聖女復一陳其所覺爲戰士，爲司鐸，爲宗徒，爲聖師，爲致命等使命如下：

戰士之使命：『我自覺有十字軍之勇氣，願効命疆場，捍衛聖教。』

司鐸之使命：『吁嗟耶穌！我發一言，主從天降，手之捧持，心之愛慕當如何！又得分送於人靈魂，其熱愛又當如何！』

聖師及宗徒之使命：『我願啓迪人靈：又願週行天下，傳揚爾名，樹立爾榮光之十字架，於外教之區。：我願爲傳教士。：』

致命之使命：『噫，諸願之上，我所尤願者，其惟致命乎，此乃吾幼年之夢想也。直與在衣院斗室之中而偕長矣。』

由世俗之明人達士觀之，聖教道理，癡矣！狂矣！犧牲祭獻，癡狂也。愛主深情，癡狂也。傳教救靈，癡狂也。願望多般，癡狂也。今小德肋撒願望，天上神聖之願望也，無窮無盡之願望也。萬古千秋，悠久綿長之願望也。則以人性而論，願以一身而任種種使命，其爲矛盾抵觸也甚矣！試觀其願爲傳教士，則願同時宣講福音於四海，無荒島荒裔之不往；又非僅傳教於一時，願自有天地，迄天地終窮而後已。其願爲致命，則願受不止一種苦刑，必也種種苦刑皆備，受鞭笞，釘十字，如聖巴爾多祿茂被剝皮而死，如聖若望受鼎鑊之油煎而死，如聖盎底奧依納爵被獸圈餓虎碎嚼而死，又如某某等聖備受慘酷苦刑而死。夫聖女之所，以敢抱此等願望者，果何恃而不恐乎？曰：恃其微弱，恃其謙遜而已。蓋聖女之言曰：『世上有一靈魂，比我更小者乎？比我更懦弱無能者乎？然而主耶穌，爾乃正因我之微弱，不獨滿償我小小志願，今且擬滿償我其他大志大願，大過於普世之大者矣。』嗚呼！聖女極自謙小，而乃反成其『大』，此種正反合德之妙，誠有不可思議者矣。

聖女得聖經之光照，聖神上智之啓迪，知其奢願奢望，以一身而兼任種種使命，勢有所不能，理有所不通，惟有包羅一切聖召，包羅一切使命之愛德，乃爲其真聖召，真使命。於是汲汲皇皇，願愛天主，登峰造極，與聖女瑪利亞瑪達肋納同伸其愛耶穌之情，且欲過之無不及焉。平日於聽道時，或在避靜時，每聞人談世上愛火真摯，用情純潔之靈魂，莫如悔過知罪之靈魂，輒蹶然而起曰：『我願此言之非真！』渠嘗讀聖女老德肋撒之著述，觀其愛慕耶穌，情之肫切，無與倫比，乃覺愛火炎炎，不惟願與老德肋撒並駕齊驅，更願超出其上。一日，舉此志願，述諸領避靜神父曰：

『神父，我願成爲聖女，我願愛慕天主，如聖女德肋撒，甚至超過聖女德肋撒！神父曰：汝真癡心夢想，傲氣十足，汝但改汝毛病，勿得罪天主，日獲寸進足矣，安可冒昧作此非分之想。小德肋撒曰：神父，但我以爲作此想望，並不冒昧，蓋吾主有言曰：爾輩當盡善盡美，如爾在天大父焉。』

願領避靜神父堅持其說，誠聖女勿作妄想。聖女老德肋撒著述中有云：『由於吾人罪過之多且重，能知因人制宜之聽告神師，實不多覩。』今小德肋撒之諸位神師，不明真相，每

使小德肋撒驚惶失措，大掃其興，吾人理當宥而恕之：誠以小德肋撒，如此弱小之年，而竟抱負非凡，自令人難於置信也。然而一人之大志大願，如以謙卑自牧，恪守規矩，心地清潔，聽奉長命，爲其張本，則其志願，必爲天主默啓無疑。反之，如此志願，發動於自愛之私，有須破壞規矩，荒廢日常職務，則此志願，非根於本性私欲，即根於驕傲偏情，徒爲幻想而已。故當時小德肋撒之神師，祇須一究德肋撒是否謙遜順命，奉公守規；是否同時抱有偉大精神，即可策勉殷殷，慰誨勤勤，使之疑雲消散，心懷釋然。顧當時小德肋撒神師中，深得此訣者，惟亞來齊神父 P. Alexis 一人而已。

三 小德肋撒操行之偉大

小德肋撒生平格言大訓，初學生記錄甚多，其中最耐尋味，可令吾人窺見聖女底蘊者，惟此一言曰：『各人好自爲之，一若全院功修之精進，繫於我一人操行之優劣。』聖女此言，可當吾人座右之銘，時聖女年齒雖幼，心知聖衣會全會，乃至聖教會全體之德業進步，一部份繫彼個人之身，其慮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某大哲學家曰：『汝之一舉一動，務使可爲天下萬世法。』今吾輩既忝入聖教，自當移聖女之言，互相策勉曰：『各人好自爲之，一

若聖教會全體德業之盛衰，繫於我個人操行之優劣。『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此言者，口氣固大，然亦謂顧謔天之明命者矣。彼志懦氣弱，半冷不熱，心懷疑懼之靈魂，自譬自解，滿以爲如其遭時不同，易地而處，或則生長於另一家庭，或則投身於另一團體，或則屬於另一會口，參加另一集會，進入另一修院，則其進德修業，必可便易多多。嗟乎！此種意念，往往爲危險之幻想，或且爲吾人意圖拋棄本分，卑鄙之託辭。不觀亞爾斯本堂神父乎，奉遣至一教友冷淡小小會口，然而會幾何時，冷者變熱，頓易舊觀，而且化及四鄰焉。今德肋撒以十五歲之弱女，進身修院，此修院者，固亦如大半修院，其中人品，良莠不齊，身入其中，耳濡目染，極易志衰氣墮，功隕業廢。有一修女入里修衣院，較聖女稍早，其始至也，耳目一新，以爲遊聖人之門。既而自覺所見有誤。曰：『當我初進里修衣院時，院中情形，確使我起高不可攀之想，以爲此中，人盡聖女。但久而久之，漸見其中，不乏毛病叢身者。』此則非獨當時里修衣院爲然，即在其他各修會，各團體，凡在創立五十年後，未經一具有絕大聖德者，打起精神，以其言行，正己正人，重整旗鼓，則鮮有不蹈此轍，而暮氣沉沉者。聖女老德肋撒改組聖衣會，設立多院，第一院爲亞味辣聖若瑟院。設立數年，聖女見院中

修女，熱度退化，因重返該院，鼓而勵之。夫以最熱心之修院，尙且因循敷衍，逸豫怠荒，則其他修院，日久年深，萎靡不振，勢所必至，亦何怪之有。讀者既明此理，則小德肋撒進里修衣院，見有一二疎懈之處，亦尋常意中之事。凡修院中大衆趨勢，未嘗不一鼓作氣，日孜孜焉求德之進，心之熱；然而先張後弛，每至徒循故事，成績平平。故人謂『小德肋撒進德之勇，其卓然可見者，乃在奉公守規，始終不懈，屹然作中流砥柱。此非德行出衆，其誰能之。』

蓋聖女之偉大精神，若徒憑其生平一二事實，而不察其本來面目，則偉大之真價值，不可得而知也。夫好勇好戰者，固偉大精神之一種，勇於修德之表示也。而小德肋撒生平，則據其自述，願爲『戰士』，此非所謂好勇好戰者乎？然而未足以盡量表示其精神之偉大也。嘗攷聖女本性所好，首在息事寧人，求取和平。『院中發生糾紛，嬰仿耶穌德肋撒，輒以非常高妙之手段，調停排解。』其在家庭中，以及平日應事接物，亦秉此態度。『其赴談話室，無非爲行愛德工夫起見，有請教益，則樸樸實實，謹陳所見。蓋所在之處，處處目聖女爲和平天使焉。』有某修女者，每與聖女意見柄鑿，已亦不解所以。聖女不與計較，逢有爭執

，輒轉其詞鋒，顧而之他，以免彼此衝突。『蓋遵主聖範有言：斤斤爭論長短，不如聽人各抱各見。』又里修衣院，小德助撒姊妹四人，又加嫡堂姊妹一人，共聚一堂，在勢難免爭鬧意見，顧其言曰：『共聚一堂，理當彼此相恕相宥。』聖女此言，不獨可見其深明心理之學，亦可以見其如何愛好和平矣。

聖女畢生，排難解紛，惟力是視，乃一變而爲衣院中之『耍人』。然而凡人愛好和平，每多流弊，流弊維何？即一心但求息事寧人，遂對左右親近，事事過分退讓，過分寬容。故太重和平，太求和衷共濟，結果所謂共濟者，乃非濟美，而爲濟惡：對於柔弱之輩，則以爲小德不妨出入，儘予姑息。對於秉性剛強，專橫跋扈之輩，則予取予求，委曲求全，儘予放縱，以免洶氣。又在修院生活中，甚至有一種『粉飾太平』主義，究其細底，爲害之大，甚於一時失檢之過失，乃甚至於一院之中，分黨立派，彼此傾軋。蓋所謂粉飾太平者，彼此之間，過於曲恕優容。夫入院修道，同聚一堂，原當秉友愛之精神，忠告善導，彼此攻錯；今乃此放彼縱，名曰相宥相恕，實乃上下相蒙，無異心底默契，通同作弊。日改月移，一院之中，或至一會之中，遂致各逞自由，全體解放，而會規視若具文矣。

然而小德肋撒之愛好和平，則君子愛人以德，有利而無害。顧事有令人大惑不解者：日內物母者，改組里修聖衣院之會祖，非卓有聖德，有口皆碑者乎？且數任院長，其態度之肅穆，綱紀之整飭，可想而知也；然而里修衣院，於其治下，竟而一院之中，分出派別，神業工夫，因之大受影響，此何故歟？是蓋日內物母，未免過求息事寧人，其謙卑自牧，舍己從人，固爲其盛德之光；然而有時過分，則未免爲盛德之累。當時日內物母，遂由於過自謙虛，放其一部份院長之大權，於經驗未充，資格較淺之手。及小德肋撒進院，謙懷若谷，雖不減於日內物母，然而精明強幹，則遠出日內物母之上。又與諸位胞姊。及諸熱心修女，朝夕切磋，根柢愈深，遂毅然決然，以身作則，風行草偃，率全院修女，重復昔日之熱心。蓋聖女恆曰：『即使全院不守會規，我亦不得藉口自佚。人人當好自爲之，一若全會功修之精進與否，繫我個人之操作』。斯言也。我輩誠能銘諸座右，字字做到，則救天下蒼生，又何難乎！

聖女姊氏之一，告吾人曰：『主之婢女，當仁不讓，直詞勁氣，寧犯人怒，寧忤長上，甯冒本人趕出院門之險，而不聽初學生或入危險之路。』

聖女姊氏之言，可與靈心小史中一段事蹟，互相對照。聖女述此一事，極天真樸實之致，使不知聖女用意者閱之，必且視此義概凜凜英雄故事，爲一平淡無奇之事。時聖女尙未被任初學領袖，有一初學生，年長聖女七歲，聖女奉有准許，與之談論神業。（當時會祖聖女老德肋撒，特囑會中修女，請求長上准予彼此聚談，『以增愛慕淨配吾主心火之熱。』厥後會中定爲常規，俾修女輩利用聚談機會，切切偲偲彼此攻錯，以求進益，故若背此宗旨，而如小德肋撒所云類於世俗之周旋，友朋之聚談，則謬妄甚矣。）此初學生者，中心戀戀院長母母，一片深情，『過順本性』，而又於其舉動行爲中，『頗多遺憾。』聖女對之，若直言斥責，未免有瀆院長尊嚴；若從反面着想，則院中修女，過順本性，心愛院長者，又非僅此初學生一人。而且此種大失體統之事，又爲修院中所常有，正可借題發揮，以警大衆，以戒將來。聖女於此轉輾思維，權量輕重，惟有出於磨礪以須，快刀斬絲之一法。此初學生者，德行根器，亦自不凡，居然拜領昌言，頓悟前非。厥後，當聖女立品時，彼乃出庭，詳述當時經過情形，謂『事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此日我當永永紀念，沒齒不忘』云。又據聖女自記曰：『我不敢提早天主所定時期。有一天，我細想我們奉准聚

首談心，所爲何故，恍悟有言當說，不可畏首畏尾，一再遲延。於是伏求吾主，賞吾言語能婉轉動聽，最好是吾主代我言談。聚談時一到，他見我如出兩人，迥非故我，坐在我身旁，臉也紅了。』此段記錄，於廿年之後，經該修女（即當時之初學生）到庭完全證實曰：彼與我行親抱禮，我以彼向來不行此禮，乃莫名其妙。』願聖女懇欵惻怛，善氣迎人，而出言吐詞，則對症發藥，率直無隱，曰：

『汝之愛情，完全出於本性，此則不獨爲汝功修之大阻，抑且置汝靈魂於不惻。若汝此情，不能自遣，則不如留居世俗爲愈。』德肋撒姊作一番忠告，最後向我聲明曰：『如院長見汝有爲難之處，儘可將我所云，一一轉告。我爲汝靈利益起見，不能默而息手，寧可院長見怪，趕我出院，我則不可缺失本分。』』

聖女見義勇爲，宜受天主降福，聞者果痛改前非焉。嗚呼！怕事之徒，身逢其境，必且逡巡退縮，巧卸責任，不肯挺身而出，犯顏直諫。殊不知巽懦闇弱，自謂善於敷衍搪塞之小手段，適所以養成嬌縱，獎勵偷惰。今小德肋撒，誠如人云，並非巽懦闇弱，多所顧忌之流，而好動好爭，乃若出自天性。平日展讀聖經，紬繹奧義，知教友在世，當以奮鬥爲生。耶

蘇來世，『非携和平，實挾刀兵。』故上述聖女規勸初學一事，聖女在自傳中，告瑪利亞公撒格母母，則謂當時極其溫和從事；然據他人補述，則謂聖女當時，詞鋒之尖利，意氣之堅決，實如當頭棒喝，足以『打倒』累年縱容姑息之積弊云。

此事發生，如上所云，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聖女被任初學領袖之前，而一八九三年初，耶穌依孺斯母母膺院長之任，聖女旋亦正式領袖初學神業，故聖女於自傳中，稱上述一事，爲『好耶穌試筆，神恩神寵之良辰，我將永世弗忘』云。（試筆云者，謂如畫師一經試用，好耶穌即賞臉委任，而不敢忘也。）

大凡修院或修會之中，初學諸生，苟能教導有方，訓練有素，則一院一會，全體神業之精進，可指日而待。聖女就任之初，自顧小舟重載，非一己之力，所能勝任；然而聖女即用其柔弱，以作力量，壹惟信賴上主扶助，又知欲得上主扶助，必先自消自滅，惟憑聖寵指引

聖女所示造就人靈條件有二：其一，爲事甚難，即：『人必須把個人的私見，一己的主張，一概拋光，全行忘却，不用自己的方針，不照本人走慣的路徑，只照耶穌指給，各人各

路途，按部就班，引導他們。」其二，爲事更難，當惟精惟密，夙夜監察，勇毅沉着，不可動大，亦不可示怯：

『爲我最費事，最費勁，莫如偵察糾正他們的過失毛病，小縱小，輕縱輕，非破斧沉舟，拚他一拚你死我活不可。然則不苦死我了嗎？：人若叫苦連天，還算人嗎？：我說這是我姊妹們的大造化，自從我抱在耶穌手中，便如更夫高據更樓之上，四周偵探敵人的動靜，目光所及，無一能逃，往往驚訝我看見能如此分明。：我寧願人瑕疵我，訴說我一千句，不願指摘他人一句兩句。這項差事，爲我是件麻煩事，困難事。：我知道父母的小羊子，都當我利害。：倘使念了我寫的這幾行，必要說：『我在他們後面跟着跑，見有身上的羊毛，弄腫了，便知照知照；見有路旁荆棘茨，拉去一縷一縷的羊絨，便拾取拾取，這爲我能費多大事呢。』儘管由他們，愛說便說就是了。但小羊們也實在覺道我愛他們，愛得狠。我總不學雇工人，見狼來，丟了羊群便逃開。』

蓋聖女深知修院之中，苟欲神業功修，無荒無怠，蒸蒸日上，則見毛病細過，不可眼開眼閉，而不加責問。夫修院之在世俗場中，譬如戰地之碉堡，四面楚歌，時有突襲之不測，

內叛之可虞，隧道進攻之可慮，險象環生，蓋有防不勝防者。而世以爲終日祈禱默想之人，無所用其戰爭，誤矣！聖女老德肋撒謂修院者，敵樓也。其意蓋謂修院中人，當個個德行完備，鐵壁銅牆，在聖教會中，作堅固之敵樓。今小德肋撒，謂「如更夫高據更樓之上，偵察敵人動靜。」以便見警即報，見懈即擊，亦可謂善與老德肋撒唱和者矣。

夫教友處世，不可不奮鬥；有志功修者，更不可不奮鬥，此乃天經地義，責任所在，無可逃避者也。小德肋撒深明此理，故曰：「上主佑我，絕不畏懼戰爭，無論如何，我當盡我本分。」乃至身臥病榻，命在須臾，猶苦鬥不已，內自振作，外勉諸姊，一絲一毫；不肯放鬆，真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一日，耶穌依孺斯母臨榻視疾，戲謂聖女曰：「如何！吾輩之戰士，棄甲曳兵矣。」聖女答曰：「我爲戰士，非用世上之槍刀，乃持天主聖言之神劍，病魔不能勝我，即如昨晚，我尙用我神劍，力戰一初學生。：我蓋云：手中兵器，死不放也。」聖女此語，確爲實話：時有某修女來訴苦境，聖女鑒其無理取惱，先爲譬解一番，修女不悟，聖女乃嚴詞申斥，事後，病房阿姊謂聖女曰：頃與彼初學生，一場好戰，以後定當怕見此生。」聖女應曰：「好兵不怕出馬上陣，我豈不曰：手中兵器，死且不放乎？」

吾人果略讀新經，即可見聖女此言，頗與聖保祿持論，聲口相似。聖保祿曰：『爾輩作戰，當如耶穌勇兵。』而小德肋撒則曰：『我爲戰士，非用世上之槍刀。』又聖保祿曰：『爾輩當披掛天主之甲冑，蓋吾輩之戰爭，非兩軍肉薄，至於流血之戰爭，乃爲與黑暗世界中名利權勢之誘惑作戰，與上天黜逐之惡神作戰。』小德肋撒一生，確手服膺聖保祿此言，奉公守法，夙夜匪懈。一日，見有僧權越位者，義憤填膺，勃然作色，當衆呵斥。聖女立品，審查庭上論及此事，辯護人論謂：『聖人聖女之本色，惟見天主被辱，正義被屈，乃始憤激不平，慷慨陳詞。蓋彼此時之赫然震怒，誠如天神博士（聖師多瑪斯）所云，可嘉可獎也。』

時審查庭庭長，見來者無間親疎，但稱德肋撒之美德，心竊奇之，強其胞姊之一，至少摘舉一美中不足之小小弱點。日納未哀母者，（即養利納）爲人誠實坦白。到庭陳述，對於乃妹所抱見解，始終不脫靈心小史，所供各節，堅持到底。至是，奉庭長命，乃默存片時曰：『渠於初學生之操行，時或督責頗嚴，然我實不能以爲彼病。蓋此乃一種聖怒，方其怒時，初不失却自恃把握，亦不失却和平也。』

『此乃一種聖怒，』善哉言乎！直與上文庭上辯護人所引多瑪斯之言，聲口如一矣！夫聖怒之發固機會之難得者也，然而能於赫然震怒時，不失自持，不失和平，當仁不讓，克盡厥職，謂非美德也乎哉！聖金口若望曰：『不怒，則真理不伸，紀綱不肅，過失不斂。：忍耐過度，適所以養成惡習，獎勵懈怠，而且不獨納惡者於不軌之路，更啓善者以入惡之門。』當時聖多瑪斯引用聖金口若望之言，大爲歎賞，箴徒曰：『當發聖怒而不怒，或且不免於罪。』』

四 超性勇毅之恩

小德肋撒膽壯氣勇，艱難當前，奮不顧身，果由何道，得此偉大之魄力乎？且既具此偉大魄力，英雄本色矣，竟又深自謙卑，信己無能無力，此其一正一反，果用何法，使之調和融洽乎？夫微小之與偉大，矛盾抵觸，欲謀調和，豈人力本性所能爲力哉！然而小德肋撒，居然能屈能伸，小大由之，是必有其道矣。

試觀小德肋撒親爲吾人解釋，如何由於自卑自小，屈身至地，以獲取無窮無盡之大能力而一躍登天，彼作此解釋，僅取近代發明機械，借作譬喻，而擱筆難題，竟說得雪淡平常

，迎刃而解。蓋所謂譬喻者，即升天電梯是。爲小德肋撒弟子者，當必於靈心小史，讀之熟矣。茲以此節，意味深長，特再全部錄取，以便讀者參攷：

『母母，你也知道，我的志願，常想做到聖人。然而可惜，我和聖人，相差太遠：一邊好比細沙子兒，踏在路人脚下，不見有高低；一邊好比高大之山，峯頭埋入雲端，其相差有如此。然而我勿毋興，我自忖『好天主不能給人有志不能成，然則我雖微小，也可希望做到聖人』。叫我長大些，這却不能，只好遷就我現有的身材，許多的過犯，想個法兒，我一條小小的升天路程，又劈直，又抄近。好在近世紀有許多新發明，要登高，不須一級一級的再爬梯子了，有錢的都安有電梯可代，爲此我也想找個電梯，升到耶穌之前，由於我人太小，要一步一步爬這修成的道路，怕不行。於是這步誕登聖城的新電梯，我求之於聖經上，容或能如願以償。果然，找到幾句天主上智親口所說：『誰是最小的孩，該到我身邊來。：』這樣話，從來沒聽過，不能更動聽，更好聽，更足以悅樂我心了。如此說來，耶穌乎！提我升天新電梯，便是你兩臂了。』

小德肋撒論其神嬰道路，當推此篇，最爲深切著明。夫聖書中，多謂修德成聖，必當拾

級而登，歷盡艱苦磨難，而小德肋撒之成聖女，竟無需手歷階爬梯，此何故歟？則因聖女自降自下，自居於小，至於小而又小，同時又一心倚靠耶穌無窮仁慈，無窮能力故也。蓋聖女既不妄自尊大，又不自仗其意志之剛強，方且自慚形穢，越看越不中用，直將一己消沉於無何有中，曰：『爲此，我不須長大，反以小自居爲是，越小倒越好。』故小德肋撒之修德成聖，初不講求人工方法，磨鍊意志，實乃縮做小兒，由耶穌展開雙臂，抱登梯頂。蓋耶穌兩臂者，電梯也，即超性學中所名謂勇毅之恩也。聖十字若望曰：耶穌之臂，象徵勇毅。吾人憑此臂力，變弱爲強，天主之力，如我有矣。』又聖母歌云：『以厥臂神力顯大能，：而陟舉夫謙遜者。』今小德之超凡入聖，其以此哉。

故吾人詠聖母之歌，當深切注意：所謂以厥臂神力顯大能者。即指聖神七恩中之第四恩『勇毅之恩。』著者今不憚詞贅，再請讀者注意：教友中往往不察，以爲勇毅之德，出於本性，可用人力修養。試取聖教會諸聖師，及聖多瑪斯所論聖神七恩諸篇，詳細研究，便可明白勇毅之德，非從人力，實由天授。既明勇毅之德，出自天授，則讀小德肋撒：『耶穌手！提我升天新電梯，便是你兩臂了』一語，便可玩味不盡，而覺其立意之高，有非上主啓迪不

可。然而推聖女之意，並非教人不必奮發淬勵，坐待耶穌展其神力，自無有深處，高舉提拔至於聖德絕頂。蓋聖女生平，恆藹然勗勉初學諸生：『翹其小足，』爬登初步梯級，以待耶穌慨賜援引，一若自己無功無德，惟望耶穌仁慈憐憫，提携捧負者。顧此種自卑自小，企首翹足，一切仰給於耶穌之志願，與俗士所稱自己要好，有志竟成之志願，一屬超性，一屬本性，乃有霄壤之別，此則不可不辨者也。

一日。或問小德肋撒曰：『姊克己工夫，如此圓滿，諒必身經百戰。』小德肋撒慨然爲問曰：『否，非是之謂也。』

蓋聖女披讀聖書，每逢書中論及一人修德立功，可以自告奮勇，仗己人力，輒慨然爲問，掩卷歎曰：『否，非此之謂也。』故欲認清小德肋撒之聖德，參透其神嬰道路，當毅然決然，拋撇塵世，不可循世俗眼光，宜用謙遜祈禱，超然高颺，一面懇求聖神，賜以上智，勇氣，愛德諸恩。

耶穌聖容日納未哀母母，於聖女立品審查庭上報告，謂彼未奉庭諭審別德肋撒種種德行之前，已自將聖女所有德行，約而歸之於勇毅之德。確也，小德肋撒勇毅之德，惟日納未哀

母母，知之獨深。蓋其爲德，既無刻意經營之迹，更無矯揉造作之象，實係完全出於超性，以謙德愛德和而成。蓋觀小德助撒之所以能受天之祐，日新又新，畢生歲月，英雄偉大，非由於時常謙伏於耶穌足下，欽崇叩拜，委順聽命而來乎？

第三章

第三種正反合德：痛苦中內心快樂。愛德

『困苦中恆自喜』

聖保祿格林多第二書第十二章

總觀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所有種種正反合德，其造次不離，最見神妙者，厥為痛苦中內心快樂之德。夫人既處痛苦逆境矣，將憂愁傷悲之不暇，何來閒情逸致，遙吟俯唱，而喜氣洋洋乎？且喜從何來？而聖女則在劇痛殊苦，笑逐顏開，自得其樂，是真玄妙不可思議矣。嗚呼！吾子未之思也：昔吾主山中聖訓，開宗明義，即曰：苦難者，乃真福，涕泣者乃真福。聖保祿宗徒竊取其義，發為『苦中喜樂』之論，以作吾人處世之方。自此之後，凡為耶穌弟子者，遂莫不赴湯蹈火，甘苦如飴，其樂陶陶。然而自古以來，聖賢中堅心定志，含笑忍受一切磨難，一切致命之苦者，當推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為翹楚焉。

然而聖女豈真喫苦多多耶？何當時日侍其左右之修女，大都不之信也；此無他，聖女生性英雄，壯氣常盈，故能眉宇舒展，終日笑靨迎人，神形困苦，不形於色。蓋聖女於靈心小史中。告院中瑪利亞公撒格母曰：

『我於困難，有種種經驗，種種知識，我於人世所受之苦真不少。幼稚時代，見要喫苦，便愁悶。今也不然，見了苦果子，便心安意得，仔仔細細，咀嚼再三，備嘗其苦。但看我這幾行，這幾段，我的好父母，要不掩口胡盧，必須透底認識我；蓋以表面看來，沒經過大風波大折磨的，要算是我了，殊不知把我一年以來所受，其痛苦無減於致命，倘一一攤在眼前，怕都要驚心動魄。』

聖女在院長前，傾吐肝膈，謂：『看這幾行，要不掩口胡盧，必須透底認識我。』吾人今讀此語，可以曉然聖女生平之真正喫苦。然而誠如聖女所囑，欲透底認識聖女之爲聖女，則必先明白聖女究竟如何苦法；所謂致命之苦，究竟苦到如何地步；旣在痛苦之中，又何以能常日笑容可掬，喜氣洋洋，自得其樂。

蓋致命者，聖女畢生懷抱之大願也。聖女在靈心小史曰：『噫，諸願之上，我所尤願者，其惟致命乎。此乃我幼年之夢想也，直與吾在衣院斗室之中而偕長矣。』及聖女晚年，想望致命，如癡如狂，蓋曰：『願不止一種苦刑，必也種種苦刑皆備，而後償我願焉。』夫曰種種致命之苦，則是非但願受肉身上致命諸苦，並精神上致命之苦，良心擾亂致命之苦，亦

且囊括包舉矣。譬如聖女貞潔之德，固無瑕可摘者也，耶穌依孺斯母母爲之佐證曰：「欲斷其貞潔至何地步，非親見主之婢女不可。：彼天真一塊，如玉之在璞。據彼告我，生平從未受過相反潔德誘惑，然仍小心翼翼，保其天真，俾一息尙存，太璞永完焉。」然則聖女之實視潔德，過於寶視其眸子遠矣。願彼自云：惜乎相反潔德誘惑之苦，未曾受過，不能悉舉致命之苦，上獻於好天主。」此種如癡如狂之想望致命，直可上追中世紀宗徒時代之致命狂熱。當今之世，人心不古，此調不彈也久矣，吾恐知首者之寥寥無幾也。蓋聖女致命之熱，達於沸點，彷彿血脈之中，充滿聖教初葉信德之熱血，奔騰磅礴，不能自己，觀其生平藏在懷中之發願詞。中有句曰：

「耶穌淨配！爲爾捨生致命，固所願也。求賜我或心致命焉，或身致命焉，莫妙於二者兼之，尤拜賜焉。」

聖女發願，馨香禱祝，如此其誠。耶穌淨配，鑒其新婦，大量慷慨，爰亦不甘落後，即於此吉日良辰，完全俯允所求，更將彼所未求，而且萬想不到者，亦一併惠賜焉。蓋聖女所心誠求之者，不過兩種致命：即心致命及形致命耳；乃尙有第二種最痛最苦之致命，聖女未

嘗想到，而却受賜特多：蓋即精神致命，亦即靈魂致命是。吾人於此，有當注意者：即此三種致命，非更迭輪流，此去彼來，乃在同時內外交攻。試問形心靈三種致命，紛至沓來，日夜煎熬。如面目猙獰，皂隸二人，同時將此小小聖女，綑倒刑牀，各下毒手，其爲苦痛，難以想像，且亦不能想像。讀者勿謂吾人過甚其辭，請再一讀下述種種佐證，爲之設身處地，將覺吾人所云，較之實際，輕減多多。蓋聖女自云：『此等事，人間無言可言，無語可語，語有萬千，終無當於事實也。』

一 形致命

按諸聖女自記各節觀之，其肉身開始致命，約在去世前一年有半。時爲耶穌受難瞻禮日，德肋撒恪守大小齋，及封齋期中一切規例，自覺體氣極強極健。殊不知此特虛火上升，雖能精神抖擻，支持一時，實則外強中乾，病根深矣，靈心小史記曰：

『受難瞻禮，那天一點鐘，耶穌似乎來報喜信，快要召我同赴化光美妙之天。噫，想及此事，是何等快慰也耶！聖瞻禮五晚，未蒙允准全夜陪聖體，守聖墳。（是日聖體，名聖墳）及至夜半回房，頭方就枕，忽然覺有血潮滾滾，湧到口邊，吐在手帕之上。一想死在眼前了

，喜的心花迸裂。但小燈已熄，我便克制這好奇之心，留待天明再看罷。不多時，便安然睡去了。晨五點鐘一報起身。想必有好消息可以得到，走近窗前一看，果然滿手帕，都是血。好父母！這不恰如所望麼？深信吾主於他受難周年日，先投一信，隱隱中，已如聞鹵簿駕臨，開道之聲也。」

吾人試設身處地，閉目想像，便可見小德肋撒於此一段事蹟中，實具有英雄氣概。譬有猛將勇士，暗鳴叱咤，衝鋒陷陣，當者披靡，固一世之雄也；不幸胸口，着一重傷，臥床數日，忽覺『血潮滾滾，湧到口邊。』急以巾承，血漬殷然。此時任何一等好漢，亦必瞠目結舌，驚得面如土色，半晌不語。蓋貪生惡死，人之常情也，而略血者，報人死信也。故略血一事，人未有不怕者，尤其在第一次，無意之中，突然發作，更令人惶恐失措。要惟有道之士，平日聽天由命，早置死生於度外者，爲能如無其事，怡然視之，泰然處之。今小德肋撒，樂夫天命，涵養有素，際此危急存亡之秋，猶曰：『隱隱中，已如聞淨配駕臨，鹵簿開道之聲。』讀者勿見聖女之輕描淡寫，致將聖女臨事鎮定之英雄氣概，爲所瞞過。須知聖女筆法，專務避重就輕，當細玩其『一想死在眼前，喜的心花迸裂』一語，方有得也。

然則『心花迸裂，』一場歡喜，得毋爲情不自禁，而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耶？曰：否，聖女一生遵行修成小道，恪守會規，嚴制情感衝動，絲毫不肯放鬆，故於三司五官，管理服貼，把持堅牢。吾人前云修成小道，一旦造乎其極，直通修成大道，今小德肋撒乃果如所云，小大由之：正當性命岌岌，兇險萬分，耳邊喪鐘，鏗然大鳴，猶好整以暇，制其好奇之心，壓其燥急之情，曰：『爲了小燈已熄，我便克制這好奇之心，留待天明。』此非涵養功深，安能克情制欲，行所無事哉！

嗚呼！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人所迫不及待，急欲一知底細者，孰有急於知己性命，是否已到臨頭哉！由是觀之。小德肋撒滅燈待旦，此種微小克己功夫，看似平常，實非容易。顧小德肋撒，當時既極度快活，又強遏其好奇之心，兩情相鬥，心火上升，得毋名謂安睡，實則輾轉反側，通宵徹夜，目不交睫乎？曰：惡。是何言歟！聖女此時之拂情制性，英雄偉大，出諸超性，豈可以本性剛強之德，淺視之哉！蓋聖女此時之拂情制性。實出聖神七恩之勇毅之恩，聖女不云：『我在領受堅振時。獲得忍受艱難之力量』乎？夫聖神此恩，不獨與本性剛強之德，大不相同，即與教友普通應修勇毅之德，亦不可同日而語。聖多瑪斯爾

：凡以理性爲主之德，必須經過慎思明辨，又必須勉強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又非一旦一夕，可睹厥效。若夫聖神之恩，則反是，能使吾人思言行爲，自然而然而，立隨天主聖意引導，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今聖女平日謙卑自持，慣奉聖神啟迪，明悟愛欲兩司，豈惟聖神之意，是瞻是從，毫不費力，毫不躊躇，故其安然入睡也，直如義人之高枕無憂。迨乎一覺醒來，東方既白，『想必有好消息可以得到。』乃急披衣起，如新婦得夫君家書，珍藏心頭，急待天明展讀焉。

既而著衣畢，心寧神定下樓入堂，倍增熱心，公念晨經。其時由於內心快樂，絲毫不覺疲倦，不感痛苦，『急忙到母膝下，報知所得好音。居然不費氣力，得蒙允准，照前守滿封齋。』是日，聖瞻禮六，一切苦工，（即打苦鞭等）仍與衆同行，未嘗稍減。蓋以切望升天，能爲愛慕耶穌之故，行此苦工，實覺不勝欣幸。晚間，如常操作，立高凳上，洗刷大玻璃窗。願是日清齋，僅進乾麵包，及冷水少許，幾於枵腹從公。某初學生見其面如土色，知有內疾發作，惻然憐之，願爲庖代，聖女堅却，操作不輟。嗣又行補贖工夫，誦經祈禱，至於深夜，然後歸房。聖女記是晚情形，曰：『這天可稱大有幸福的一天，晚上到房裡，滿心快慰

，正欲安寐，好耶穌一如昨夜，來報升天之喜不遠了。」

讀者勿謂聖女心切登天，徒涉幻想。須知聖女生時，常預覺己命不永，必將早死。且據人云，聖女生平，事事實事求是，尤其於切己之事，腳踏實地，從不作非非之想：誠以謙遜之爲德，真而且實，如明鏡一面，纖塵不染，照見吾人表裡精粗，雖微必顯，雖隱必見，維妙維肖，不爽毫厘。此時，蓋確知己身病入膏肓，命在旦夕。顧以生平習於遇事緘默，不喜大驚小怪，又爲愛德起見，竟將吐血一事，於諸位胞姊前，絕不提起。即於耶穌依搦斯母前，亦隻字未提。以如此嚴重之病，竟秘諸心頭，一年有餘。及後聖女身臥病榻，依搦斯母怪其諱疫忌醫，雖不無功勞可言，究竟太不早自爲計，聖女答曰：「我的寄娘，請感謝天主吧！倘知道我的病狀，又見調理無方，能不太心痛麼？」

然則聖女在院，無人關切，善爲調理，獨何故歟？此則可以不問世人如何議論，第一，當知入院修道，原非爲調理身體；其次，如上所云，聖女憑藉聖神勇毅超性之恩，始終笑容可掬，善氣迎人，致令院長信爲氣體健全。心史第十二章，同院補叙曰：「雖將吐血稟知院長，只因說的如無其事，院長竟被矇蔽，以爲既無妨礙，一切受難日規定的苦工，仍准照行

。』可見當時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實屬情有可原；然使其時任院長者，爲乃姊耶穌依擲斯母母，或爲諸位胞姊之一，或爲修女中之『深愛』聖女者，則決不爲聖女剛柔相濟，天真爛漫之笑容所『矇蔽』。彼瑪利亞公撒格母母者，體質強壯，生平不識疾病，其愛德肋撒也，一本心誠。然而磊磊落落，心直氣爽，不能如親母胞姊好友之細心熨貼。且德肋撒爲全院之中心人物，個個親近，而不諂媚逢迎，無黨無偏，一視同仁。職是之故，當疾初發，院長以爲病勢無礙，遂至一時失察，不即爲之妥爲調理。

如聖女之病，誠當節勞靜養，睡多食飽，進滋補營養之品，居乾燥溫煖之地。苟無其地，則至少亦當居之以面陽之室，燕炭生火，令溫令煖。然而聖女淡泊自甘，不求溫飽，聽命之外，無需無索。且已時屆春令，風和日煖，聖女病雖在身，而抵抗力之佳，乃匪夷所思，竟若氣體復原，百病消除者。於是旁人幾忘聖女爲有病之人，益不介意。見其照常隨便進食，不嫌粗劣，乃仍饗之以殘羹冷肴。此則上主之意，欲聖女多救靈魂，爰許聖女受長期致命之形苦，故即一飲一食之微，亦使人於無意之間，減而損之，增其痛苦。讀者可一閱近人所著聖女行實，內記聖女如何捨其水泡鷄蛋，節其杯中飲物；蓋聖女席間，旁有修女患糖尿等

症，口覺焦渴，聖女恆取自飲果汁之大半，分而潤之。

是年夏季，病無增減，敷衍過去。然而肺部既弱，不耐寒侵，氣管發炎，乾咳時作。初則一聲兩聲，終至欲蓋彌彰，人前大咳特咳。於是平日愛護聖女者，始知聖女病根內伏，已臻嚴重。既而秋盡冬來，（按即一八九六年之嚴冬）咳嗽之作，日益加劇，竟至連續不斷，氣逆難回。

聖女深幸居室，僻處一隅，夜中咳嗽，無人得聞。且如吾人上述，聖女生平形苦中，最感嚴寒之苦，而人莫之知。又加以咯血重症，體氣衰弱，畏寒更甚。而院中臥室小堂回廊，概不生火，僅於嚴寒之日，在公座設爐而已。（按聖衣院公座裝設火爐，通行至今，不過三四十年。）晚上，念夜課經，須至半夜。聖女隨衆同念，已精疲力盡，然力自振作，不顧頭眩眼花，堅持到底，每曰：『倘我死去，人當見我因何而死。』及夜課畢，上樓就寢，則歷級登梯，又是苦上加苦，當聖女在最後時期中，晚上登樓，精力已盡，須手攀欄杆，徐徐舉足，需半小時，始行抵室。當過公座時，入內烘火片刻，俾疲乏僵凍之四肢，烘得煖氣，稍活血脈，然而此片刻少息，又須付出重大代價。蓋『回臥室，須經通風回廊，十六七丈。』朔風怒吼，雨

雪霏霏，會衣袖口奇闊，裁製重笨，無鈕無扣，惟用腰帶圍束，一陣風來，奪縫而入。而聖女平日，又禁初學生勿用撒針，緊窄袖口，自應以身作則，臨風舉步，非但不縮不縮，且當笑靨相迎。

上樓，又須經一廂廊，既冷且長，摸索久之，方到其『幽僻』之臥室。兩手凍瘡腫裂，筋疲力盡，手指已僵，解衣就寢，他人須臾畢事，而彼則又非半小時不可。時夜將半，尙作最後誦禱，始就草墊硬薦而寢。被爲羊毛毯兩層，及破而且敝之會衣，覆身不煖，瘦弱之病體，不禁寒侵，則咳嗽大作，然而人遠莫聞，則又何妨，儘咳，暢咳，咳久氣平，憐惻入睡，纔數小時，而鐘鳴六下，起身時到，則披衣急起，而一日十六小時之工作，(散心進食時間除外)又開始矣。故當此苦寒，聖女全身，竟無溫煖之時，在小堂中，在臥室中，在破被硬褥中，到處寒氣，砭骨鑽心。嗟乎！聖女病體虛弱，其何以堪！吾人涉筆到此，非但絕不形容，過甚其辭，更且刪繁就簡，僅舉大略。讀者欲知其詳，可取近人所著聖女行實一閱。惟爲明瞭聖女如何苦寒，其憶聖女終前自承一語，曰：『我修道一生，身之所受，莫苦於嚴寒滴凍，凍的幾乎死去。』夫聖女固切求上主賜以形體致命之苦者也，而今果如願以償矣。

二 心致命

讀者到此。得勿曰：小德肋撒肉身上之致命，苦矣！然有三位胞姊，左右相伴，定可輕減不少。確也，聖女在院，手足相依，誠得不少慰藉；然而事出意外，聖女正因姊妹同院，平添無數磨折，乃致形致命，不算數，又加心致命焉；而其爲苦，又且至酷至烈，至於一言難盡。蓋聖女自云：『這部心史，有許多篇，許多章，世上人看不到了。』然則聖女何不將其所覺所嘗，傾筐倒篋，盡情吐露乎？曰：否，聖女對於過去已往，正求淡然遺忘之不暇，豈肯記在心頭，形諸筆端乎？必欲一明一白，追求細底，則惟有詢諸德肋撒之護守天神，查其所登清賬耳！

聖女於十六歲備穿會服，行避靜時，記彼於姊妹間，時常發生小不如意，極感刺激，曰：『此種傷心事，宛如針刺，痛得可以，然而我實甘之。』其實姊妹四人，同院隱修，殊爲難得之事；然修院章程，却早見到姊妹同堂久聚，難免不生問題，故專條規定，於某某數項權利上，予以限制：譬如有事開會，表決議案，姊妹出席，最多不得超過二人。今小德肋撒姊妹四人，雖秉性不同，然各擅一長，截長補短，正可彼此相濟。此時里修衣院，約有修女

二十三位，若以四姊妹連枝一氣，黨同伐異，大可掀波作浪，無如之何。瑪利亞公撒格母者，性格豪爽，雖不免有疏漏忽畧之處，然亦有心細獨到之處，見聖女及諸姊皆器宇不凡，頗得人望，聲勢日增，輒爲之惻惻過慮。故當時小德肋撒，若其舉目無親，獨在院中，則可更得若干修女歡喜。蓋推瑪利亞公撒格母母之意，必曰：『於德肋撒，吾無間然，獨恨其三位姊氏同在院中耳！』然而四姊妹之同入里修衣院，可謂瑪利亞公撒格母母自己一手引進，蓋其時母正任院長，對此四姊妹，深加賞識，原意羅而致之，期爲修院造福也。

夫修院生活，原與家庭生活，大不相同，非謂同胞手足之情，一入修院，便當淡薄，然而居家庭，則爲本性之友愛，入修院，則當爲超性之友愛，同是友愛，而性質有別。小德肋撒甫入修院，即勘破此點毫厘關頭，居恆誠其諸姊曰：『我不在世時，慎勿相處如家庭中。』故同胞姊妹，一入修院，常調換一副心腸，互相友愛，固如曩日，然而彼此目中，當祇見修女，而不見姊妹。雖姊姊妹，稱呼一如曩日，然而今日之姊妹，乃修院之神親姊妹，而非曩日家庭，長幼有序之姊妹矣。然而世人不察，以爲調換心腸，何難之有，殊不知其中苦境，有非局外人所得而知者。小德肋撒一生，兢兢業業，犧牲手足之情，不敢有越神親範圍

，因之中心致命，苦難言宣，靈心小史記曰：

『母母你也知道，爲了我胞姊們，耶穌給我苦杯，呷了何止一杯二杯。達味聖王說得有理：『洵善矣！和且樂矣！兄弟之同居也，同心而同意！』然非抱定情願克苦，情願犧牲，莫想世上兄弟同居，能同心，能同意。我絕非爲與胞姊們共同起居，特來此修院，而且早就料定，不隨順本性的要求，其中的苦楚真不小。』

小德肋撒以超性二字爲口頭禪，又且言行如一，終身以超性爲事，獨喜行超性之功，尤願於同胞友愛問題，以身作則。生平在院，與全體修女，攝影多張，察其所站地位，多半不在其諸位姊氏之側。當乃姊賽利納入院作備修生，小德肋撒與行親抱之禮，旋恐過於『順從本性。』當院長命導乃姊至所備臥室，德肋撒已逃匿不見。修女等敘談時，除所談問題外，與諸胞姊，語不涉私。詢以秘密之事，則箝口結舌，隱不肯吐。嘗爲一傳教士寫真，乃於姊氏耶穌依搦斯母前，堅不吐露。顧一切畫具畫料，筆也，架也，顏色也，均在乾娘，（依搦斯母母，聖女稱之爲乾娘。）公事房中，乃藏藏躲躲，囁乾娘外出，私入掩取，而匿身藏書樓中工作。又聖女進會未幾，即奉上委，襄助耶穌依搦斯母母，照料飯廳。聖女大可利用機會，與

姊縱談神業，暢叙衷曲，然而一彼一此，均各限於飯廳本分中語。故其後聖女曰：『好乾娘，我其時，我好苦啊！……迨耶穌依搦斯母母任院長，小德肋撒原可如其他修女，不時拜訪，請求教益，多則每星期一次，少亦當如會規所定一月一次，顧小德肋撒在修女中，進見獨少。』

聖女於手足之情，刻苦犧牲，用力之深，至若大背人情，竟招里修衣院會祖日內物母母之譴責，同院記曰：

『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作十日避靜之後，散心時，竟不問候其乾娘耶穌依搦斯母母。依搦斯母母甚，然仍冀其坐近前來，卒未如願。日內物母母責之，謂其不明真正愛德功夫。』

或有述其事於耶穌會神父奧利華，神父亟稱聖女有偉大精神，誠哉此言！蓋爲聖人而庸庸碌碌，一無特出卓絕之行，又安能英雄奮鬥，痴心痴情，愛慕苦架，赴湯蹈火，均所不辭乎？

聖女在靈心小史中，記其去世前二年，有一時期，會中上峰頗擬調遣耶穌依搦斯母母，

及耶穌聖容日內未哀母母，（即乃姊賽利納）至西貢聖衣院。此事發生，又爲聖女切心之痛，曰：『一想到他們將受的困苦，心痛如炸碎一般，但我始終咬定牙關，不發一言阻撓的話。』聖女之所謂心痛者，非心中致命之謂乎？且此事發生，有使聖女在超性方面，苦上加苦，悶壓心頭，至於鮮血迸流者，乃爲聖女心中，大惑不解兩姊此行，是否果出天主聖意。

雖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正在奉行維謹一切天主所許，即長上調度有誤，亦置不問。小德肋撒自己，亦正預備流放至安南東京。情知到彼，人地生疎，舉目無親，如墮萬丈深淵；然而挾其大無畏犧牲精神，赴湯蹈火，一往無前。其痴心夢想願受世人遺忘也，直如世人之痴心夢想富貴功名。終前二月，在靈心小史中，書瑪利亞公撒格母曰：

『母母，請聽我說，爲什麼假如聖母醫好我，我願應安南河內的請求呢？倘有一日，我該遠離這母院，教我不傷心，却不能。我心不是無情物，正因多情，能吃多苦，故願將種種能吃之苦，一一貢獻於耶穌。在此地，承你母母謬愛，又承姐姐們謬愛，這等愛情，對於我比蜜還甜，但我正因此夢想到一衣院，院無相識之人，可使我心也受充軍之苦。：我所以願去，不過是爲承行主旨，將我獻作犧牲，投其所好之外，一無他求，我心自覺必無後悔。』

大抵人苟存心願受千辛萬苦，得了一些子受用，當然受寵若驚。：：』

『願將種種逆苦，一一貢獻耶穌。』聖女切求自祭自獻，真如渴之求飲，情之迫切，溢乎言表。雖然，聖女殷殷期望中心致命而到處尋求也，夫豈僅爲祭獻補贖而已哉！蓋實重視愛德工夫，欲本聖經吾主之訓，創一愛人之道，亟於躬行實踐，以爲天下先耳！聖經上載主語徒曰：『我給爾等以新誠命一條，爾等當彼此相愛，如我愛爾等。』聖女沉潛揣摩吾主之言，恍悟新經上所載。愛人之道，與古經所載，大有出入：古經上愛人之道，用情可以專對一人，可以隨意選擇，可以怨仇，可以先愛自己，後愛他人；而新經愛人之道，則以博愛爲懷：親近密邇者當愛，疎遠方外者亦當愛；德我者當愛，仇我者亦當愛；而且用情，口說無憑，必當解衣推食，人掌我頰，轉頰以待。效法撒慕利亞義士，恫瘝在抱，雖至捐軀隕命，亦情甘忍受焉。蓋抱英雄之精神，救四海之兄弟，是爲新經愛人之道，較之古時如德亞人相親相愛，不出宗族鄉黨閭里者，一廣一狹，相差多矣！聖女小德肋撒，深明此義，惟日孜孜，機會當前，交臂勿失，古人云：『秩然有序之愛情，當先己而後人。』而聖女則謂愛德之道，當先自犧牲。

然，遇有愛德之行，便覺是耶穌獨行獨來，他一人運用我的行動，我越同他契合，我亦愈愛姊妹們。」

願欲一視同仁，效法耶穌愛其院中上下姊妹，首當犧牲手足之情，以及一切友好特別交情。然而欲硬起心腸，將此纏綿甜蜜手足之情，友愛之情，一刀兩斷，談何容易！小德肋撒固嘗嚴斥某修女，謂其心愛瑪利亞公撒格母母之情，出於本性，並為證明此種愛法，實為自愛。小德肋撒為人謀，則善矣，其自為謀，則何如？讀者儘可勿慮，聖女固知此心欲遵主命與受造之物。斷絕往來，須經一番奮鬥。觀其於靈心小史中，書呈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曰：

「回憶初試時，有一誘惑，很利害，常想稱我心，尋些小適意，小暢快，為此走過你房門口，必須快跑，快下樓梯，抱住欄杆，方能不退轉，不回頭。腦袋裡不知有多少准許可求，多少原因可說，無非為任我情，縱我心而已。幸虧從修道一起頭，就不敢放縱。而今痛定思痛，苦盡甘來，已享受勇於戰爭的賞報。我覺我心，對於安慰快樂等等，也不須克制提防了。由於我心，已擎天主做定盤針，不致有差失。誠以我心專向天主，專愛天主，由此心胸

，一天闊大一天，甚至愛我親友之愛，也親熱非常，深沉之至，遠勝於用情雖專，而涉於自私，毫無益處之愛。」

『用情勿專，專則存自私之心而毫無益處。』聖女明達世，思慮周詳，元言灑灑，令人如聞玉屑。嗚呼！抱砥礪行之志，懷濟世救靈之願，乃以縱恣肉情，溺於偏愛，情專誼重，末由自拔，卒至歲月磋跎，德荒業墮，如此之人何其多乎！獨不聞耶穌之新誠命博愛二字耶？今者，聖女現身說法有志修德成聖，願為耶穌効其馳驅之士，尙其勿苟焉自欺，而專於用情哉！

嗟夫！彼專注其愛於一人之身者，其待他人，未有不心硬如石者也！然而欲真為耶穌弟子，必當汎愛衆而親仁，必當兼愛所憎所惡，即與我尋覓作對者，亦當親愛有加，務將壓惡怨恨之心，制壓服帖，不觀小德肋撒乎？生性嬌嫩，因多情善感人也，乃於應人接物之際，動心忍性，力制偏情，靈心小史曰：『人與人，不免有情相近些的。某某姊妹，人就樂於親近他，某某姊妹，人就不恤繞道兒避開他。但耶穌教訓我，這位姊妹，應當愛他，該為他所禱。』還要確實表示，確實憑證。『果也，聖女於自薦扶掖一老病修女，確實表示，確實

證明，恪遵主訓，行其愛人工夫。所謂老病修女者，即心史中所記聖伯多祿姊妹，脾氣古怪，難以服事。聖女曰：『這件愛人的差使，我想自薦，所怕吃力不討好。』然而聖女殷勤侍奉，細心熨貼，竟使此年老癯病之姊妹，稱心滿意，萬分舒服。

聖女尙有一次，克情制欲，大獲全勝。蓋其怡聲下氣，服侍老病，雖屬難能可貴，然而此特抑其厭惡之心，尙可勉爲其難；若夫平日深惡痛絕，視如眼中釘者，竟亦低首下心，歡然相處，是則非功夫深湛而具有大勇力者，所可得而奏功也。聖女在靈心小史記曰：

『院中有一位有德行的修女，他向來有一種本領，教我看去，全不順眼。：於是對於這位修女，我便下工夫，做上許多事，一如對於最友愛之人。每次遇見他，必爲他求天主，還竭我力之所能，去報效他。有時箭在弦上，極欲回他一句不中聽的話，我便轉過笑容，向他拿話支開，拿氣忍住。：有多次，魔誘猖狂，禁不住唇槍舌劍，只有巧巧捱開。捱開時，若能使修女不知不覺，我便學逃兵，臨近躲開，落荒而走。有一天，正在要逃未逃之際，修女笑容可掬的問我說：『我的小德肋撒姊，我沒有一回遇見你，不是春風滿臉的。承你如此相傾相慕，因何針芥之相投，可直言無隱否？』嗚呼！我的磁石，我的琥珀，便是藏在心頭的

吾主耶穌，他掣極苦的黄連，變作極甜的蜂蜜。』

聖女一生與肉情私欲抗戰，如此役之大勝大利，何可勝數；然而事之最奇者，無逾於上述一節。蓋全院中人，見彼與修女，有說有笑，方以爲視莫逆，誼訂金蘭。聖女長姊瑪利亞主心母母，竟至完全誤會，大生其氣。厥後主心母母坦白自述誤會情形，其言頗足動人，曰：『我當時不禁心懷妬嫉，因於一日告德肋撒曰：『我於：一事，心滋不快，難以默息。我以妹愛某修女，勝於愛我，母乃不合於理。須知同胞手足之情，出於天賦。：今妹與彼修女相處，乃歡笑樂甚。：德肋撒聞我言，大笑，然其心中對此修女不快之情，竟在我前，絲毫不提。』

聖女所云耶穌變苦爲甘，誠非虛語；至於如何變法，吾人當在後文，詳爲剖解。顧有不可不知者，凡人吃苦，固有即在現世，苦盡甘來；然而苦總是苦，尤其初嘗到口，萬分難當。故平日應人接物，與此輩氣味不投，令人生厭之輩，來者不拒，盡情款洽，實爲大克苦，大祭獻，亦即爲心中之大致命。吾人不敢教小靈魂初登修路，即將此種極艱極難之磨練，輕易嘗試，誠恐腳頭未穩，立志未堅，譬猶未嘗登車射御，行且敗績壓覆；其必先自惟日孜孜

，克去私欲私情，私意私見，日居月諸，漸漸而進，乃可升堂入室，至於愛德純全圓滿工夫耳。

三 靈魂致命

讀者當知，吾人所論小德肋撒之形致命，心致命，初非懸空描寫，不過根據事實，特爲指出而已。前云聖女於發願日求主賜此兩種致命，主果俯如所請，且出其所望之外：蓋除所求形致命心致命外，主又加一等三種致命，此種致命，吾人可以稱之爲靈魂致命，誠以其苦，不屬於形，不屬於心，直屬於靈明諸司，而尤以明悟一司爲甚，使之對於平日所學，所知，所信，以及種種極可寶貴之心領神會，種種上主超性之啓示，忽而疑竇叢生，根本搖動。夫小德肋撒，幼奉庭訓，於天國之永賞永報，固所堅信而篤信者也，其長姊有言爲証，曰：『聞雙親談及天國永遠事，我輩年事雖幼，咸覺世物空而又虛。』故爲善可得天報一段信理，直爲聖女熱心修德立功之基礎，靈心小史曰：『我從小就相信一定有一天。：我心確有一種靈感默証，證明別有一天地，美妙無倫，爲我永居之所，恰如科倫波意中，早就先知先覺，有一新世界一般。』

小德肋撒仰觀俯察，靈明之中，不獨感覺別有神天，悠久永遠，更且超然深悟，此天外之天，並非惆恍迷離，海市蜃樓，實爲可望可即，盡人可到之桃源勝地。聖女在心史中，自記幼居步索納時，夏夜納涼露台，眼望蔚藍深處，明星熒熒，與乃姊賽利納大談天上事。靈目中，隱約依稀，窺見天國真福，曰：『所謂隱約依稀者，真依稀也，無恍惚之可言，猶豫之可言，雖信德亦無所用之，蓋愛德已令在世尋得所求者矣。』數年之後，入院修道，聖女記與乃姊賽利納促膝深談，詞氣之中，仍如前之信光灼灼，曰：『不但如步索納，目遊天外，簡直神遊時間空間之外。一轉眼間，便享常生之福一般。爲此世界上，我們只揀苦吃，只求罪受。』此種想望天鄉之念，實爲小德肋撒披荆斬棘，跋涉世路有力之憑依，靈心小史曰：『祇因我德性淺，這些許強制力，很費勁，很爲難，還須想到公審判時，總要明白，然後能強制呢。』蓋聖女自幼於信德道理，心地之中，一片光明，從未遭遇魔誘，有所掩蔽。及後入院修道，優遊於光天化日之下，年齒愈增，見理愈明。至去世前二年內，參玄入微，信心之光明活潑，無以復加，乃曰：『一想天國，快樂無極。』最後，吾人尙可援引聖女一語，以証其信道之篤，蓋聖女猶如一般未受魔誘之熱心靈魂，以爲此世，決無不信天堂地獄

之人，其言曰：『我不信有惡人，可以無信德，他們反對另有一世界，大都言不由衷，信口胡說而已。』

誰知好事多磨，不旋踵間，風波突起。聖女信心中所見天外之天，正如世上風雲，變幻莫測。光天化日，忽然昏黑晦冥，陰霾重重。聖女在心史中，自告吾人。此場平地風波，起在咯血病初發後數日。其時聖女正以接到升天喜信，欣喜莫名，詎知樂極生悲，信心中明朗之天，忽而疑雲密布，低壓包圍，如雙目失明，霎時天昏地黑，聖女之遭此變，實乃天主上智故加磨練。蓋聖女在世，茹辛含苦，惟賴此信心之天，因而有恃無恐。方其幼時，想及天國，不禁手舞足蹈，喜氣洋洋，未免雜有本性之快樂，試觀心史記曰：『是日晚，紅日西沉，洪濤，如入浴然。一道回光返照，水天之際，我與寶姐正遠踞崖石，欣賞久之，姐語我曰：此萬道金光者，聖寵之像，照耀天下諸信者靈魂之道路也。』又聖女記借父垂釣，坐芳草堤邊，悠然而動遐思，曰：『我覺意遠思深，一時萬籟無聲，一時又似有似無，風聲水聲，與城中軍樂之聲，依稀彷彿，如怨如慕，來叩心門，回顧紅塵，不啻竄流之所，那得不心心念念，夢想高天。』蓋欲信德工夫達於爐火純青，當將一切能使本性過分興奮之感覺，漂煉淨

盡。吾人於此一點，可以不必浪費筆墨，爲之註解，聖女參玄入微，對於所受反性德之誘惑，自有註解，而且要言不煩，一語中的，其言曰：『天主給我這重大十字架，正當我力能背負之時。早一些，怕就心灰意懶，背不動了。現在不過把我情性中，所有向慕天鄉的快感，一筆鉤銷。』

欲知聖女此次磨難，如何酷烈，但觀聖女自云早時尙無力擔當一語，可以想見一斑。夫小德肋撒何苦不受：己身病痛也，父親患瘋蒙恥受辱也，諸如此類，無不聽天由命，來者不拒，乃獨於此日夜擾攘之魔試魔誘，在其聖德未臻純全時，幾乎心灰意懶，不能抵抗。然則謂此磨難，爲其心靈中最最酷烈之磨難，誰曰不宜。蓋其平日所持以鼓勵熱心，振作精神，進德修業之基礎，經此風雨飄搖，岌岌乎不可終日。昔也，顛頓困苦，祇須念『有天堂，』便可勇氣百倍，今則天崩地坼，失所憑依。且也，聖教會之道理，關節相通，凡人一旦有疑天堂地獄，則耶穌之有天主性也，天主之既許必踐也，自必一疑百疑，無一不疑。夫身後之有賞有罰，非特於吾聖教爲不刊之定論，即以本性爲教者，亦且奉爲天經地義。而小德肋撒竟於此基本信德，受惡魔之日夜動搖，此其痛苦，爲何如耶！

靈心小史記曰：『有時想休息我心，既爲四周暗冥所困，便用生後長生之意，振振精神，那知我的痛苦，乃更利害。只聽這暗無天日之中，借了惡人的口吻，調笑我說：『你夢想有光明，有香花圍繞的家鄉，你夢想永遠，保有萬善萬美全能造物之主，你信將有一日離此烟瘴迷霧，不致困頓終身，然則請你走！……請快走！……走出此迷霧圈兒外罷！……』好母母，這番我被魔災魔難，試探得艱苦備嘗。以上所寫，尙不及畫畫人初勾的輪廓，初描的粗稿，比了真迹，全然不像，然而我不願多寫了，怕的是近於咒罵。』

聖女遭此反修德之誘惑，試取靈心小史，及聖女立品案卷所記，一觀究竟，行見聖女受此痛苦，困頓憔悴，幾至精疲力盡。蓋自一八九六年開齋日起，直至下年九月聖女去世，無日不在此痛苦之中。在一八九七年，聖女在心史中記曰：『這場惡魔探試，怕無限期，決非數日數星期，我已數月受此磨難，不知捱到何時，才可了結。』聖女受苦時，於初學生前，諱莫如深，即於諸位胞姊，除耶穌依孺斯母母外，亦未掬誠相告，恐防傳染。及病不起，願謂在旁看護母母曰：『母母知吾有何可怕思想，亂我心曲？……蓋有壞至極點之唯物派學說，縈迴腦際。嗟呼！母母，深愛天主者，固當有如是之思想耶？』

願天主所以許聖人輩遭遇相反某德某行之誘惑者，蓋欲其於某德某行，特別加功，益加精進耳。聖五傷方濟各病重且死，如古聖若伯橫臥地上，更加雙目瀕於失明。乃痛苦中偏自洋洋得意，引吭高歌，感頌光明，感頌太陽，感頌造物主。小德肋撒亦然如此：為祛除其密密層層昏天黑地之疑雲，大吟其詩，大唱其歌，信望之情，溢乎言表，心史記曰：『當我一唱三歎，吟咏天堂的福祿，享見天主的快樂時，心中並無一些樂趣，不過把我願相信的，歌唱一番罷了。』然而在旁修女，則見聖女洋洋得意，方以為磨難受得最少者，莫聖女若也。

一日，親告依搦斯母母曰：『諸位阿姊皆不知我的痛苦。：昨晚煩悶不堪，黑暗無光益加重，不知那裡來的一種惡聲惡氣，詰問我：『你掣得定為天主愛嗎？天主親來向你說過嗎？不是幾個人的評論，能教你在天主前可告無罪的啊；』聖女雖力抗魔誘，然而不與辯論是非，蓋聖女曰：『我忍氣受此冷嘲熱諷，然我一面忍受，一面不停做信德的工夫。』聖女蓋深得遭遇魔誘時迎敵之訣：即欲使信德勿被搖動，切不可與魔鬥嘴，當以善事善功，及祈禱對付為上。試觀聖女向天主曰：『吁！天主！請寬宥我！我雖無信德光明之樂境，但主知我，我仍盡心竭力做信德的工夫。這一年所發信心，比我一生所發却更多了。』嗚呼！幸哉！

吾人非逢誘惑，又惡能德臻絕頂哉！

聖女在靈心小史中，用其輕描淡寫之筆，深入顯出，歷歷記其磨難情形，曰：「母母尊者，聽我描寫靈魂上黑夜情形，未免以爲言之過甚麼？但看我一年做的詩歌，豈不洋洋乎神樂充盈，把信德的帳幔都揭開了麼？那知並非帳幔，簡直是冲天的銅牆鐵壁，把星宿之天，都全行遮住。」聖女是時，果若伏處洞冥，仰首不見星斗，疑雲層層，愈聚愈密。聽告神師竟至以爲情形嚴重，理當警告病者，靈魂處境，已瀕絕險。

以上所述聖女磨難情形，雖聖女自謂「其中實情，無辭說明。」然聖女靈魂上致命之痛苦，已可見一斑。惟欲測其痛苦之深淺，必取聖女所受種種致命，彙集一起，統盤計算而後可。吾人從上讀來，當見聖女信心之大，大起疑雲，正值其咯血病發。其時聖女連接兩次升天喜信，方且歡欣鼓舞，得未曾有，而執意數日之後，即復活瞻禮後一星期，突「有一種黑暗，密密層層，衝進其心，把他從小其甘爲蜜的天堂思想，變作戰爭的焦點。」又在其年，會中上峰有遣聖女兩姊耶穌依搦斯母母，及日納未哀母母至遠東之議。一時聖女內有惡魔肆擾之苦，外有骨肉離散之憂，蓋人世最酷最烈致命之苦，不約而同，齊集一身。讀者誠爲聖

女設身處地，將此種種致命之苦，雜然並進：當夫惡魔試探，來加調笑：『請你走！請快走！你歡迎快死，死後所得，是你所希望的麼？怕依舊黑夜沉沉，黑上加黑，叫做無何有之鄉而已』云云。時則正值嚴冬凜冽，寒氣砭骨，瑟縮抖戰，幾乎凍死；而地獄惡魔者，誘人懷疑信德，誘人情懷失望，每當人身虧體弱，疾痛慘怛，幸災樂禍，乘虛而入。於斯時也，乃又來兩姊被遣消息，爲之心痛如碎焉。吾主耶穌有言曰：凡一惡神據人靈魂，一朝被逐，情不甘休，必且重整旗鼓，另引更兇更惡之七魔同來，攻此奏凱得勝之靈魂，夫聖女小德肋撒，固願一切致命，兼而受之，而所謂兼而受之者，並非一一依次而進；一一依次而進，其苦太輕，必也同時並進焉，而聖女果如願以償。

四 心懷愛主之情，痛苦中笑靨盈盈。

小德肋撒切望死日來臨，然而死日偏又珊珊來遲。來矣，而彌留之苦，又苦不勝言，願吾人有須密切注意者：即種種痛苦，種種致命，紛至沓來，聖女當之。不特耐心耐氣，抑且怡然泰然，不改其樂。蓋聖女早定主意，決將一切極酷極重之磨難，下拜接受，感謝主賜，而笑靨盈盈，轉呈耶穌。聖女如與天朝神聖下注諸勝，蓋其言曰：『我想天神和聖神們，莫

非要看我望德操練到何等地步。』

古時希臘勇士曰：『痛苦！痛苦！徒虛語耳！』此輩勇士，斧鑕宏前，湯鑊在後，神色不變，視死如歸。勇則勇矣，然而僅爲本性之勇；壯則壯矣，然而態度嚴冷，悽然以悲；以視小德肋撒雍容閒雅，瀟然灑然，取己痛苦犧牲，一一上獻天主，其爲英雄壯烈，高出希臘勇士萬萬矣！蓋小德肋撒之英雄壯烈，非本性血氣之英雄壯烈，乃聖教會耶穌勇兵之英雄壯烈也。試一諦視聖女隱現現含笑之容，即可知其胸中蘊藉之深。吾人可視此笑，爲聖女胸中一團愛主之情，蓓蕾感發之鮮花，花瓣之下，躲藏一切克情制欲之工。但若僅用肉眼視此天神笑容，以爲聖女稚氣未除，是則徒以貌相，不足以知聖女，試聆其諸位姊氏告吾人曰：

『人恆見其喜形於色，藹然可親，不知其內心底蘊者，必且謂之優哉遊哉，稱心而如意；而讀其行實者，亦每多無從解釋其笑容之由來。曾不察花叢之下，隱有十字苦架焉。豈不聞先知達味聖王有言曰：『凡人面覲天主，未有不喜氣洋洋者』乎？

讀靈心小史者。當憶聖女此維玄維妙含有天上神情之笑容，聖女蓋自云於十四歲時，方始學得。（聖女自曰學得，吾人可以謂之發明。）其初，蓋亦幾經試驗，幾經夫敗，卒之，吾主鑒其誠

戀，遂以神樂，充而盈之，靈心小史曰：

『我直到十四歲修德行，却不知其甘甜可愛；只願吃苦，亦不想苦中自有樂趣。這樣恩寵，最後才賞給我的。：凡遇受苦多多，不稱心不如意等事，非但不露憂愁之色，反含笑以承之。起初我也往往失敗，現在已習慣成自然，頗以為慶幸。』

吾人誠欲取聖女苦中喜樂問題，研究探討，則在聖女一生嘉言懿行中，行且摘不勝摘，錄不勝錄。蓋苦中喜樂，聖女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尤為聖女誠中形外諸德中之特色，求之古今聖女中，苦痛之來，能含笑以承者，實當以聖女為巨擘。當時初學生之主任曰：『修女中賢明而有聖德者，受譴受責，飲忍耐氣，我生平所見多矣。然以受譴受責，作為賞心樂意之快事，我惟見之於嬰仿耶穌德肋撒修女。』

聖女亦自稱：『蓋有細微不足當數之事，譬如當我不屑與人應對時，或正欲疾首蹙額，表示厭煩時，嫣然報人一笑，婉然答人之語，耶穌視之，乃比君臨天下萬國，尤為快意。』

觀於聖女一生。重視種種小祭獻，愛主愛人，深體主訓，苦心孤詣。學此笑嚮人，以顯其胸中無限之愛德，則可見聖女於其上述之言，真能躬行實踐，字字做到。吾人可取，『

當我正想使性發作，乃爲愛主之故，而柔聲下氣，報人一語，天主視之，比諸君臨天下，尤爲快意」一言，銘諸座右，身體力行。嗚呼！爲教友者，爲熱心人者，誠能隨時隨地，於種種小不如意，小不稱心，愷悌慈祥，奉行此愛德工夫，則聖教廣揚，可指日而待矣！

然而身體上，精神上，內外同時受致命之苦，而尙能喜氣冲冲，發於心，形於外，笑靨盈盈，妙具天上神精，此其一正一反，何等抵觸！何等矛盾！而聖女竟能調和融洽，合成一德，是必有一關鍵在焉。關鍵何在？一言蔽之：愛情也，愛主之深情也。吾人茲姑先就人類本性而論，愛之一字，在世界中，所成所就，已奇奇妙妙，不可端倪：但觀一年輕女子，柔而且弱，飽食以嬉；井臼之事，毫不關心；一旦生子爲母，呱呱在抱，愛心大動。於是勇氣百倍，精神抖擻，提携捧負，勞瘁不辭，飲食冷煖，節節關心，揣摩體貼，無微不至。蓋吐哺握髮，廢寢忘食，但願懷中之子，無病無痛，無疾無苦，而已身之病痛疾苦，皆可置諸腦後，不問不顧。昔也，弱不禁風，無病而呻，今乃於俄頃之間，移情易性，變化若神。且其變化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學而能，無待強迫，自情自願，而樂此不疲焉。夫世上一柔弱嬌怯女子，平日未嘗研究學理，練習方法，未嘗淬厲奮發，蓄志養氣，一朝本性之愛，

怦然發動，其力之大，猶能變弱爲強，變怯爲勇，然則吾人愛主深情，一朝發動，其力之大，豈可限量耶！

聖奧斯定曰：『心有所愛，則無所苦。即有所苦，亦且愛而受之。』千古名言，允垂不朽。今嬰仿耶穌德肋撒聖女痛苦中之笑靨盈盈，秘訣無他，即在愛主深情。而聖女一生外內顯著種種矛盾抵觸正反合成之德，情不能通，理不能達，亦當一皆歸之於愛主深情，以作爲總解決，總答案。夫聖女非謂『我之使命，我之聖台，乃篤愛耶穌』乎？然聖女之所以能達愛情高峰，令人神昏目眩，瞻望勿及，則又以其能謙卑自下，下至無可再下，直達海底萬丈深處。蓋聖女恆引聖十字若望之言曰：『我惟有下降，下而又下，故能上升，上而又上，達到我所祈禱。』夫聖寵之降於謙遜靈魂也，沛然如水之就下，而莫能禦也。聖女惟能虛懷若谷，故耶穌源源降寵，增其神力，遂覺任何重載，任何磨折，都能怡然而接，歡然而受。每當劇痛殊苦時，輒曰：『在我心中，一片歌聲，正與濟利亞前唱後和。』最後，吾人謹再作一總結曰：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造道成聖，修德立功，歷劫不磨，出生入死，秘訣何在？一言蔽之，愛主深情而已。

聖女在靈心小史中。自曰：『我喜極欲狂，不禁歡呼曰：吁！耶穌！我愛之火兮！我之使命，我尋獲矣。我之聖台，篤愛而已。：我非他，即聖教心中之愛也。：然則包羅萬象者，非此心乎？非此愛乎？孰意我之夢想，竟成事實也耶！』

篇末附誌

聖女去世情形

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去世情形，自有特傳詳細記載，吾人於此，不過誌其一鱗半爪，聊示聖女當此生死關頭，如何奇妙運用愛主深情，將洋洋神樂與致命痛苦，融會灌注，化成一片。嘗觀古往今來聖人之死，必各顯其生平特著之德。（聖女小德肋撒立品時，日納未哀母母到庭述曰：『主之婢女去世前之數月中，可視為彼一生歲月之回聲。彼於委天順命，忍耐謙遜各德，把持堅牢，刻不放鬆，誠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而且眉宇舒展，神色蕭閒，一種安平之狀，難以言喻。但覺其靈魂已達生小惟一期望之目的。去世前，有一日，如吾主架上終時鄭重語我曰。』一切辦妥，一切完成。惟有專務愛情而已。』蓋聖女小德肋撒於終前數星期內，有病榻左右諸修女確實作證，證其識見之卓越，蒙上主之啓迪，迺出生平，而其謙卑自牧，受痛苦，遭磨難，神樂洋洋，愛火炎炎，亦無逾此時。蓋其飛昇也。終點愈近。種種聖德，亦愈益彰明較著。然有一德，矯矯不群，直出一切聖德之上，而特著其明，則爲聖女由於愛主情深，而苦中喜樂是。

聖女一病經年，日夜寒熱，不肯違告屈服，力疾從公，操作與祭，公念日課，一如平日。此種堅強不屈精神，豈人力之所能。其必有神助無疑也。同院記曰：『念夜課時，勉自立而歌唱聖詠，用力過度，每至脈搏爲停。：最後一次，散心間晚叙之後，登樓反室，竟行半小時餘。上梯時，幾於一步一停，坐待力復再進。及至房中，獨自解衣就寢，又須費盡氣力。』有初學生名瑪利亞天主聖三者，極愛聖女，不顧聖女禁阻，據實上稟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院長至是，乃始『正式爲之延醫調治，然仍聽其獨臥已室。時聖女語人曰：『竊喜我房僻遠，姊妹可不大聽得，有苦，我一人獨受安逸多了。萬一驚動他人殷勤顧問，倒教我心裏不安。』吾人聞之，可勿以爲奇，吾人已知聖女所以喜樂之秘密，蓋惟一『愛』字而已，聖女詩中有句曰：

『人世一等清福，惟有帶愛喫苦。』

初學生等前來視疾，聖女萬分痛苦不勝傷悲，聖女曰：『噫，無庸爲我憂慮也，我已到不能受苦的去處，我於萬苦，甘之如蜜。』確也，痛苦乃使聖女愈與淨配耶穌親密結合，蓋苦愈劇，痛愈甚，依主之情亦愈深，而投主之懷亦愈切。一八九七年七月六日，咯血又大作

，醫云肺病已深，於是人覺硬板草薦，不宜病體，二日之後，移入病房。願聖女寶視其室，誠以平日奮戰三仇，勉修各德，邀受主寵，皆在其中，一朝永別，能不依依，因曰：『在此斗室中，茹苦含辛多矣。得死於茲，何幸如之！』

病榻遷移前二日，聖女尙有一段至理名言，不可不述：

『嘗讀遵主聖範，得有一段妙理云：吾主在阿理伐山園，中心充滿天主聖三之神樂，然猶不免臨終之慘苦。此奧蹟也，願我自謂已恍然有悟，蓋我今親身嘗到矣。』

聖女又曰：『我實告爾，今我似覺死於愛情，直耶穌死於架上。』聖女去世前二星期內，談論時往往吐露此意。斯時病苦如狂風暴雨，陣陣而至，而內心之昏黑，亦愈壓愈緊，語人曰：『吾主之死，非殉情乎？然而觀彼終時，如何情形！』誠然，耶穌當時高懸十字架，身體上，則皮開肉爛，精神上，則靈魂深處黑暗，急欲破殼而飛，臨終之苦，苦不勝言，脫口呼曰：『吾天主！吾天主！何捨棄我！』然而耶穌正在此時，天國之福，驟現眼前而心曠神怡。嗚呼！肉身痛苦，達於極點，而靈魂竟預享天國之福，矛盾抵觸，爲何如哉！此則惟有以愛主深情，惟有以靈魂與天主結合，可圓其說。

聖保祿有言曰：『願自融化，以與耶穌結合。』小德肋撒亦作是想曰：『噫！我見自身毀滅，變成骷髏，此樂何極！』駐院司鐸詢以情願死否？聖女應曰：『神父啊，我以為只該問情願活嗎，至於死，我方引以為樂。』七月廿五日，耶穌依搦斯母見其痛苦劇烈，謂如此痛苦，寧願其早死，聖女答曰：『好寄娘！不可這樣說，我一生最喜喫苦。』數日後，又語人曰：『請你不用感傷，如我咳得利害，天主將加我力。我愛天主，天主決不棄我也。』或謂：『如此苦法，料必難當。』聖女曰：『否，我尙能向天主說我愛他，我亦用不着多說，即此一語，已經儘夠。』管病者告以人云聖女喫苦不多。聖女指杯中藥水，（此水顏色鮮明，有同醇酒而味極苦）曰：『你看這小杯，正是我一生的肖像。：人都以為我喝的是玉液瓊漿，但確是一杯苦酒，願雖說是苦，我一生却不好算苦，只因苦可為甘，又可為樂，我已諳練之。』

七月三十日，領終傅聖事，曰：『在天大父，與我談者，愛情而已，良可感也。』人見聖女命在旦夕，乃遵院規，移榻病房，以便終後，陳屍其中。聖女見開病房，心明其意，不覺大喜，身上劇痛，雖未稍減，然猶作談諧趣語，戲問旁人，死後喪儀，如何治理。又告人

曰：『我已在上。求得福氣快樂，然有在痛苦中，始能得之，因我在世，喫苦多矣。此則須當轉告衆靈魂者。：自我初領聖體起，我常抱喫苦之願，但在當時，我想不到引以爲樂，這樣恩寵，是最後才賞給我的。』

聖女身感劇痛殊苦，而內心則怡然自得，此雖事實昭彰，無可否認，究竟在常人眼中，不得不以神秘視之。聖女靈魂之中，一若設有愛主神火之烈審，火舌炎炎，盡帶喜氣，蓋聖女恆曰：『自覺軟弱微小，真是可喜。：爾等勿悲。：獨不見好天主，如何願我復我。：我常稱心如意。：我覺自己未臻純全，曷勝快樂，若其聽人稱頌，則反而討厭。』然則在人以爲苦不勝言者，聖人輩又何能反以爲樂耶？

曰：聖女之苦中喜樂，爲一種正反合德，吾人言之屢矣。然而吾人之所以堅持此說者，則亦不過謹遵聖女遺訓而已，聖女曰：『務必昭示將來，謂我心坎之中，神樂洋洋，歡欣歌舞。：然如人以我爲未喫多苦，則不足以鼓勵靈魂。：噫，我之痛苦，人難知也！：昨夜實在支持不住了，我求聖母，手捧我頭，俾我有力承當。：』

時則惡魔仍不停肆擾，誘以反背信德，疑竇叢生，誘以罪不在赦，情懷失望。然而黑暗

重重，祇能籠罩其明悟像司之外廓，而終不能鑽入其信德之內幕，蓋內幕中，耶穌親自坐鎮，如居聖龕也。聖女既遷病房，窗臨花園，聖女因指園中幽暗之一角而言曰：『我靈幽居暗洞，直與此角同其黑暗，然我處其中，適也。』病榻之旁，凡送聖女臨終者，皆證聖女在此最後生死關頭，磨難不特未減分毫，抑且帳幕愈增愈厚。同院記曰：『在此情形之下，聖女始終笑容未斂，猶是一團稚氣，溫溫婉婉，使陪侍者皆大歡喜，人人爭欲前來一視，接其醫效。』醫生每來診治，輒爲驚歎不置，而苦無辭以達其驚歎之情，惟曰：『你們想不到病人何等痛苦，我平生從未見苦到這般，神色還這般超然自樂的。這真是一位天神！』

吾人當謹誌勿忘，聖女一切痛苦，含笑忍受，此種神力，蓋從自謙自卑，不自信任，完全無我，痛下功夫，而後得來。聖女蓋常以聖伯多祿過仗己力，而致傾跌，爲其殷鑒，故值痛苦難堪難當時，向人作此聲明曰：『我不能向好天主求討更大的苦楚，主而增加我苦，則苦既由主而來，我惟樂而受之。但若我自己招攬的，便該歸我一人，私自承當。願我一人，從來做不成什麼。』耶穌依據斯母讚歎其忍耐功深，聖女亦以此意答曰：『我尙未有過一分鐘之忍耐，所有忍耐，不是我的，人乃時想我能忍耐，誤矣。』故吾人觀於聖女忍耐之勇

克己之深，不歸之於愛主之情，聖神之恩，而歸之於人工修養，實乃大錯而特錯。聖女蓋常歎曰：『凡此情感，惟有聖神才能賦給，他要你如何便如何，安可偷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聖女恃此神力神樂，抵抗病魔，歷時之久，出人意表，醫生謂其命在旦夕，乃竟又多活一月；然身體疲乏已極，數星期來，胃口早失，每日下午三時起，寒熱大作，五臟焦灼，肌膚如焚，汗出如漿，使其身體虛上加虛。咯血愈發愈劇，一日二次，乃至三次。加以陣陣咳嗽，氣逆難回。試取愛丹（藥名）令聞，願以胸部氣塞過甚，竟失效力。然雖久病，而丰采奕奕，初未失色，惟肌肉消滅，瘦骨磷磷，穿膚而出，致全身生瘡多處，疼痛難忍，而肺癆病菌，竟窩居瘡內。聖女至是，直可借用一句默西亞經典曰：『我，蟲蛆也，非人也。』聖女又口感焦渴，自謂不啻處身煉獄。願解渴乏術，飲料入口，腸胃之間，如火添油，曰：『我飲時，宛如火上加火。』咳嗽不止，恆互數小時，旁人扶之起坐，以平其氣，聖女則謂如坐刺尖頭，而請人爲之祈求。

聖女靈魂上，又經一最重之磨折：蓋聖女生平，最敬聖體，乃因吐血時作，自八月十六

日起，至死不能領主。試思聖女有願莫償，如何心痛。八月六日，耶穌顯聖容瞻禮，人形容大像一幀，置病榻側，環綴以花，復燃一燈，供諸像前。是夜，聖女遭最酷最烈之反信誘惑，語其姊曰：『我寄娘，昨夜誘惑真利害呀！然我不絕注視聖容，而行超性工夫。』時聖女靈魂上不停受致命之苦，而肉身上致命之苦，亦愈益尖銳。吾人可信聖女所受神形苦，自耶穌基多以來世人少有受到。一日聖女曰：

『母母，請爲我禱，你想不到我何等痛苦！請你求主賜我勿失忍耐。：我需上主扶助：而我固極願備嘗致命之苦者也。噫，欲悟此苦，非身親嘗到不可。：我今深悟無信德者何以一遇重苦，自尋短見。以後倘有病人身感劇烈痛苦，務必留意，勿將毒性藥品，放置者身畔，須知痛苦，利害到我這般地步，只消片時工夫，便會理智全失。』

根據上述種種佐證，一切人類本性所能感覺之痛苦，聖女殆無不嘗到矣。醫生曰：『此情形之下，不必設法使之苟延殘喘，彼已苦極矣。然而彼真天神哉！我乃始終見其笑容面也。』醫生之言，確也，蓋聖女之最最可愛處，即在極痛極苦，靈魂上黑暗層層，始終真爛漫，怡怡如也。耶穌依據斯母母謂『其常嬌憨可愛，如一小兒。其靈魂上之上半部份

因聖寵之力，始終清靜明朗。此時彼乃舉其無窮願望，爲我細述，並盼其能不久見諸實行，曰：現在我如若翰納達爾克在獄，身處縲紲之中，但開釋之期，即在目前，屆時，我必大獲勝利矣。』

聖女於其修成小路種種工夫：克苦也，爲人捨己也，一息尙存，此志不懈，其勇於自克，實足與一等大聖人，並駕齊驅。聖女生平，懿行芳表，述不勝述，茲姑舉一事，極其平常，而又極其高超，以見聖女如何克己愛人：時爲聖女在世最後一夜，精疲神乏，已達極點，一人在其側，小語低聲，他聽了也極煩惱。『胞姊中，有一人近榻守護，中心憂急，精神恍惚，竟於取水飲聖女後，矇矓睡去。聖女見其入睡，不願喚醒伴夜諸人，手持小杯，直至人醒。』

聖女在世最後一日，及彌留情形，靈心小史中，同院敘述甚詳，茲不復贅。惟讀者當記聖女臨終，痛苦劇烈，不能呼吸，僅作微弱喘聲，冷汗滿面，但一見闔院人來，藹然含笑而致謝，其竭力忍耐，恭順主命，旁人見之，無不感動。聖女至是，已不求主賜以痛苦，然亦並非不欲痛苦。至下午三時，耶穌依搦斯母及日納未哀母，分侍病榻兩側，聖女展兩臂

，左右授兩姊，兩姊不禁有感於中，比聖女爲架上垂死之耶穌。願聖女實爲自願祭獻之犧牲，自甘受難被釘以救人類之犧牲。斯時，彼已不能開口向耶穌致辭，然心愛耶穌，既與耶穌化合爲一矣，是日清晨，及在終前半小時，尙曰：

『噫！我曾熱熱心心懇求聖母，：但只有臨終苦況，并沒一些可安慰也。：母母啊，苦杯滿到杯口了，萬想不到，乃有如此多苦可吃。：這個我解說不來，除非我極願意救人靈魂罷！』

將近晚上四時，院長瑪利亞公撒格母母，慰勉聖女，其言頗能令垂死之人聞而感奮，曰：『吾兒，你早就預備妥當見天主了，因你懂明白謙遜之德。』聖女便自承認曰：『是的，母母，我回想平生，只求真實而已，：我固懂透什麼叫心謙。』

聖女經院長慰勉，奄奄一息，又歷三小時臨終之苦。口中作語，聲音微弱，幾不可辨。又以喉間痰湧，乃斷斷續續，時語時輟曰：『也好：也好，就照這樣。：該受之苦，不願減分毫。』將近晚上七時，目注苦像，懇懇切切作此數語曰：『呀！：我愛爾也！：吾主天主

！……我固……惟爾……是愛也！』言畢，精神頹然告竭，首向右傾。忽又起身危坐，凝睛注視聖母像之巔，目光中一往情深，神愛之靈魂，遂冲天蜚去。時爲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聖女享年二十有四歲又九個月。

結論

吾人前云，聖人於生死關頭，往往顯其生平特著之德，今於聖女小德肋撒臨終，果見聖女如何謙遜，如何委順，如何倚靠天主，如何在痛苦中英雄忍耐，以及其如何愛主愛人。此愛主愛人，最後一德，當爲聖女諸德之冠：蓋愛德者，保祿宗徒所云德行純全之關鍵也，諸德之君王也。嗚呼！吾人研究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畢生功修，及其來世使命，其亦感覺仰之彌高，而頭眩眼花，謂爲不可幾及乎？吾人得勿曰：『此殆吾主座下之天神，特遣來世，重受苦難，續其救贖之功，而明其教化，宣其憲則者耶？』吾人如作此想，則當記憶聖女生平，恆以爲隨同大衆，並坐進餐，於禮未合。果耶穌聖母未嘗有例在先，則將對此同席進餐之舊規，行且大惑不解矣。蓋聖女恆曰：『我之形體，常爲我累，我雖微小至極，然而我終自愧，空負此軀，而不安於心。』吾人得毋又將曰：『然則此當爲痛苦之天神，奉耶穌特遣，繼耶穌之後而受難，且以提醒吾人之爲微小乎？』曰：否：聖女者，人也，似神而實非神。吾人實事求是可矣，奚必故神其說，而失其真耶。

吾人前於聖女致命之苦，臨終之苦，有聞必錄，大書特書，不禁中心惴惴，深恐讀者心

目中，原來所存聖女藹然可親之容，一變而爲愁眉蹙額之狀。夫聖女所歷之苦，誠人世所罕有也，而欲詣修成之高峰，舍走十架苦路外，又其道末由也。然而吾輩小靈魂，正可不必望洋興歎，蓋吾輩未必定受聖女同樣之磨難，苟能一生日以忍受小苦小難爲事，則靈魂儘可得救，聖賢儘可得做，或且竟爲大聖大賢，亦未可知。要着：乃在患難逆苦之來，爲愛主之故，接而受之，作爲祭獻，天國豈向人多所誅求哉！故聖女所受神形至命諸苦，不必念茲在茲，常懸心目，蓋欲明瞭聖女如何甘苦如飴，含笑承受，此非吾人腦力所及，即求上主增加愛火，亦恐不免爲東施效顰。吾人但鈎玄提要，取其神嬰道路，委天順命，愛主愛人之標識條目，綱領指趣，一一牢記胸中可矣。

里修衣院內庭，有加爾瓦略山耶穌十字大苦像焉。聖女生平，喜取玫瑰花瓣，撒向苦像，自云吾花之撒，非爲求取某恩某恩，乃祇爲愛慕耶穌，欲博耶穌歡心耳。嗚呼！想當時聖女一俯一仰，高撒花瓣，至於苦像聖足，又高及肋旁之傷，更高至茨冠之首，香雨繽紛，一往情深，真有不勝其孺慕依依者矣！然而吾人勿忘：此玫瑰花瓣者，乃有深意存乎其間，蓋花瓣者，所以象徵拂情制欲之克己工夫也。當聖女病甚，有送玫瑰花來，無力再向苦像高撒

，則取花瓣，揩拭耶穌聖容。聖女此舉，乃大有聖婦勞尼加之風。一日，花落於地，聖女在病榻上見之，語左右曰：『善拾此花瓣而藏之，一片勿令遺失也。』誠然，一切爲愛耶穌而愛之小克苦，皆可珍可貴，允當視同至寶。夫吾輩小靈魂何敢奢望如聖女之膺大使命，立大功業，充其量，亦不過期以日常之小痛苦，填滿此生之歲月而已。然而上主十字架之賜，一輕一重，因人制宜，吾人受主之賜，果能接之以忍耐謙遜，果能中心愛悅，取此苦架，抱持懷中，則在世所受之一痛一苦，天國永福，利息倍蓰。吾人其拚命追隨聖女小德肋撒，遵其依恃委順之道路，而以小小克己工夫之神花，落英繽紛撒向耶穌。教皇庇護第十一世在聖女立品日，頒佈聖諭，勗勉天下信友，著者謹摘其中一語以餉讀者曰：

『基多之信徒乎！今日聖教會取一可景可仰德行之新模範，示爾有衆，爾衆尙其不絕瞻望哉！』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2	8	19	配友切應域糾猛購撲幼天愛吏撒寶免疑牲始還未鳴板首。泊 <small>泊</small> 脈領方爲法或	酌反功同城糾猛贖撲幻 <small>(衍字當去)</small> 受史撒實克疑性姊環末鳴 <small>(此字故去四點,以示「時到,不及寫完」)</small> 板首 <small>在</small> 汨 <small>汨</small> 當去 <small>(衍顧方何當代以,)</small> 法 <small>由</small> 或
4	13	19		
5	1	32		
5	2	17		
18	3	22		
18	8	4		
18	8	7		
18	9	29		
20	12	11		
21	7	23		
24	7	23		
29	10	23		
30	5	34		
30	10	21		
31	1	24		
32	11	40		
34	12	2		
34	13	17		
35	5	5		
35	5	23		
35	7	15		
35	7	32		
37	6	27		
38	4	17		
38	8	8		
39	3	26/27		
39	12	32		
44	12	5		
45	5	24		
47	9	18		
47	9	28		
47	10	9		

頁 行 字 誤 正

47	11	11	綱	綱
47	12	28	，	。『其熱次枯隨此已，聖書致汗兼解』
52	7	...	(句末一字加：)	天
53	7	8	其	有
55	6	27	熱	
56	2	24	次	
56	4	32	拮	
56	12	25	除	
57	12	35	止	
59	5	33	已。	
61	2	18	取	本
63	6	35/36	本	
66	12	19	改	
67	13	1	汗	
68	13	39	無	
69	8	23	講	
69	12	...	(句末一字加：)	『日形。』
69	13	25	日	。『(』)
72	6	8/9	形	
72	8	...	(句末)。	
73	4	26	心	心，
73	8	1	何	可
73	12	24	甚	其
74	9	24	派	派
74	13	26	派	奧
75	1	26	澳	注
75	7	6/7	註	意：
75	7	...	oratisation	oraison
75	12	40	鐘	鐘
79	11	35/36	語	語，
80	7	24	菜	菜
92	10	12	汽	汽
95	13	39	年	(衍字當去)
96	2	3	譯	釋
97	9	28	譯	釋
99	5	37	怪	慣
99	8	21	喜	善

頁 行 字 誤 正

99	10	8	此		則
100	3	19	菜		菜
100	4	13	妹		姊
100	7	35	呼		乎
101	10	8	菜		菜
102	7	24/28	復	○『云，	復
102	9	17	乎		何
103	9	...	(句末加:)		
105	2	34	底		抵
106	8	5	○		○(註)
106	10	13	愈		愉
107	2	10/11	『以		『(以)
108	6	36	然		燃
109	6	...	(句末加:)		
109	10	31	厚		原
111	3	21	○		○『
112	12	29	依		依
112	13	1	被		揚
114	11	9	美		美
116	8	12	大		太
116	9	28	工		工
116	11	2	盾		眉
117	6	4	四		四
118	2	15	走		走
118	3	13	忘		妄
118	5	1	即		知
119	9	30	色		色
120	1	1/5	中	意既決○	中, 意既決,
120	4	18	撒		撒, 心當
121	1	25	『(下加:)		『(下加:)
126	4	18	傳		傳
126	6	26	人		人
126	8	22	泊		泊
128	3	20/23	謔	而不虛	而不虛
128	12	10	名		召
133	4	5	受		授
137	10	38	可		何

頁 行 字 誤 正

138	4	14	他	怎
142	13	1	口	誰
144	3	36/37	競	競
145	1	38	紀	絕
145	4	20	藏	減
146	4	6	級	紛
152	8	28	也	也
155	77	30/31	競	競
156	5	37	娟	媚
161	3	24	德	德
162	11	6	又	在
162	12	34	曰	曰
163	3	32	曰	曰
163	4	38	修	作
166	1	37	言	言
166	2	38	持	(行
166	6	9	迴	號
173	2	22	拆	當
176	9	11	螳	去)
178	3	23	柄	特
179	6	17	慄	迴
180	4	20/21	亂	折
181	5	40	徵	隆
185	2	9	口	柄
185	10	9	罪	慄
186	6	1	大	乳
187	11	16	壯	微
198	6	15	覺	一
200	6	18	亦	大
204	2	7	柄	火
205	13	20	堂	壯
206	2	23	乃	覺
206	10	10/11	想	亦
206	12	11	迴	柄
209	2	32	惻	表
209	6	34	作	竟
209	7	24		相
				遇
				測
				作
				此

頁	行	字	誤	正
211	2	2	大發拆首	火發,折普
214	2	4	競	競
220	4	4	競	故
221	6	23	競	相
231	13	21/22	競	人,信信天
233	5	12	競	如登賭在
237	7	6/7	競	失意情
238	3	25	競	平也,
238	6	11	競	能,受,
238	9	39	競	直
240	3	24	競	如
241	6	14	競	致
242	1	21	競	徒
243	4	31/32	競	
244	1	36	競	
245	7	6	競	
247	9	17	競	
247	11	19	競	
248	12	33	競	
248	13	22	競	
249	2	31	競	
249	13	30	競	
250	11	38	競	
251	5	9	競	
254	8	3/4	競	
254	11	35	競	
254	12	1	競	
255	2	17	競	
255	7	20	競	
255	11	15	競	
256	7	21	競	
258	7	35	競	
259	12	9	競	
266	5	30	競	
267	6	23	競	



天主降生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版

小德肋撒德行新譜

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伯弟多司鐸

譯者：朱希聖

出版兼
香港干諾道中八號

真理學會

發行者
皇帝行公教進行社

承印者：納匝肋印書館

香港主教恩准

板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24
242325
31

